焦太史弱侯先生集序

延州吳夢暘譔

弱侯先生之文之行於世者人皆誦習而宗之而猶以不得盡窺其全為憾會其友直指黃公將剞而布之因出其詩若文若干卷而屬不佞為之

叙曰文之無用者其文非文之無質者其用非用故善觀文者觀其質而質不易觀也仲尼有云其言遠其詞文詞達其旨不期文而文者六藝是也文不以旨為質而以無文為質淺之乎觀質已苟能不悖其言文不必六藝之囿而質猶其遺也至廼昧其言而強援六藝以自文此在僭為經者道之而後世競為貌言者溺其波而莫可挽已吾必求文於質舍弱質先生之文奚觀焉弱質弱質求合乎道而出之皆其文未嘗鑿之求合乎道而出之皆

道也未嘗祖法言而詰益精未嘗祖中說而理益暢未嘗祖中壘父子而識益括而終不以文掩其質者吉為之也論其詩而為古之正始為唐之大曆為其淺乎此者而貴無所貶論其文而為唐之元和為宋之元豐為其前乎此者而質無所加則詩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求似於倡而似其質之所自有者而已在易之賁以志文也賁之上九文之極也而必擊質以基之白而賁斯曰無咎用之占也是豈以觀弱族已或謂後質以觀

文誠無切於用而用之則易先質以
觀文誠切於用而用之則不易是乃
人事之適然而君子所不道也試論
兩漢之文厥質存焉其時汲汲夫黯
宗夫弘皆無文者也一點樂府之
非真一點繁聲之奪雅同時嫺於詞

者皆所勿逮即其言有用有不用而要
之一言而溯其旨其用徵矣矧通質
有其文矣惠無用哉昔弱侯以廷對
第一人進其文指斥時事反覆數千
言甚偉而約其旨則唯曰求其寔而
已有如江都平津皆以廷對第一人

進其所陳皆讜言也或如其言而不
用或變其言而用之此其質較然已
用不用暇論哉迺今三事夫夫賢如
直指公者在率之
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將無江都其人
平津其遇而斯已以究翁叟之文之
實用嘻是亦公事之適然而若子之
所願也

尊師澹園焦先生集序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歧分析言之曰有徹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鼎合三才寧有偏致之用獸勝之壕哉盲三立分途文亦已文爲經國大業而學徹宿噪叹爲雕蟲小技談徹講學不優

已修辭爲務而文士僅僅以絲章
琢句相雄長後莊競效爲之衣冠
形貌神情來傳無論學失某宗而
文章詞賦亦非某眞久矣夫寧有
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
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彙
繫爻卦曲人鬼神條析周禮刪述

詩書麗若星日何嘗不極文之妙
用又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
章特未如後莊之沾沾模倣已求
工有而當時如史佚叔明有能窺
某藩者乎盲瞽至宋穉文者盲爲
文言學者盲爲學獸韓歐曾王蘇
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已爲文有

志于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最已猶未免于文人之名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癯德志眞儒之學而擅通人之才某爲文得古人之濃不暴令人之習王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駕兩先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之實令試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覩已然猶憎兩先生弱冠豎朝名太著用太奏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逾五十而已身殉國猶未竟某晚歲透悟之紗于文顧亦絕倫超群矣小子典不及

事兩先生而幸已薄技曲澹園集
先生之門先生之學已知性為要
領而不廢博綜為諸生已詮上公
車人詞林無曰不藐獵于古人之
載籍間有舛本秘册必為購寫又
曰與海內名流討析徵言訂正謬
誤墳索遺義朝家故賓無不如指
掌雖某精神所注扵大衍與經旨
而不扵于為文乃感觸酬應為
詩文積久益夥小子典嘗請為詮
次已傳先生未遽幽也小子典聞
請佐證之旨先生曰僕于此衍蓋
嘻古而無所有某志而未暇也悟
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

記莊騷讀而好之摹擬爲文儕輩
姍笑不爲衰止顧以舉業縈懷不
得專力迨晚歲人仕閱歷曰久見
古人之蓍往曰益多洞肰悟爲文
之瀾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音之
爲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幸已後
矣又念大澈難聞餘生有限不欲

敝精于此先生盲澈云爾典劚謂
先生惟功深好古故紗契古人之
作瀾惟學先聞澈故盡洗文人之
習衰以明澈象山之見解連昌黎
南豐之筆力語乘不言說义有據
即使博如子政奧如子雲不能傲
之以所知雖相如舍毫少陵苦

吟亦不敢謂此儒者不開于詞而獻遂此席也蓋所謂學某大而細無不范先沃某根不义葉葉雕枝者也昌弁夫學步效顰詩义衫盛文义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乎眞儒不亟通士賓難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爲一傳者獻餘姚武進

伯安良知一脉獻契于古勳名爛肰而憎未竟某用于贊化應德有新建之昌體而功業未就俾某文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聖眞某爲序廉時王身任斯道之重幽人承朗

東朝啓沃功扯

社稷雲卧累歲天下靡不曰爲蒼生望茲

賜環召叙行且召學術燮綸宇宙俾斯陛擾見三代之盛潤色黼皇之大固不盡于茲集侍御黄公攬轡江北特召付梓蓋深知先生欲召先生之文爲鵠于今曰某善盛甚不獨召文爲先生重也小子與辱先生之知感侍御之知先生非陛相知之比輒爲引某踰如此奉訓大夫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門生攜李陳懿典撰

焦澹園先生集敘

侍御內黃黃公既為吾師焦澹園先生梓其集序而傳之矣勸適受事侍御屬宣言未簡序曰韓退之有言讙愉之辭雖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夫情之愉莫愉於占上

第登玉堂故達官貴人務在眾
天地之和美以寫其快夫是以
無幽情境之窮莫窮於禦魅魅
伍山鬼故逐臣遷客務在快天
地之黮闇以泄其不平夫是以
無曠趣要以紓窮蹊越之旨與
彈絲擊筑兮曹而奏則聽者異

鳥

明興東觀之詞恬淡春容為宗布
鵠於灣谿樹表于鳥傷固入作
者之室矣一時魁標龍翔之英
徒取大雅未遑千秋而至鳳采
星華為國黼藻乃過而問之澤
之畔湘之濱何也即其間士獨

高名擢重三踰德涵用脩兩君
子然遠涵中道廢斥用脩則沒
齒碧雞執干戈老矣兩君子皆
遭右文之代栢梁雅奏寶劍雄
篇終不見勤
聖明之一顧獨其遺文曩鼎千古
距今讀對山舛菴諸集矣如韓

如真有不可磨滅者天挺名世
文以藉寫工也而實因窮而著
天下高其名而悲其厄嘆其才
而寄其賞而窮於兩君子有助
焉益先生而三矣嵩先生翱翔
中秘簪筆侍
主上姓名噪乎媪暨蓬瀛伏其高

鸞而又嫺於古而給于才一時
訓誥制敕之詞勒金銘石之童
牧經鉅裁則無以耀鴻景流盛
美抑何盛也一朝以直道忤時
毅倖從而棲遲於家遭逕七八
載其視兩君子踪跡不必同厥
有久近困有甚有不甚要其無

妄以取躓一也先生渾外沉約
情性和平與幽渺相劑為用蓋
自其巖居久著述益富文益工
而世若有羨先生之窮而捋其
愉今隸諸集者彬彬矣其權故
實繇經典若倒囊若湧泉若數
一二足與兩君子為敵國意天

之生是丰也將假以經國之鴻業而不徒以科名岌嶪獨步當代則必投之坎壈迍邅之鄉使耀華呈實益致其造而已耶嗟乎賢者於世睘屯夷而高晉泰讀明良喜起之歌未嘗不諷咏之也誦卜居吊湘之什未嘗不

嗟嘆之也人生世為丈夫其得厠蘭臺木天之選蓋千載一時已今按轡和鸞鳴清廟明堂之盛意有訏謨而中途蹉跌僅託之逐臣遷客之懷而為名者詩天下亦遂目為文人與詩人此其時可念也

今上博采輿謀徵自田間鼎先生以不次宣室諷議頃刻以冀旃屢薦間抒謨遂歌斷非兩君子澤吟湘咏所可彷彿則茲集為嚆矢矣

萬曆丙午嘉平朔整飭潁州兵備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兼僉事前奉

敕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禮部儀制司郎中琅琊門人臧爾勸撰

通家子方時俊書

焦太史澹園集序

夫文奚爲而作以詮道也世之畸人韻士自託於清虛一切土苴詞章而不知其用至子墨客流又第取

戴惟孝刻

古之勝語而離合之鉤章
棘句以相矜巖總之於道
無當也焦太史弱侯之文
播於海內者久其全編未
出也直指黃公頃板行之
而以書勉余曰子宜有序
憶自先恭簡倡道東南一
時從遊者衆而弱侯以弱
冠輒爲之先行解兼勝先
恭簡特屬意焉計其所得

當在淵參之間邪久之識
彌高養彌邃綜萬方之略
究六秘之歸其於道深矣
迨時三泚筆爲文要以闡
古先之徽言抒胷懷之本

翹而止即海內人士得其
片言莫不歎以爲難得而
弱冠不以屑意也蓋其所
蓄者秘且富故有吞天
浴日之奇而莫測其涯所

冥弃者淵且醇故有弄丸
承蜩之巧而不見其跡予
之言曰辭達而已矣夫未
有不通乎道而能達者也
弱侯挺命世之才而負窮

理盡性至命之學宜其旨
遠辭文直指橫發偕書於
手無不瞭然以至于達也
歟余無似浮湛世塗上之
不敢溺於清虛之見而下

之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其何足以當弱矣竊自謂與弱矣所切劘有出于語言文字之外者姑以是復直指公云爾非敢爲海內心儀弱矣者嗤矣也

萬曆丙午季冬通家友弟楚黃耿定力篹

滄園先生所著多不自惜頃
直指黃雲蛟公欲刋布之乃稍稍檢括裁什二
三耳屬謝和州嵩摠校入梓而何州端台龍含
山爲光王學博中啓參校督刻皆有勞焉先是
有焦氏類林八卷老莊翼十一卷陰符解一卷
焦氏筆乘六卷續筆乘八卷養正圖解二卷經
籍志六卷京學志八卷遜國忠節錄四卷業行
于時　東宮講義六卷獻徵錄一百二十卷詞
林歷官表三卷詞林嘉話六卷明世說八卷筆

乘別集六卷尚藏于家餘刊行文字書籍托名者衆識者自能辨之門人許吳儒識

廷試策一道
卷之三
疏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恭請 元子出閣講學疏
恭進圖解以仰裨 諭教疏
謹述科塲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卷之四
論

原學
論史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卷之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國計議
修史條陳四事議

卷之六
考解說
郊祀分合考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公卿大夫士說
卷之七
策問
卷之八

銘贊
原心亭銘
思陵破研贊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彌勒贊
觀世音菩薩贊
王春沂先生像贊
孫溪亭像贊
華中翰芝臺像贊

胡靜樓先生像贊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墨苑圖贊十首

卷之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代壬辰科作
重寫　累朝詔錄進呈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卷之十

啓

修應天府學與按臺啓代作
謝周王啓
許座師請啓
本房座師請啓
荅周襄陽啓
荅董蓬萊啓
請同館先輩啓

賀周戶侍啓
荅胡長治啓
荅程榮澤啓
荅趙節推啓
荅沈廬陵啓
荅陳中丞啓
荅黃令啓
荅王節推啓
荅馮宮詹啓

荅鄭蒼梧啓
荅郝永嘉啓
荅張中丞啓
荅儲鄱陽啓
荅金樂平啓
荅程節推啓
荅劉宣城啓
奉范座師啓
荅衛工部啓

答譚巡撫送川扇啓
二一
三一
答張內黃求學記啓
請新狀元啓
乞致仕啓
答錢知州啓
答歐陽氏婚啓
答龔按院送校士錄啓

賀王殿學生日啓
賀申殿學生日啓
答朱日照啓
答王當塗生日啓
答邠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啓

卷之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送陸都閫帳詞并序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并序
卷之十二
書
荅耿師
又荅耿師
荅耿師
荅陳景湖
荅錢侍御
荅耿師
荅友人問
荅友人問
與友人論文
卷之十三
書
荅耿學憲
與日照宗人
荅蔡崑石
荅陳京兆

答馬杞縣
與張兵部
與柯學臺
答顧中丞
答周中丞
答張太學
答沈座師
答石京兆
答王福州

答陳尚敬
與史彰德
答陳乾室
答史觀察
答馮司成
答喬給諫
奉許座師
答顧中丞
與姚鳳麓

答張準齋
與何巡臺
答柯學臺
答方伯雨
與李學憲
答李戶部
答鄧孺孝
與陳晦伯
答光太康

答張侍御
答傅太史
答張太學
答馬肥城
答周京兆
與王江浦
答陳兵憲
答俞戶部
答許中丞

答方僉憲
與魯菴
答張叔廣
與夏雲峰
答殷玄洲
與王方翁
答陳侍御
答繆別駕
答江永寧

與張叔廣
答錢太學
答周翰檢
答劉翰編
答金生
答王方翁
答李子大
與郭和州
答李戶部

答張任宇
答江中丞
答朱孝廉
答劉孝甫
答吳太史
答鄒爾瞻
答樂禮部
答高別駕
答萬純初

與劉司空
答萬純初
答丁以舒
與李儀部

卷之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毛詩古音攷序
春秋左翼序

宗儒語略序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刻傳習錄序
京學志序
忠節錄序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老子翼序
莊子翼序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上元縣志序
荆川先生右編序
刻蘇長公集序

卷之十五

序

養正圖解序
國史經籍志序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書文音義便考序

沈氏世傳錄序
姑孰李氏家譜序
汪溪金氏族譜序
青陽陳氏族譜序
內江蕭氏族譜序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孫仲可先生遯言引
雅娛閣集序
瑞芝詩序

五雲山十景詩序
環碧齋稿叙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獻花巖志序
紀遊集序
彭比部集序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卷之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由庚堂集序
弗告堂詩集序
陶靖節先生集序
玉露堂稿序
蘇叔大集序
青谿山人詩集序
劉元定詩集序
南遊草序
常談考誤序
清賞集引
王氏家乘序
杜日章集序
禪寄筆談序
何仁仲留都篇序
余聿雲偶記序
墨苑序

盤山語錄序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卷之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
送溫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膩夷序 代耿師作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贈豸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予廕序
贈吳禮部序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卷之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又
許蒲塘七十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李如野先生壽序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劉太孺人六十序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其宜人雙壽序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金全州思磬七十序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蔣隱君七十壽序
金之色翁七十讌會詩序
周光宇六十壽讌詩序
常國寶五十壽讌詩序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孫太公榮壽詩序
賀汪隱君暨配閻孺人五十偕壽序

卷之十九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明卓忠貞公廟碑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卷之二十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太倉銀庫記
重修濟寧州濟川坊記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和州重遷儒學記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同仁書院記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若虛精舍記
卷之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修廟學記

崇報祠記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督理揚州榷政戶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
記
尚義坊記
涇縣幕山浮圖記
重修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治麓園記

成功寺記
幕府寺修造記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雲鶴觀碑記

卷之二十二

書後 題跋
國子監本 毛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
跋語
書曲洧舊聞後
題般若照眞論
書李維明尺牘
書鹽鐵論後
書甘生家藏先贊手札卷
又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題類林後
題謝康樂集後

恭題 兩朝諭祭文後
書王氏集古帖後
書信國畫像幷墨蹟後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書四體心經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題陳純甫鵓居樓壁
題陳少明詩
書葛萬悅制義
題秘叔夜帖
題鄧寒松詩卷
又
跋甲申十同年圖
庸言跋
題子昂書法萃經後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題萃秘書集
題詞林人物考

書金剛經解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書漢延熹刻字
書黃庭經後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書袁太史卷
書董子誠卷
書唐子張卷
題跋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書李君煥卷
題維摩畫像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題小山玄賞
讀莊子七則

卷之二十三

經籍志論四十九首
制書部一首
經部十一首

史部十五首
子部十七首
集部五首
卷之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馮大夫傳
王憲副汝贊傳
景中允傳

少司寇吳公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參岳王公傳
大司空余公傳
常國寶傳 澄源張先生傳
卷之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少司農王公傳

旌德周氏家傳
薛童子傳
萬純齋傳
上園朱封公傳
劉處士傳
洪孺人傳
謝母賀孺人傳
節孝王媪傳
韓節媪傳

李節母小傳
翟道侯世家

卷之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

碑

卷之二十七

墓表
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儒學訓導蛟崖黃公暨配郭氏墓表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鐵峰蕭先生墓表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
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昌墓表
封承德郎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心夔公墓表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
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
蜀府紀善雙山馬公墓表
江母楊氏墓表
丁母黃孺人墓表
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卷之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塋墓志銘
唐君士貢之墓志銘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
合塋墓志銘代耿師作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宇墓志銘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
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
墓志銘
龍田包翁墓志銘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塋墓志銘
卷之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沱溪苑

公墓志銘
戶部山西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銘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王公墓志銘代許師作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毅菴顧公墓志銘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卷之三十

墓志銘
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塋墓志銘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

君墓志銘
游擊將軍貞菴吳公墓志銘
太醫院吏目面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銘
趙翁仁卿墓志銘
廣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墓志銘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午橋徐君墓志銘
銘
范長君本禹墓志銘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

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張甑山先生墓志銘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
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塋墓志銘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
蕭公墓志銘
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

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
配宜人高氏墓志銘
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塋墓志銘
贈將仕佐郎南京戶部司務芸莊石公墓
志銘
王東崖先生墓志銘
李隱君元美暨配孫氏合塋墓志銘
養閒區公暨配易碩人合塋墓志銘

卷之三十二

墓志銘
陳母姚孺人墓志銘
李仲良繼室阮令人墓志銘
封孺人任室孔氏墓志銘
太孺人陳母勞氏墓志銘
封孺人王母郭氏墓志銘
雲南永昌府同知簡齋李公配宜人胡氏
墓志銘

別駕龍岡黃公元配孺人徐氏墓志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焦君元配安人王氏墓志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杜野趙公元配孺人方氏墓志銘
宜人何母孫氏墓志銘
贈安人鄒室江氏墓志銘
太恭人王母林氏墓志銘
新安柳塘洪翁墓碣

太孺人沈節母廖氏墓志銘

卷之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卷之三十四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孫母王氏誄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交

祭潘朝言

祭耿封翁

祭許石城太常

祭吳伯恒

祭徐存齋少傳代耿師作

祭顧宮贊

祭程司徒代許師作

祭查毅齋代許師作

祭吳都閫

祭汪座師禮書

會奠張春臺洗馬

會奠陳碩人

又
祭莊松屏隱君
祭耿天臺尊師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祭趙翁
祭刑部郎中死公
祭沈霓川座師
祭楊封翁

祭朱少司寇
祭陶母太孺人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祭馮太公
祭史惺堂先生
祭金面山隱君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祭鄒母羅氏

祭王閣學夫人

祭陸仲鶴中丞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祭王涉縣

祭沈孺人

祭朱納言虞封

祭潘符卿

祭汪孺人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祭鴻臚張公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祭金子公

祭顏京兆

祭施孳峯

卷之三十六

四言古詩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爲韋弦之佩作此與之

卷之三十七
五言古詩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送別
送李比部
別四子
送史比部
賦得明月照積雪
贈別

三條
秋日瀛洲亭講業作
和淵明九日閒居
聞西陲捷音
嘉善寺石壁
答楊密雲寄丹書
孫子荆酒樓
贈別
西園

賦得秋風吹海水
天關山
花巖寺芙蓉峯
獻花巖息心堂
田家二首
題董望峯逸老堂

卷之三十八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謝公墩
送界公遊清涼
送蔣道力還潭州
征虜將軍出塞歌
盆菊吟
和韓昌黎石鼓歌
帝京篇
喜雨
燕子磯放歌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雨花臺歌贈陳蓋卿
雲池篇贈王子美明府
雪湖老人墨梅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卷之三十九
五言律詩
將之陽美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靜海寺送別
挽韋生尧臣二首
羅生挽詩二首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鄔女曩李文仲羅敬卒李承烈盛伯年李
君錫集岩城飛霞閣分得巾字
送元甫還武昌

送敬上還豫章
舟中口占別思兼
送文仲遊薊門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烝字
湖西別業二首
寄宏甫二首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和明甫移居三首次韻
集國寶振藻堂

訪茂承
挽方思善太守二首
人日南郊僧寺作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載谿園
王孟起百花莊
祈澤寺
嘉善寺蒼雲崖
梅花木

崇化寺
送張光祿北上
龍泉庵
齋居對雪
賦得雲近蓬萊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覲
送全太史冊封趙藩便歸省覲
送袁太史冊封楚府便歸省覲
送朱太史冊封周府
送蕭太史冊封淮府便歸省覲
送劉審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題黃生大有山房
贈吳封翁
暮春署中作二首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開字
贈林生還莆陽
追輓張都諫二首孫左諫正學索賦
送梅景靈之丹徒

送陳孟芳之天台二首
送王行甫還黃州
李嘉紹挽詩二首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邵武丞鄭公祠名宦奉常王大父
鄭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胡安人挽詩
徐氏園二首

贈楊學博二首
王節母
立春後一日治城送王生二首
七日立春集肅卿宅同用人字
送楊參軍之漳州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卷之四十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送嚴師孔之賴州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端午　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贈李先生十六韻
松麓山房聽雨得連字
孔廟分獻一首
送馮宮詹還青州覲省
王太僕以王事久厥子都憲公索余詩紀之得十四韻
東朝出閤叨勸講之役　賜燕　文華殿
恭紀一首
書劉司理尊人榮封卷
醉石齋
趙封君偕壽詩
蔣莊甫自滇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荅鴻臚西原公
後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看竹
曹能始嘉篇見詒徵及往事賦荅
贈游戶部
馮母貞壽詩
鄭崑巖中丞六十 孫太公壽詩

卷之四十一

七言律

初還退園作
殷太僕六十二首
赤壁樓上作
留別天臺耿先生
寶光寺訪耿克明
與邦師克明汝教鷄鳴寺看後湖作
同黃徵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
字
奉懷王東崖先生郤寄
病中劇思三子

寄荅沈少參座師
述感六首
周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廬隨同呂正賓訪余秣陵即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靈谷寺酬呂正賓
劉節婦
寄王世新博士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艸堂四首
寄李子弼

訓盛伯年見懷之作
送殷生還丹徒
人日登靈應觀潭上亭子
憶別
送大宗伯萬公應召還朝三首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覲
臨淮疾六十壽章
送盛仲交北上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疾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寒食
桃花
寄潘嚴州朝言
別楊思兼次韻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荅
太僕館逢許孟中
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二首
九日登棲霞絶頂同伯年作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送姚叙卿
讀朱侍御疏郤贈二首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忻賞齋得山字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題寓目松楸卷
寄贈蕭翰編二首

張以和王德載見過齋居有作奉答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二首
訪沈太學巢雲館留贈
訓胡微貞題欣賞齋作
送潘吉甫護漕北上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黃安訪克明
自題小像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答友人見寄之作
贈沈翰檢
送王德孺郡丞二首
代維遠贈友
代質甫
代子玄
同友人遊攝山
聞汝餘別業是孫楚酒樓遺址欲往看之
先貽此詩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荅德載題金粟齋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比賦荅
孔毅初贈詩漫荅
贈杜允修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燕次韻
贈漸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龍洞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

副二首
荅國寶苦雨見懷作次韻
贈深公
鴈宕看龍湫天柱峰晚宿能仁寺
石梁寺
桃源洞
江中孤嶼別去葦
送梁子仁之乍浦二首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卷之四十二

七言律詩

送彭太史冊封便歸省覲

送唐太史冊封周藩

送徐太史冊封便歸省覲

早入禁中

早春

玉河氷泮

萬壽節朝賀

送馮廷用之安肅

孟夏　太廟薦新麥

黃金臺懷古

秋雨言懷

送鄭司馬行邊

南宮詳定試卷作

華司訓遷國學

李惟寅燈燕同王董諸太史作

源公以造經像至自蜀中還贈此詩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弘濟寺江閣得今字
贈鄒爾瞻應召北上
別喬世昌給練二首
送黃昭素冊封韓府因扶侍還蜀
題鄭計部招隱園
許都諫乞詩爲兩尊人壽
高子宗贊府書至作此荅之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 柏爲趙文肅公手植和韓學士作

送吳太史冊封楚藩
送楊太史冊封周藩
送史太史冊封代藩
書太末方翁卷
書逍遙游卷
題戴生卷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
送董職方秉憲衡州
贈高子大

贈李光祿
送藥兵部還錫山
送葉生讀書棲霞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送茂承藩端之粤西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送馬侍御
史觀察按部臨邛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
輒和
高龍南生日
贈楊茂才
書淨輪卷
李築巖生日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荅
許南珍生日
送祖心朗目二上人之山陽兼柬王明府

壽崔母
九日登謝公墩
送包彥平還秀州
贈王子美明府
冶麓精舍燕集
四弟六十生日同都閫兄觴之因賦二詩
成山伯母夫人壽章
憑虛閣雨中秋望
天闕山

桃花塢同王子美諸君作
巨源宴坐齋
盡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冶城送肅卿北上
至日登齊雲巖作
涌泉庵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松風堂燕集
喜何司李蒙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賦贈望峰董郡丞
劉司成幼安祈母筭於真館感芝蓮之瑞
作二詩紀之
卷之四十三
五言絕句
夜坐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梅花水得轉字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刻竹
杜日章烟駕園八詠
卷之四十四
六言絕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四首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卷之四十五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寄潘朝言二首
海棠二首
送別
爲陳子野作三首
別克明
宮詞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考溪四首爲翟駕部賦
詠上苑桃花二首

讀史四首
湧泉庵得南字
送馮正子還四明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葵花
口號
羅震谷七十贈二絶句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講師極公之蛾眉
送劉承烈四首
子眞寫菊爲其世父九十壽邀余題二絶句
蒼崖圖
題許鎭江山水小幅二首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劉生

題查養晦眞二首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卷之四十六
詩餘三十六首
卷之四十七
古城荅問
崇正堂荅問
卷之四十八
古城荅問
卷之四十九

明德堂答問

焦氏澹園集卷之一

勅　誥命

擬　諭朝覲官勅

蓋聞人君奉天子民必置之吏以保乂之朕託於億兆之上垂二十載崇德屏貪嘉與士大夫共臻斯路乃付託寡效澤不下宣吏肆民殘未見衰止朕甚憂之甚愧之夫朕望治深切而察吏者率取便文徼幸爲姦其敝至朘削以厭交游之心而小民愁嘆置之不聞故彌縫之術售綜覈之道微交

際之禮隆拊循之意薄民生寡遂職此之繇朕間者洞燭茲弊司道庇姦長惡者旣黜譴之一二撫按貨賂流聞且寘之理矣今于來覲諸臣復命所司大加澄汰謂爾等能以勞勤最于審官特簡留之所爲久任責成藉以佐元元慰萌庶者有厚望焉其務盡滌敝習勵精自新以稱朕憂勞萬民至意異日者積功久次當有右遷朕不爾愛也書不云乎愼終如始終乃不困尚一乃心無替朕命欽哉

戶部尚書耿某贈太子少保謚恭簡誥命

制曰大臣輔世之功踰時而後顯人主勸賢之典沒世而猶施國有彝章朕不敢廢爾戶部尚書耿某性資端亮學識閎深持白簡以繩違範青衿而有造澄氷朗玉洞流略之精微大敦清鏞識典刑之髣髴急推賢奬善之誼懷憂國愛君之心頃思得人而襄天步之安乃由執法而畀地卿之任功成身退望彌重於具瞻憲老乞言政尚須於入告豈謂飾終之請在予求舊之時世咸悼其云亡朕

可徵於愍邸茲特贈爾太子少保謚恭簡錫之誥命於戲疏恩進秩升華青禁之班節惠尊名加貴黃扃之禩庶幾精爽不昧歆承

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其贈太保謚文穆誥命

制曰朕光宅萬邦式叙羣品必綜名器之用以篤始終之恩眷予舊臣特崇異數蓋國體之所寄匪耆俊而莫居爾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某博大清明方嚴信厚儲英史局納約經幃持文柄而俗爲還淳長賢關而士知率德直清著於南省水鏡名於左銓屬耄躬更化瑟之初以舊學踐宰衡之任朝端正色聿弘綏靖之功國本系心累效憂危之論凝重見廟堂之器公忠推社稷之臣彊健乞身廉退彌高於士類老成去國謀猷尚軫於朕懷倏易簀而長終悼賜環之無日爰加殊邸以飾全歸茲贈爾太保謚文穆錫之誥命於戲爵能馭貴穹階已極於三公謚以尊名令問不延於百世卿靈不昧尚克歆承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

策

廷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稟于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國所以長久安寧有此具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術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

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
有以棄禮義捐廉耻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
舊禮明王制爲本務者宋嘉祐間有論審勢稱
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
漢貴刑名而闕于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
然則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　諭侍臣
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
難遵禮守法爲難乃集爲禮制著爲定式頒律

令大誥于天下洋洋　聖謨布在方策可得而
揚厲歟朕以冲昧嗣守　鴻業十有七年夙夜
兢兢惟　成憲舊章是監是率間者深詔儒臣
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有所遵守庶幾紹
休　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寖衰物情滋玩習
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將校豪右凌有司
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何以消其
悖慢使就約束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讒說殄
行虛聲貿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

此何以救其頹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
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之下猶有壅閼不行
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歟抑風會日流而
不返積習已成而難變歟將朕闇于大道無能
率作省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
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淳美以覲揚 聖祖之
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
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治之實政

然後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
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
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
而志懾日範於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咸理者是
已何謂實心懲玩惕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
不刑名而肅獨運於淵微宥密之妙而鼓舞莫測
者是已實政厝於上則相維相制能創之必能行
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軌也而我之
治具既綢繆於禮與法之著實心孚於下則相漸

相靡身奉之又心安之始從之又終守之是潛喻
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綰結於禮與法之先
古帝王所以陶範一時駟奕千載端居黼扆而朝
廷之上巍然體統之常尊高拱堂皇而裨海之遠
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
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
於經畫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則雖
欲國紀世風之振而卒病於斡旋之無機此治古
而下化瑟罕調王綱絕紐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

有待于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挺聖哲之英
姿纂　祖宗之庥烈　經筵臨御親賢講禮而匪
事乎文爲　齋閣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軌則
百寮奉法四海嚮風蓋已收太阿於掌上鼓大冶
於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
滿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諏以立綱陳紀移風
易俗之道隲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陵夷且欲挽
悖慢澆漓之習而明乎率作省成之術也臣愚何
足以及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

不披瀝以對臣觀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爲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於上也爲風俗則世之所爲漸摩成就之謂也乃紀綱之所繇立風俗之所繇嬗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妝天下清靜寧一之功有法則寇賊息姦宄寧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習有率作屢省爲禮法之本則禮嚴於無體法威於不怒而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紀法立而風化行繇此出也嘗稽成周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和邦國者曰六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無非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國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異無非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祇勤於德師聽五辭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曰

成攷日月要攷月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興事省成之說雖肇於有虞而惟周爲備矣故教化纏綿法度恣勅當其時兔置備干城之材游女勵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铎則在上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寒省難之大夫明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猶憚於委裘則盛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弗飭昔人論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以此具此本修也迨及後世即維持世道之具不能備舉而況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立論有不能槩同者賈誼以棄禮義捐廉恥而太息王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而顧惓惓於禮也蘇洵論審勢則稱殷之先罰司馬光疏謹習則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惓惓於法也炎漢尚刑名而禮教多乖趙宋盛聲容而威刑或弛故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何也漢當列國離析之餘危疑震撼

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勢終衡決而難行宋承五季陵夷之後寡廉鮮恥而非馴擾之以禮其心終頑頓而難格然而治偏則補敝則救極重則反以彼創業之主審於時繼體之世闇於變即諸臣陳見悃誠補苴罅漏亦託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風俗正紀綱而復覩成周之盛也必無冀矣我 太祖高皇帝驅除元孽用夏變夷乾坤闢而載正日月滌而重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與闢石而俱垂經緯禮文媲典則而俱茂又何其醇

且備也嘗 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故集爲禮制頒爲定式與夫律令 大誥諸書其所以示 十一朝之型範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暨我 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唯 成憲舊章是遵是式故 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剪桐之嬉憂旱災則躬步禱之儀敬大臣則隆召對之典其修禮也即天澤之辨不秩於此也凌肆雖貴近必斥權橫雖身後必誅馬湖蠻莫之覈不以功掩夙沙監貂

之黜不以昵釋其修法也即雷霆之威不赫於此也固宜治化紹休　祖烈趾美周南易易耳何世教寖衰物情滋玩於習尚不無少敝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卑所以肅紀綱也乃今長分符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闔帥建牙而悍卒得以譁於伍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凌替甚矣而何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有周之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所以正風俗也今貪黷與汰侈齊彰讒說與虛聲竝肆尚權譎者以危言搖國是標奇詭者以左道壞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弘風行草偃之化故德雖覆六合而廉陛之間或壅而不盡究威雖讋四裔而　輦轂之下或亢而不盡行誠有如　聖制所言者茲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頹靡而還之雅道非有他也臣願　陛下於實政加之意而已何則禮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爲行之莫要於倡夫貪婪邪侈至亾行也彼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之得志而惘惘者之無以自完也故機巧者珪組立升輿詬者黼緣自

免至恬澹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脅息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獨行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實即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澹也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謂修禮教之實[illegible]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爲行之莫先於斷[illegible]冒上至亾等也彼乃肆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之幸免而檢柙者之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將領則奪將領之符至瞋目語難之人且任而不敢誰何則奚憚而不爲雖然不盡爾也其梨毗首亂者不過十數人焉廉其實即一舉而大創之攘臂千行則渠魁在所必僇訛言動衆則兩觀在所必誅如董閼于之論高山深塹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搏心揖志以奉上令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夫嚴毋之育貞女也入有重關出有鳴佩寢有絓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馭馬也齊輯於轡銜正度於胸臆執節於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

之絓結而法度者稗民之轡銜也是可不行之以實也哉雖然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蓋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規恢綜覈之務率於修禮明法之先而省於教成法行之後則臣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願　陛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以興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得無爲禮之妨乎美麗可以適志曰得無爲禮之蠹乎法行威暍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未備而虛已竦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回風會挽積習此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　晝接不可勘矣而章疏之出入必稽　日講不可曠矣而典制之廢興必覈誅姦欺則不使有漏網之疎釋冤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舉而奔走服從聞命恐後者廪廪矣蓋禮法之維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率作省成則精神以紐載之淪浹之者也譬首有所向足不煩

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終以實之一言爲　陛下告蓋非能爲新奇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望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　垂神采納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

疏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臣聞漢臣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夫人之相與猶難以虛文相誑惑上天明命至爲顯赫今以祲祥示其譴怒乃所爲消弭而挽回之者僅僅取具文而止欲以動天意來嘉祥不可得也臣不揣固陋爲　陛下陳其崖略試垂聽焉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而人君一身耳目弗逮精神難給乃

多其官聯以翼之猶奴耕婢織各致其力以成家一耳奴不耕婢不織見謂失職至民不聊生未有執其咎者如此則小大臣工取主上爵祿各饜其欲以去而民怨於下天怒於上獨委其責於君也豈不悖哉昔人論旱有三驕陽肆兇民或病飢爲天旱德涸仁枯烝爲亢癘爲國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人心焦勞靡所逃死爲人旱臣以爲天旱者人爲可轉也國旱者君德可沃也人旱者政修可解也往歲東南赤旱萬里　陛下不難大蠲以惠之又特遣近臣董賑事不謂非曠恩矣臣時訊鄉人之來者未聞閭閻小民受朝廷涓滴之賜也詔條兩稅既在蠲除之數而有司敲朴無日不聞夫以救死扶傷之餘旦夕不保而并征其數年之積逋抑何忍也以彼其人豈不知詔旨當重民瘼難堪而顧出此者則以上之殿最勸懲不在此耳很貪徂擊巧市聲名即殃民無斥實心強項違迕時好即愛民無進故貪黷者雄飛廉直者頻首矣豈唯不能惠民是教廉爲貪化仁爲暴之術也故臣

以爲守令監司之失職未有甚于此時也顧其擇守令在銓部而激揚之在按臣銓部按臣其平日非盡無憂民心也至其銓授舉劾往往以供請謁愛憎之用此於設官之初意不大刺謬乎守令雖多而銓部按臣不過數十人而已　陛下精擇冢宰總憲而冢宰擇司屬總憲擇屬御史宜無難者乃民食困乏老羸轉死異命日布解澤不流至於旱災盜賊棼然四起曾不思一大創而改圖之臣不知其解也書曰僭恒暘若政多僭差則言不從下不正陽無以制上勞而下憂臣初濫仕籍覩儕輩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興除之實事而交際問餽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實功而趨承規避之巧也士習剝敝狃爲故常近一二發憤糾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覩摘者如背芒護貪人如懷璧衆口一詞牢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於上而不流吏蠹於下而不去皆足以醞釀民怨上干

天和故臣願　陛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於萬里臣嘗以爲妄乃今知之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

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恣意鞭笞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剪除敝習此郤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讓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卽　陛下曩歲步禱郊壇精神一奮而群臣竦意承流甘霖立應天人上下捷於影響豈於今獨不然乎伏願

陛下垂意至寧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熙遂而天心有不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　陛下財擇

恭請　元子出閣講學疏

臣聞古帝王之於太子也皆以蚤諭教爲急蓋御殿閣近書冊雖親接非久節目若細而寔有繫於宗社萬世之謀不可忽也頃大小臣寮累請建儲

定國家根本之計繫宇內之心章無慮百上　皇上抑而未允無非以朝廷巨典務存慎重非有他也顧　元子龍德尚韜麟姿日茂出閤講學今適其時禮庶人之子八歲就外傅以彼編戶之家箕裘幾何然父之于子愛深慮切必乘其良心淳固情竇未生俾就近正人相切劘於仁孝之道恐一失時後悔無及況　皇上之愛　元子者何如　元子繫於天下萬世者何如天下四海仰望　元子者何如可令其就學之日出凡庶後哉雖睿哲

岐嶷天性邁衆乃講讀之儀久而未備侍從之人虛而未擇殆非所以別主器之尊荅元元之望也或謂未冊立而出講於禮不應臣請有以曉之夫儲貳貴早定又貴豫養　皇上嘗諭立子以長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冊立雖遲　聖心自定獨豫養之道當及時修舉不可緩耳　成祖元年有司請立儲宮勑曰姑緩之欲正元良宜豫成其學問卽選博聞道術之士如黃淮楊士奇等充宮寮仍賜聖學心法一書又賜務本之訓　聖慮孳孳

輔養備至　穆廟在藩雖青宮未闢而絳幄時開講讀官寮鱗次而進此尤　皇上所熟知也仰惟　皇上聰明特達動法　祖宗臣愚謂宜乘春和　勅諭禮官請　元子於文華殿擇日開講自此問安視膳昕夕嗣舉可以慰　皇上樂育之懷益一虛明之初習與智長可以時元子養正之功益二羣寮濟濟望清光樂盛美可以杜天下猜疑之端益三臣愚犬馬之誠爲　皇上計無亟於此伏望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恭進圖解以仰裨　諭教疏

臣蒙　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曆二十二年恭遇　皇長子出閤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學術空踈靡所補益頃　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時而日所講讀止尚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餙於天授而覩記猶爲未廣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覩　太祖高皇帝諭教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爲成規已又選秀才張宗濬

等陳說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事及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之類爲法甚悉卽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爲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爲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候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 成憲竊比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誡者稍加訓釋并繪爲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 乙覽夫以輔臣輪侍觀劇旣深同官敷陳闕遵備至豈臣之區區能爲有無獨念 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

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輒抒一得之愚稍爲緝熙之助如蒙 皇上不棄菲葑謂爲可采特勅 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爲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愚冒昧上言不任惶悚緣係恭進圖解以仰 裨諭教事理謹題請 旨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昨閱科臣項應祥曹大咸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冒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

容默默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順天府臣以考官請　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全天叙主之而臣副焉識者謂作姦者既投之無隙當事者亦藉以自明都城喧傳以爲　聖明舉動出于尋常萬萬也不料忌者躭虎視協謀傾臣故命下之日即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臣恃　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撫拾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咸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擬而　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　祖宗以來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卷具在　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

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棻皆正考全天叙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叙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偏加品閱蕃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拔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咸乃摘其數言而遽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爲證據乎崇業與蕃同寓虎丘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倏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蓋場中閱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能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非公平意主

羅織行路知之矣況臣等自承　命以至入簾僅隔一夕迅雷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遽夤緣於臣等臣等能遽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叙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猶有言焉臣於壬辰奉　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没三年之後臣始借居今房又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方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而免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咸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温古之篡逆亂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咸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爲言者汙衊至此其塵黜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　皇上勑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于茲甘伏斧鑕至于臣行不足以服衆事必待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

塞忌者之意即栖遲林壑歌詠太平未必非臣之福也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

論

原學

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復其性也人之爲性無舜跖無古今一也而奚事乎學以復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學則不能有諸已故明也而妄以爲昏也足也而妄以爲歉也於是美惡橫生而情見立焉情立而性眞始牿故性不能以無情情不能以無妄妄不能以無學學也者冥其妄以歸於無

妄者也無妄而性斯復矣蓋嘗論之情猶子焉性則其母也情猶枝焉性則其根也世之梦梦者豈顧欲離母逐子撥其根而培其枝哉冥冥之中無獨見生生之外無朝徹於是寶康瓠爲周鼎視珠貝如瓦礫其流有四離性則一故有清虛之學焉有義理之學焉有名節之學焉有詞章之學焉其蔽也日疲於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此豈學之罪哉知學而不知其所以學故耳或曰無思也無爲也易言性也而學則思與爲不能廢矣以其思爲而求

夫無思無爲將無之越而北其轅耶曰性無思爲而非思爲不能致之蓋思爲者有也而所思所爲者無也故求之思爲之表以入乎無思無爲之域而後至焉至此則灑埽爲精義日用皆天德不捨枝而得根不離子而見母清虛學也義理學也名節詞章亦學也無所往而不爲性故無所往而不爲學也而又何不足與明之有苟蕩心於俗學汨欲於俗思而不知復性於初豈獨名節爲逐物詞章爲溺心清虛增其桎梏義理益其蓋纏爲力彌

多收效彌寡則其所繇學者異也或又曰古之言學者至傳說孔子而詳皆未言復性爲的也乃諄諄然以此命學不已固乎應之曰傳言終始典于學孔言學而時習之未及性也不知惟性故學可終習可時自非然者力於始必替於終習於此必輟於彼惡能時又惡能悅世言學之當急而問其所以爲學則茫然無入亦不求所以入是不知穿井所以通泉習射所以中的也無泉則無所穿無的則無所射而世皆忘其泉的之本然徒矜穿射之末功此以塵飯塗羹戲而無意於求飽者也則無爲貴學矣

論史

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無將何以禀令得人而不專其任如將中制何以成功蘇子謂史之權與天與君竝誠重之也漢時號曰太史令郡國計吏上計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之丞相御史而又父子世其官或有欲書而不得書者

則父子爭死其職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當世之大人顯者勢力烜赫或可逭於王誅而卒莫逃於史筆及其里巷山澤處士貞女抱德不耀者又歲有采風之使以貢於天子是以太史所書謂之實錄自二史虛員起居闕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風俗於郡縣討沿革於臺閣著作無主條章靡立人自以爲荀袁家自以爲政駿矣而又置監修者以總之欲紀一事載一言必行闕白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宗尚書者曰宜多隱惡甚者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致使閣筆含毫狐疑相仗劉知幾謂之白首可期汗青無日益歎之也夫馬記班書冠絕後世然而左國世本楚漢春秋與夫漢著記大年記向歆楊雄班彪之纂著固有以爲之地也乃近世所按以詮次者臺省之章疏與夫縉紳之志狀而已夫忠臣義士感時抗論匡主犯顏其中崇論弘議不謂無之而任情附會輕搖筆端者其徒寔繁也古之志銘唯述其生死時日以防陵谷之遷

變而後世子孫稍有貲力妄爲刻畫蓋無不銘之祖父亦無不美之墓銘是兩者不煩齒頰而知其無當矣乃連篇而存累牘以附至　聖天子之密勿宸猷賢公卿之造膝秘議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忠直之士遭讒被譴屈抑而不得顯遐州僻壤孝子貞女食貧而不獲達又何以抽揚小善察納邇言以備一代之信史乎蓋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

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即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遴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舉其職哉嗟夫史之廢久矣改絃易轍則疑於紛更循途守轍則疑於膠固野史家乘則疑

於越俎甲是乙非則疑於聚訟故議史於今日難之難者也必不得已章奏采矣而又參之時論志銘收矣而又覈之鄉評館局開矣而又總之一家則僞不勝眞同可爲證權不他移事有所統然後道法與事詞並茂刑削與銓配兼行雖未必進之作者庶可以備采來茲矣

大器猶規矩繩論

君子非用世之貴而能自治其身者之難何者自治其身乃其所以用世者也伊呂起隴畝之中定

商周之業非不藉世倬羣流光遐紀矣然尹非酈聘之勤望微後車之載卽終於莘野之農棘津之孳有弗顧者彼誠知身爲本用爲末而以末易本固其所不屑也譬之規矩繩然方員平直先在我矣而物之爲方員平直者自不能外焉非大器疇能當之管仲者蓋量其才之可用與夫世之必用而不勝其沾沾自喜之心以亟於一試故棄故事讐不以爲恥三戰三北不以爲涊脫纍囚之車賡邪許之曲不以爲辱以彼定霸匡時之術操之

有素而又際鋭治之君故隱忍而就於此此君子之所謂小也觀其因敗爲功扶寖微之周遏方張之楚功高列國而名顯諸侯亦庶幾略酬其志矣三歸反坫鏤簋朱紘豈不知非禮身之律令哉以謂吾事驕淫之主而不爲之分其過是形之也吾不形人之過而後可以濟已之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期達之入於無疵而已此其術非不妙事非不偉也而仲尼目其小器者謂夫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於

人而或喪之已焉耳嗟夫古之大人道雖絲棼行則綦布理雖龍變事則鳳舉此豈爲區區法度所束縛哉性分融則功皆命表事也道機徹則名皆身外物也故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蛇我無心而定大業者歸焉矣何也規矩準繩人成之也人自成之而反求方員於規矩平直於準繩者以其無私也儻其身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矣而苟以幾幸於人廉於克已而工於課物此必無冀矣故昔人惟飭躬繕性之爲亟而經世之務且以

爲土苴且以爲浮雲非薄之也其一於自治乃治人之精者也繇斯以談伊呂者道在而功隨古之博大天民哉上也管子者時不必商周主不必湯武不羞小節而以竟功名於天下次也用有小大而中於器一也乃若上不足以全道下不足以濟時徒抱夫無用之芻狗以覬覦於一中及其無濟則又曰時之不能盡我也此則不足謂之器矣而又何小大之校云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人之際至難言矣蓋天非蒼蒼之謂乃萬物之總名也故謂志帥氣則可謂氣之勝志則不可謂人感天則可謂天之勝人則不可何者以氣志天人非二物也夫志氣之分古無其說而昉於孟氏嘗繹而思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固也而所以能無暴者誰乎蹶者趨者固氣也而所以爲蹶若趨者誰乎儻不索諸感召之原而謂氣志天人理相交勝是氣之休咎人不能常主天乃以其積氣之偏雜出而與吾角也豈理也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也而
視聽自民是天待命於人而非以命人也人也而
爲天地之心是人主持乎天而非待主於天也何
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之所在日
可囘月可捫水可蹈石可遊龍可下馬可角故燕
臣拊摽而霜飛秦女籲號而風振天固無如匹夫
匹婦何況聖人乎聖人者權足以樞萬化政足以
柄四時言脫於口而和可以翔海甸意動於心而
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效可以格象緯是故

其始也嘉祥災眚聽之乎我其既也彌綸調燮藉
之乎我其終也宇宙造化生之乎我蓋人於天若
通呼吸若鼓宮商叩靡不鳴求靡不應乃執其常
以爲志動氣人勝天當其變以爲氣動志天勝人
亦過爲剖析而不達於天人之理矣豈知人者天
之志天者人之氣志即氣氣即志人即天天即人
惡有兩相亢而相勝如敵國者然之謂哉曰此以
論於盛世之理也乃叔季之代災沴橫生人不自
主安得不舉而歸之天曰殆非也人志正天以其

善氣應之人志佚天以其戾氣應之無非志者由是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紆結閒阻恩不下逮之象由是有凄風苦雨以應其寃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由是有彗孛飛流山鳴地震以應其偏頗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在上者人不修而志多爽也然則堯湯之水旱何繇乎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有不必於德者是驕之而速之敗耳驕佚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有不必於暴者是警之而相之與耳知此則堯之潦丗霖也湯之

殛湯也大戊之桑穀莫莢也高宗之雉雊儀鳳也宋景之熒惑景星也非獨不爲治累而且爲德資則我之志常定耳不然是聖人者亦隨時俛仰世隆則隆世汚則汚惟天之從而居然一贅旒耳又奚貴聖人也哉自此義不明人主始得以自遑其責至于災變踵見徧忽秦越視之慮不勤于旱溢顏不顰于孤惸而壹意于厭縱之求故旨酒宴遊馳騁戲豫志非不適也詭詞諛語俯眉承睫志非不順也佳冶柔曼席寵希恩志又非不暱也卒

之敗德日滋天心厭棄氣化之運猶江河之下而不可復返人寔爲之天曷故焉洪範之言庶徵也其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蓋休與咎在人而天不過爲之徵耳天固未嘗爲休咎也至此然後知中和位育皆吾度內而人主之責毫髮不可自委已然而亦有難致詰者宋之五石六鷁可爲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生魏王基箋于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而無凶兆非所憂也基之家卒無患夫由管輅之言而知家不可以變怪論也由叔興之言而知國不可以災祥論也然則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

議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亟爲之計者此狃目前者之所忽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繼悉備具而除盜賊即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众民窮財盡姦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

聖王之民不餒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上統馭方內義震仁懷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群不逞之徒鈎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偫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

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篾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牧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十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室

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具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糴

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責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與崇義之奬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裘禦

亹蔽淫霖者晴旱而理廢禦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辦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況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奴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勢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

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民不必甚予第無敝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攸且畔也屑屑焉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曉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為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為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為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為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

哉若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國計議

臣聞善為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車馬也事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詘矣而齊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之生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也昔

人云非力本農無以足國非崇儉樸無以化人臣竊妄論今之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有四輒畫一以獻蕞稍爲苴補一曰議墾田昔商鞅計秦地廣人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而使秦人以應敵遂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今東南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西北彌望皆爲曠土蘇軾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甚矣世如趙過張全義豈無其人誠求而勞來督責之草萊盡闢遊惰有歸近不廢

可耕之田遠可蠲難繼之餉后可爲後出可爲矣而使之窮苦憔悴無業自立至生齒繁衍之地肩摩袂錯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盡而民之鋤耨無已敝且陰陽動傷風俗巧僞相率而爲盜所謂二者皆病也臣以爲移南人以實北地去狹而就廣田墾稅增實富國振人之要二曰議關稅國初有商榷無船鈔宣德中設鈔關者七又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色本色鈔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賚予之需

取給別孔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又主者裒歲入金錢易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　祖宗朝曾屢改折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偫殫竭臣以爲宜從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鍰　國朝諸司舊有贖鍰法古束矢鈞金之義以備荒賑後經用漸虧法取一切乃令撫巡檢括解部顧解者什三留者什七第充囊橐之入若問餽之資而已近旱荒半於海內乃捐贖賑飢者何寥寥也蓋士

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遊不知有吏職稍自好者以寵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靡耳臣欲申明萬曆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勾考務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幾何支消幾何餘悉佐太倉之急一不得以貼膏潤屋一不得以帑藏市恩漏者聽人察舉必法毋貸庶官邪可清而國亦少得其助四曰議內供國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內帑自俸給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類半需　御

用蓋通融舒縮期於濟國而止非獨爲內設也比復益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爲常者今公私兩貧無復厝手唯 皇上沛然盡捐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 皇上以內帑之財爲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炎漢少府水衡金錢宋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貯寔備非常軍興賞賚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不足告仁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 皇上聰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卽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一復國初之舊至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消消不塞將爲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浚財之所出與水實漏卮何異況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卽選桑孔之儔授之握笑無能爲籌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驕虜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顧遊賞燕樂貴戚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厨庫旗校勇力名

存實亡虛糜廩餼獨不可覈乎曩金陵蕪杭間有織造今靡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機杼不可輟其役乎歲賚羌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國計啓戎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紈綺之子尋常斂散略不厝意及朋儔臧獲蠹蝕殆半一旦覺窘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也衛文公當小國窘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厲洗滌卒克有立方中之詩至今美之以 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爲贏易弱以強無是理也惟加意裁察

修史條陳四事議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 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懿 熙 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于 高廟本

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跼蹐亦書寒族雖夷齮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請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　累朝實錄稟于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襄皇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塗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于纂修無益有損況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啓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繙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涖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俾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稡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　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攷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

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于是爲備國初　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檄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旣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　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考解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始太和而唐若宋益棼棼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

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　聖祖以神武肇四海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爲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　聖心者故爲分爲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　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群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　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　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　高皇帝配歲首仍祀　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　大饗殿舉於季秋儀古明

堂而奉　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為備且當而　聖心所未究且亹亹乎不盡復三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詩書周禮皆不為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為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為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

遽以為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為父母

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洊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　上心非秉禮之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既鑒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

則憂彌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懥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雝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於流迴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通其礙日感日應而泯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

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殺性眞也故繇惻隱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辭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卽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矣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群情盡亾曰心盡心盡而學之能事畢矣是道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囘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亾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爲罪人耳矣

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爲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爲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

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業差之必求稱之材適士也而冒爲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冒爲卿必顛譬若以儋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況夫舉無之焉而以據高位者乎惡得不廩廩哉古者於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子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是挈鉼小夫皆可擔爵析圭以恣雖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仁不足爲君子獨義不足爲君子而君子也者又第以其號而已則夫衣縕食疏槁於巖峀者吾未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爲時規

焦氏澹園集卷之七

策問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二三大臣而已孟子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乃恒言以社稷臣爲重何也漢人態臣纂臣功臣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漢武帝目汲黯爲社稷臣而驅策羣材謂爲各當乃樞機之地令石慶劉屈氂者得厠於其間何以

故也嗣是或決勝帷幄而比蕭何之功或感悟女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弭虜患或正色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道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磋究之以觀求志達道之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繇之則勝不繇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爲佐吳而強魏楚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固也而敺市人以戰者何以成井陘之捷悉更約束坑卒長平固也而不按陣圖者何以郤金人之

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今需材方亟多士挾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評隲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卜所存焉

問滇南自漢士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迭作至我明威德丕昌黔寧頼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旹旹苦多事則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杰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筴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天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

謂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杜其妄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行之沴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以徵與周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如三五之季代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之灾一一質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鷁之異而以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銜筆烏燕鬬而言無凶兆非所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凶荒洊臻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脩行弭災之道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盡言無諱主司者幸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來中外瓜分基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渠於京師者有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者又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蓋僻郡窮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春夏霖雨輒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曠齊魯河南北廣袤平衍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于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土爲饒不則填淤嚙食靡所不害茲欲講其利瘼令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蹟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觀經濟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安非所以經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西漢名儒有欲說以厚利與盟於天幷質其子者

夫賦斂行賂減於戰守之費指天自結不殊貞士之約而令邊城緩帶父老咽哺非便計乎胡以有遺議也自餘籌策紛紜自許石畫然或謂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最切乎且其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酋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也疇曩所定八議者尚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感守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犁

庭以雪羣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而受其敝歟今之西鎮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之功此何以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儭於內郡戰騎貿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

有黨也皆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其得失可臚列而品隲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爲比而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清唐行黨之實其俗儇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以佹文僭誼之實而被之以喬固膺洧之名其利甚羣其塗甚徑非厭世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也茲欲測其羣而偕之大道佐蕩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廢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嘗盡其類殲焉登萊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權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

主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遁跡其於摧強恤小幾無遺憾乃議者棼棼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篡人國衆未服得無慮

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爲邊鄙聲也封貢之典先朝屢以縻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識者謂醜夷欲藉封號讐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即朝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答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者有以爲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大化者何以見其

然也頃白梦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士至平帝名逸知者駕封輶傳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矣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張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爲銓擇也嗣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

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茫然失對而
輒以得終身之益何其易窮也夫聖言譬之海也
唯其所取苟繡其聲悅而於身若治無裨焉與說
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者以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
上理者不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
舜之用人圖治孳孳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
或者謂君道勞于索人佚于使人似也乃議者又
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息者有

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
于無爲有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
有夜半聞取外事分判者皆近于有爲顧成敗頃
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　皇上營精太平宵衣求
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而觀其自治
　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于古何當
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
至于廢墜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
體不傷于煩苛此必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

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言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與讓則下不爭厚薄爭讓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彼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隲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儆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幷伐其善非也顧避誹謗而忘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一官缺擇衆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驚進趣得無自此而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馬韓邴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選也

攷二子爲人蓋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藉第令浮囂之習變長厚之道與凌跨之風徵揖讓之路遂固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策宜若易然若夫軍書

押至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舍膽智無
繇矣古謀臣筴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即近事
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勍敵之當先或
筴寧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
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撫臣上游
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
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
出之卒以讋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
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成事在膽而不
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天授
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　聖明在
御方內乂寧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爲
歎茲欲得應猝之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別白
之願悉意以對即多士之自獻而欲效者且執此
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理性之說而置
名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

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代而謂爲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爲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謂爾雅爲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郭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燊燊知其爲鼷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爲僕橐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爲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筮得老蠶枯桑知以蜀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士有蘊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國之當厚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爲兵食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名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搬也何者爲長策

歟漕若河非兩事也第吏業分曹人挾其見徵獨河鮮安流灌輸爲梗而捐不貲之財填無窮之壑所爲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者猶之醫然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國使天下枵然財詘力殫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標說也必也厚邊氓以還板升之衆興營田而省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濶於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含吐古今待時而動久矣其借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銘贊

原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宏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符萬形攸始素籥人倫百工咸紀遊泳恬漠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寸爲鑪陶冶鉅細誰持道筌以闚妙門坐令塵滓浣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眞斯悟曾參以濯顏氏始庶一無能宰萬應長閒靜也如盤運之若環莫知

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幾觀玅敬爲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鹿苑寺廢井中有高宗手勒銘幷瓢印御書二篆字後歲餘復得其半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事多爲賦詠余贊之

其顯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頹垣廢井之間其離也似神劒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

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兎全者邪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予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筆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自聖眞寢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梯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纘承前緒規模後進矣明興眞儒代作學人人殊譬之川塗異而驅之咸可適國模

楠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朗一灑
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爲扣寂
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爲窾言則餘干之質行
可憑謂學爲局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爲寡用
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
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　眞人御宇冀勸
學爲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
互設蓋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敬爲之贊以旌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塗其歸既同曷論厥初矯矯洙
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瑞柄國以正亦有餘干先民
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爲倪顏
瓢陋巷默瑟風雩脫略訓故知爲玅門不有新建
孰開羣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
轍悟超繫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爲先鞭靡白
非玄卽事爲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
管可覩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矧乃世名佛本無
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眉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
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巔慈悲普現衆目前誰其苦
難相糾纏空山冥冥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雩之游登
赤子於春臺之熙此士若民之所共推者也至其
逍遙寵辱之外浮游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
暉抑孰睹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頎盡美且鬚其托者貫而衣則儒既不欲
語人於窶牖而又能樂志於溝池故覩其饒者疑
爲洛下之筭而攷其行者知爲巖處之奇意者如
江彪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涸跡於鴟夷也耶

華中翰芝臺像贊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

被服之儼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未雕之璞而藻思之渤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於碧山不以爲詘而升天子之玉堂不見其伸此其爲人始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眉龐然舞雩而風蓋嘗涉秩圃以沿洄問大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搖者歟如斷山而若隱若現者曄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耳迨夫樓居靜默遊物之初也雖先生莫能自名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也耶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覩之內或爲言或爲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類總爲悟門歸義寺住持某公畫佛菩薩若干軸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刹衆即彈指頃具多神變蓮毫吐照珠浦晨開月面澄華金雲夜敞如遊鹿苑還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夫範銅刺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

若覩貌之親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生之言具矣輒抒愚管聊爲之讚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卽一法現多法一十二相度羣迷復現重重大樓閣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然無所動卽色與空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今深達眞實空知此色相體淸淨願以廻向塵沙衆隨所見聞得解脫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凝之娶郭秉笨適市遺榮合志隱操兩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睦族婆娑林木疇其相之內德則足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然三載式是墓廬古今流聲粵弟若孝仰止家風是則是效

墨苑圖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丘遺其玄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壑五山

巨壑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鼇背擎之大地現前一念還眞清淨本然

河圖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窮一焉常虛疇能演之載茗一車

洛書

洛有龜書易象所祖天苞欲開地符斯吐如棊斯布道乃有常君子則之立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實尸之厥維太極聊琴未鼓默瑟方希欲言靡從以問庖羲

恭默思道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惟默與恭契希夷列星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二室繙經

古佛道場崑崙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壁說法熾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曰友德用則共翊文明舍則相守以默

吳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成者以遍下國也熏兮其解慍者　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黨所采會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

烟紫雲霏微黼黻　皇猷日麗星輝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君翰舒鉛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焦氏澹園集卷之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代王辰科作

伏以闢虞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若驚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材彌綸大化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壹之休解澤洽流衍億萬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

人心教化之衰緜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非法令所能爲思邁衆之遠猷奉廣庭之大對于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塵異數羣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尤褒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粃之在前御筆親題驚覩奎文之爛宮袍下錫更兼鞶帶之華寶鎰均霑樽罍狎至坐飫八珍之品殽分九府之藏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鵷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識恩波之浩蕩鳥之驚累百數而不如鶚願

追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荅高深之造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摹莫不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爲著蔡蓋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纘承尤切矧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

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騖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
昭垂于二史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
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
茲 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
校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
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
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仰贊尤力尚謂累朝之憲典
宜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
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

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韋竹盡烟聽聲于筆
陣芸蓀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
之媿拂塵埽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
觀稍爲 睿哲登閱之助敢呈御覽附進瞽言惟
統天獨盛于本朝而享國莫延于 世廟顧其智
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簣之虧大祭弗承乃留
情于祠禴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畫晰
于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
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启佑百千萬載之盛伏

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
允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 祖
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匡聖謨于文字簡編之
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漠馳烽間疎經籍顧
古道晦明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
敢冀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實資道揆

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寸陰之可惜殫精乙夜
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眞布在方策而千古廢
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寔以啓
沃一人之心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咨求聞之功
文德格戎豈戎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
必晉接之非遙恭惟皇帝陛下如日方中法天不
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
之書已兌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
文頃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

招文學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牧之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退者學可忘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忘先哲不以爲迂濶而難行愚儒不以爲膚淺而易侮無以歲月爲可玩而不寶居諸無以盛明爲可常而自生滿假緜微至著從古迨今皆備載於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古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專不遺采菲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爰比韋弦之助臣心不朽王業無疆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

啓

脩應天府學與按臺啓　代作

伏以本人倫莫先釁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兆之上庠曾是　高皇之太學睠二百年俊造之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十子俎豆之宮其徒不爲之守意江山之有待或氣運之將還梁木其壞其頹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之觀封疆誤屬於代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俯從多士

再三之請抑仰體明臺萬一之心蓋非廣拓旁開欲聳賢關之耳目惟思增高益下少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甫輟席前之對來裁杜後之冠善政欲布于東南先聲已動乎逢掖輒代喁喁之衆少陳瑣瑣之辭所冀率後來之英共登爽塏捐不貲之惠無事徵科非徒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杞梓楩柟之用某無任顒仰之至

謝周王啓

伏以臨軒而遣來從簪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厠曳裾之末恩私猥被徒御生輝恭惟　殿下擅河間之大雅摛鄴下之高文賢明久著于中原禮遇不遺乎下士纍纍宮宴饌玉羅珍譪譪仙韶敲金戛石錫之佳篴況披菟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沐龍樓之化雨逢時特異載德奚酬客行難久居空深就望王其愛玉體願保期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既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　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

拔及茅茹士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載脩於燕喜敢仰瀆乎鴻慈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得人爲最頃自學疎於根柢浸令文尚乎佻浮脩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說經者鉤深而寔謬於理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內如波斯頹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跡人蒙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爲能物有生而咸遂至于文學之偉又皆充養之

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于適治點諸子百家之說意在尊經將廻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鑿鑿乎粟帛之用斯謂眞才況炳炳然日星之垂有如　明詔體裁痛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玆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踊躍悉入陶鎔蓋元老廟堂夙秉中行之尚故文章寰海漸還大雅之觀師門成就之恩深化冶幹旋之力重冀終聆乎大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平選勝金飈嘹廓當烟霞名我之時玉絃燕閒又文

酒啓予之會下高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櫑花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早賜鳴騶不辭曳屨五雲縹緲庶瞻躔極之三台六經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旣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修于燕喜涓塵仰瀆乎鴻慈恭惟門下天眞

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毓兩川之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閎夭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紬疏通知遠之書以絡井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璠璵博采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爲席上之珍鵬搏宴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人愧糠粃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

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祗承於大誨敢豫秩乎初筵敬諏某日候爽氣於層霄置清觴于別院鳳城西敞雲屭起而帶山虎坐南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囀覺林鳥之能言荏苒盈條觀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汎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貴止豈獨解顏引坐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騶之過影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荅周襄陽啓

伏以鄉風有日脩問無階顧瀛海之舊棲連路梯里況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也孔嘉辭無不腆撝謙已厚含愧謂何恭惟門下風誼溢於鄉評敦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製錦未殫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塗之必踐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屏感抒竿牘惟以時而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叙

荅董蓬萊啓

伏承遠頒賜幣兼辱良書覩訓敕之丁寧知愛助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歲棲遲雖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況險阻艱難之備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清門譽望奕世科名石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州之側再試牛刀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獎奉以周旋抗志風雲竊自比韋弦之助矢心氷蘗願共爲桑梓之光

請同館先輩啟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幸追乎先達冀瞻矩範敢逐輶軒恭惟門下清規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涉俯慙末學亦厠英游短翮用飛附翼層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履非遥傾心自切諏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顧隨

珮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顒仰之至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鈔選於英賢九職頒司宜眞除於亞旅士林聳望從臺增華恭惟門下器姿凝遠韻度清眞練達本朝之舊章學能探賾洞明當世之先務才足濟時棠陰久芘於周南版部輸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之根本而儲倚繫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流更之後非雅望力為之經畫曷克熙朝得茂其事功簡注所歸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追鋒有名行別遷於寵靈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不任馳仰

答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辱庇存之特厚白巖分牧乃漸遠於令儀赤牘無階因自疎於常禮徒極高山之詠敢承褒袞之榮恭惟門下質行擅珪璋之美雄文鍾江汝之英一方暫試乎牛刀萬里終騫於鵬翼寵靈交至風問日隆詎謂

高明過自貶損畀之腆幣奬以溫詞仰銜眷注之深彌重疎頑之愧末由占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材還居機要令茅茹之拔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顒望之至

答程榮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闕子靜之淵源一士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欲緘問而未皇耆圖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譽膚敏器範恬夷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百之世維榮澤之要地寔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鎮此襟帶操刀之能製錦既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高於中土推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挹損之深彌重迂疎之愧伏冀慈人瞻望順序節宣乘茲求治之良時益暢庶民之遠業願言所寄敷叙莫殫

答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久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巖瞻之仰敢厪鼎翰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瓊敷英規

玉立以燕山之丹桂汎幕府之青蓮蕩漾邗江既特書於課最嵬峩魏闕計高步於禁塗蘭臺薇省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坐挽狂瀾某久阻風期時霑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眷之難酬感戢盈懷指陳奚喻

答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于三年覩幢聲之四起恭惟門下文該六秩行備一身昔彥璋料事特有天才暨演之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遷宜民譽之蚤馳吏仰神君人歸慈母蓋獄訟之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餘惟福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既最于名都獻納論思位自階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彌增激于懦衷暑令方中燕堂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答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粲戟一臨邇遐胥慶恭惟門下風猶膚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數計而龜卜富之問學日光玉潔而蛟翔一方久

藉其拊循兩粵悉歸於節制他人所冀惟政平訟理以安民宿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爲憲馬人龍戶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即歸班於法從某鄉風有日脩問無階覩前後之奉　主恩知緜特簡方東西之瞻使節忽墜華牋荷謙施之祖先激感悰而無已

答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孚宜頌聲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麾布令欣望實之兼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墜載興豈弟之謠王曰遄歸即遝弼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瀆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激懦衷而愧甚冀益調於茵鼎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未皇殫叙

答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祥刑逮下覩茂績之有成正色立朝計遝班之日峻方欣華問遽辱名牋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

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贊察三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恢阻深獲耀於光明禁近寔資於論列風聲鯁峭行開白獸之樽諫墨縱橫備著皐囊之疏乃酬久次豈曰殊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即弼相江之五教日注風徽聯騎省之七人願開緒論其爲依向未易殫裁

荅馮宮詹啓

伏審青宮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奮飛與操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瞻依形愛意之拊循枉題評之奬引恭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同時四牡遄歸及高堂之請老言離鳳掖日對鯉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孰爲畫錦之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三最優勤雖漢恩之亟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揮金故里可爲疏傅之淹

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爲瞻跂莫既掞裁

答鄭蒼梧啓

日暌風表曠有歲時屬遥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締縿旨之勤拳若清徽之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脩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廻銅柱坐覩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慚上考以衷中朝某脩問未遑荷知最久民之攸墊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遄歸計鳴玉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答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令藉名賢弦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勤緘問兼況誨言竊稽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眞之作用唯徵言之寖遠致正學之日疎故事功文學之高間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覩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既

勿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
教人至延平而隱頊陳王因而立論遡孔氏以來
戶牖家傳雖人誇其握璧白梦童習竟罔悟於迷
津意汲汲以使淳疇冥冥而見曉撫孤弦於流水
難矣賞音抱卞璞於荆山罕能識寶豈期入耳猥
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
浸潤淵源之奥鉤深六秘闚見天人之交坐令德
澤之深淪於民髓抑亦抒寫之妙直涉聖涯託於
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通都已如金玉之貴某
猥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瞶眊於京塵俾心宅
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槖鞬小草向榮
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鋒車之蚤召庶幾宿霧之盡
披懇幅之誠喻言莫究

答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貳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
今日腹心之巨鎮除書誕布輿論攸歸恭惟門下
卓然名世之材久蘊濟時之略容臺贊法文部典
銓世傳周澤之風規人服山公之啓事方藉羽儀

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實國家之重地近覩黃河之汎濫遠而赤地之頻仍瘠滿溝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噓枯一旦以回春棨戟遙臨旄倪共悅某欣聞蒞政倍激懽悰梓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和門甫屆辱飛示於緘書氣序漸和拊循多暇冀慎寢饗之節行參廊廟之崇儀無任顒仰之至

答儲鄱陽啓

伏以入覲四門方寵光之休被坐麾百里乃茂最之已成竊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以敦薄而於禮有如過中恭惟門下器量閎深材猶通敏雲烝霧潤赤子爲之歸心雷厲風行老吏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占美政於民謠聯華六察走旌賢之名節比及三年宜膺簡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閒局遥仰餘風聊同輿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既敷宣

荅金樂平啓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蒞一方而始事教條清簡未煩頤指之勞遐邇歡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猶之盛忽承雲翰之臨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達寔爲廊廟瑚璉之器豈獨東南竹箭之材澹浦鄱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非遥豈謂誨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爲桑梓之光禮數過優尤匪榛菅之稱感怍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啓以謝不宣

答程節推啓

伏以稷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拔跡忻報政之有期辱戔翰之遠頒緬風猶而增感恭惟門下器資膚碩天韻崇茲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爾雅有二南公子之風悃幅無華眞兩漢循良之選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圜扉則人自不冤安得弄兵之赤子適六條之課最知衆望之有歸瓠水持平共覩星沈於貫索薇垣振武即看雲接於蓬萊某袖手閒曹拭觀美政歲歷三而計吏驚茂

譽之游騰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之必踐其爲企仰莫究挨裁

答劉宣城啓

伏以百里分符拭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慰同籍之前期占司功之上考方忻茂譽遽辱華牋恭惟門下文鍾南浦之波瀾氣攬西山之雄秀推而爲用遂擅一時有聞無聲夙負圭璋顯印之望隨施輒效以宣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鵬徒之初孰爲莞爾牛刀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庸此國家所以課功而　主上于焉注意況盧垣之爲令以善政而得民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路之傳宜名節自天而下某自悵盍簪之未卜喜聞報政之有期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慰之私序言莫既

奉范座師啓

伏審亨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驩劇負牆

恭惟門下逢時休明爲國俊乂金蘅琳瑯之貴作爲文章玉壺風露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霄之去尺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遥心懸鶴髮省覲少紆千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璧津山水之間知賀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繽紛錦席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千金之酒翻其五色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筭洊增於甲子續益部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枌榆某等以毛髮絲粟之材在權度錙銖之內豕苓雞壅幸勤藥籠之收

臂鼠肝敢忘化鑪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腆之溪毛廣成千二百春直並僊齡於上古汾陽二十四考更觀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裁莫既

荅衛工部啓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而爲好恭惟門下風規美邵器韻清醇鑒和隨動而有聲琮璧不雕而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燕閒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雞黍乃得君重使若亨工方上簡於　舜咨輒遄臨於禹會匪但流餞

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膚使頊學邸弘開於　東鴈而書帷誤點以下材高帝子孫自是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知父子君臣之實顧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寵勉之難敢辱眷勤之況仰銜知與深切佩銘憶王司馬昔之巨公暨楊岡卿時之碩士咸自榷關而發軔旋皆柄政而濟時諒名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嗇其餘恫未易揆裁

答譚巡撫送川扇啓

伏審封奄四履播闓澤於閭閻惠重五明分清涼於掌握馳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之班國有蕤棠之蹟邇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餘發之忠謨又侃直瑰奇而絕擬　帝思南劒之最重乃俾元戎而啓行豈獨坤維井絡之民悉歸拊定將以龍戶馬人之衆一屬戡夷頊爰新箑之　上呈不靳餘波之南及雪楮霜筠巧裁蜀匠金泥銀鉸價倍齊紈愧蹇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

況之便面直披千里以吹噓願廣仁風盡埽一方之炎暑其爲嚮往未易揆裁

二

閫制夙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書再至條融分卿月之輝手握增榮襲藏惟寶恭惟門下麾能制勝動則生風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略之贍勍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驕之夷不假折箠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勤茂功五明九華顧來新貺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蜀繭飛霜何憚人間之酷暑其爲感佩未易揆裁

三

伏以融精一褰莫辭炎熾於鑪錘華貺三施又布清涼於掌握衙私自遠翹首爲勞恭惟門下謂謂士之楷模堂朝之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翁興齊魯之風廉范詠矜襦之政叱馭而忠臣著選材而樂職揚蓋盡揜於前規計即承乎　新眷乃若同心之什襲奏帝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精色映鬱金之瑩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

顧遙錫於三川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尚憶孔明之遠略其爲感頌未易掞裁

答張內黃求學記啓

伏以五載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內忻聞首善之規矧牋翰之先施緬風猶而增感竊惟學政實繫化源顧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孰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簿書之末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衮衮臺省之儔獨屢青衿佩之慮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濟時學能稽古既据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而飾吏治思激昂於俊造特締搆乎宮牆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挈鉼僅供覆醢勒諸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者勤多儀於幣帛形妙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啻枌榆之誼厚其爲感悚莫盡掞裁

請新狀元啓

南宮薦士覩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座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韻沈雄器姿凝重學優而贍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且忠彷彿清衷之獨契月旦夙推其文學聲名果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特涓廿一之吉日敬偕三五之同心繼芊野以升歌比櫻桃而開宴名先鴈塔佇觀他日之朱書花滿杏園共醉一時之紅雪其爲顒望莫既捻裁

乞致仕啓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洊塍業馳驅之難效豈宜塵冒以曠官常職賦才粗疎爲性拙直講讀儒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罟擭之危機幸賴乾坤之再造尚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州端委臨民其榮自在枕戈禦寇亦非輕倘可竭其涓埃敢少分於中外茅蔪然暮齒攖以沈疴老以困而益衰力不前而難強況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帷而鳥雁之蹤又無關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輒

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轉達庶蒙茸朽質獲安環堵之居即祿隱姝方均沐清朝之澤其爲感幸未易揆裁

答錢知州啓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魯諸儒之稽古以飾政刑漢循吏之近民寔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憐遷客之難前曲賜栖存遠頒教札伏念某昧於量已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事浸成於忤物乃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曲囘於上意磨鉛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已爲踰越況與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尤爲上願顧沈冥浸劇寔勉莫能敗種焦牙歎吹噓之靡及駑駘下駟縱剪拂以何施輒以微誠布之別楮伏望察其心樂於退藏本無矯飾閔其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宥此冒干俯從私願物還其分庶少獲於安全心匪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以往莫知所言

答歐陽氏婚啓

執友無堪久慙倚玉連姻有約忽貢采葑薄材積愧於仰高盛禮首勤於削牘締百年之永好寔二姓之夙緣恭惟門下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玉友金昆有陳元方之雍穆矧遙遙之華胄本赫赫之巨公參韓范富之勛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還華國之舊觀豈主器之長男乃問名於弱息貴之儀物申以醪孳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播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忝某荷肇講於新盟當彌敦於

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命之嘉願珍藏於十襲其爲欣幸未易揆裁

答龔按院送校士錄啓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塗顧此閭閻已稔扈聲而胥服有如衿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荷良書之遠及恭惟門下清標嶽峙輿學淵泓鶚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鳳儀詞苑文章無讓於昔人凜然形塞諤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頃以澄清之餘刃運其興起之妙機鼓舞羣才俄頃悉霑

乎春雨銓衡衆秩重輕不謬於秋毫迨窺入彀之詞英幾欲相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開塗轍於青雲豈徒回軋苗之奇陶鎔文體實以冀棟梁之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夙望掄文銀管已幸觀北海之端接武　金鑾即覩遒西清之席其餘瞻向莫既撚裁

賀王殿學生日啓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秋願上大年之祝門扉交慶朝野歸心恭惟閣下

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　主上諒其至公血誠海內推爲巨人長者爲蒼生而起勉酬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遽抗浮雲之志心雖游於澹泊身寔佩乎安危九夷八蠻想整頓乾坤之手青天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駿功長勒於鼎彝鶴算定緜於箕翼坐閱熙明之盛事益垂平格之令名周拜前魯拜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帝尹格天績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樗櫟散材門墻末品方　一人修三老之問肇舉上儀

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嚮未易裁裁

賀申殿學生日啓

伏審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當俯月之嘉辰舉懸弧之勝會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壽豈之祥在於庇休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秀冲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升華於豸路清規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年之相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建辭

實和以弗居彌覺身名之俱泰頃始開於七袠宴豫兆於千齡輕霞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賦更同交友於中秋閒揮漢殿之金笑對謝庭之玉在前輩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得其全昌斯爲地上之仙奚啻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再踐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躋斯世於仁壽致吾　君於唐虞某樗櫟散材門闌舊物斫蠻量溢愧久負於吹噓橐籥恩深詎敢忘於荷戴敬托魚書之咫尺稍抒燕賀之悃誠欣躍之

懷掞裁莫盡

荅朱日照啓

解綬投閒久愜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新遽期千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端亮才力恢閎粤海溢之遐方被仁風之廣播餘膏所燭共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弭節於花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況門下屆臨百里之間寔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

未敢荷華問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掞裁莫既

荅王當塗生日啓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弧懸恩紀頻繁顧重勤乎臺餽申之嘉幣逮以好音自顧庸虛秖深慚感恭惟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既愷悌以宜民更儒雅而飾吏風譽夙高於劇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閒煩重璽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

問祗服寵光廢弟子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名伯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既

荅郤都諫請會講齋雲巖啓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塵重席之餘拜命則嘉捫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道待後學之嗣興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蓍蔡名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瑣閟学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之時欲振斯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招謫旁俾與討論某未窺聖道之藩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扞思於道眞嗟識見之甚卑復仰鑽之不力今將窮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巨公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稍裨於大道冀仰荅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伏以石城右界龍阜中經誕惟瞽宗之祠雅稱仙靈之宅嗣恢堂搆益廣淵源我　天臺夫子以龍德而作人擁皐比而論道化雨均霑乎遠近仁風丕振於東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士之儀刑具在乃眷眞遊之館載營聚講之宮賴二三子之同心成百千年之勝事茂林修竹爲不斷之藩垣綠樹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青山作自然之丹幾匪但趨庭而起敬庶幾居肆而事成勝據一方幸舉目而瞻太山喬木之象垂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堂覽文翁之非偶月巖豈無精舍軼周子以爭先知吾道之將興樂修梁之肇舉願相索綯之力聊賡擊壤之歌

拋梁東英才濟濟盡幷幪雨化神龍方出海雲開杲日正當空

拋梁南碧亮朱甍霄漢參賢人上感星文聚俊士潛從月窟探

拋梁西垂垂槐柳蔭青溪會得涓涓原不舍始知滄海即泠蹄

拋梁北數仞宮墻攀不得百官宗廟美趨蹌山靈自此增新色

拋梁上青霄萬里無遮障不用冥心樂考槃用之抗手爲卿相

拋梁下不比雲亭兼月榭居然一室坐春風頓令萬古回長夜

伏願上梁之後廟貌嚴而神心喜師道立而善人多聞風者持一瓣之香而來得意者分半炬之燈而去無邪無曲洞開方寸之重門後覺後知盡被萬間之廣厦皇風鼓舞道脉光亨

送陸都閫帳詞 并序

伏以承顏維舊並京輦之履約受命方新秉海邦之節鉞雖甲兵之問久徽警於九重而帷幄之籌自折衝於千里風行邊瑣喜動簪紳恭惟大都閫陸公材閎天賦望峻地高以鵠峙鸞翔之學而錫

巍科固已冠韋布奪標之選以龍驤虎視之姿而應期運尤足壯樞機決勝之謀幾沉三畧六韜望重萬鈞九鼎方便蕃於寵渥宜馳騁乎事功擒巨寇於孟河勛名早兆徵漕艘於京國料理時勤殲大河之倭奴弭昌國之鹽盜既使錢流於地上復消兵弄於潢中威嚴素著於眞州號令一新乎禁旅精明旗幟手麾玉帳之萬兵鎮壓江山身作金城之千里因比閭無吠犬之警知在山有猛獸之栖居中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尚何憂於江左乃重

劉河之託益隆遊擊之權豈眷顧周行見大夫無可使者遂儀圖宿望一敵國爲之隱然不妨玉節之遥臨敬覩金甌之有命虜在目中久矣繼今新禦侮之功吾以馬上治之會見措攘夷之筴礫鼠輩而尸諸市智略縱横蕭佩犢而畀之畊規模清簡顧我難借寇之舉徒臨行贈繞朝之鞭悵大旆之遄征秩初筵以爲餞珠簾捲處繡幄圍春衰柳垂垂寄無邊之別恨長江袞袞泛不盡之恩波其等喜交一代之偉人幸接九河之雄辯激昂懦氣

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曾同執筆草破賊之檄書欲寛分袂之懷敢作攀轅之語詞曰醽醁酒江干同一笑幾行旌旆翩翩將軍幾見一臨邊琱弓青雀尾錦帽碧油前莫用臨行同惜別功名不爲情牽欲看戈騎鬱相連凱歌歸玉帳重聽聖朝宣 臨江仙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 并序

伏以詔下法宮寵分帥閫地肺帶江山之勝人方重于中樞天目崇筵綸之司 帝又煩於外補禮

隆推轂情切攀轅恭惟大總戎侯公閫下氣槩沈雄機謀明決好時經武實能畫而能兵營平奏章幾立功而立論勳伐高于羣辟聲名動乎一時始莅吳淞之兵繼總京營之旅棨戟廻翔于瘴嶺風猷殫壓乎狼山遐邇相安封疆荐歷屢臨鉞鎮借六纛以蕃宣一踐斗樞轄五兵於宥密信臣精卒允資拱扈之親虎踞龍蟠克壯金湯之勢兵車震疊草木光華睠兩浙之要衝寔一方之鉅鎮疆連甌越外如脣齒之相依地接京畿內欲腹心之無

恙有嚴有翼復紀律于舊圖維屏維藩峙屯營于東道悍俗方更而未固驕兵甫輯而猶疑非資已試之良曷餙不虞之備兵事不由中御合渕河左海而格師戎乘以先啓行徙豹尾鸞旗而建節千里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某等久託門墻親承謦欬窮年吹律已令枯卉之生春三載播鈞會使頑金之成器何依仁之有幸乃沐德而倏違聊寄謳吟用明沾戀詞曰江海渺無際一舸駕長虹等閒倚檻舒嘯輕浪舞廻風揮手高城四望雲

棄白門烏榜功業更誰同疊鼓闖清曉千騎引雕弓武林外西湖上瑞烟濃平生豪氣飛動談笑淨胡戎今日樽前貔虎欲定天山無處一箭落高鴻歸夢未應久麟閣待非熊 水調歌頭

書

答耿師

差人到得領教尺爲慰承諭學術至今貿亂已極以某觀之非學術之貿亂大抵志不眞識不高也蓋其合下講學時原非必爲聖人之心非眞求盡性至命之心秖蘄一知半解苟以得意於榮利之塗稱雄於愚不肖之林已耳猝遇二二明者扣以安身立命一着輒屡轉支吾莫知置對此時能返

照冏光更思出路豈非大丈夫哉乃中懷疑沮外示剛愎其剛愎也適以爲拒善之藩其疑阻則懵懵終身而不之釋豈不悲哉某所謂盡性至命非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今之談學者偃然自命爲知性矣然非實能知也中能無疑乎未能無疑也而強以欺人愚不肖可欺也賢智者可欺乎已之心可欺乎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某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以彼所託意出禪宗顧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耳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是無我無作無受也是不動之第一義也乃孔門空空之宗也乃子思未發之中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爲之徒

者既不能契其玅詮而反拾他人餘唾以文其謬奈之何哉孟子論暴行必先邪說邪說所以濟暴行邪說不熾暴行不行也然則非身擅倫物之矩無以挽暴行之流非心徹性命之原無以闢邪說之口舍吾師其奚望哉薛鴻臚傳至譯異編領悉人還甚迫信筆作此冀更有以教之幸甚

又荅耿師

士龍迺至手書知奉拳以人惑於異學爲憂某竊謂非惑於異學之憂無眞爲性命之志之憂也學者誠知性命之爲切則直求知性而後已豈其以梦梦議論爲短長芴乘人而鬬其捷哉佛雖晚出其旨與堯舜周孔無以異者其大都儒書具之矣所言本來無物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也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體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顧學者不察而猥以徵言與理獨歸之梵學是可歎也

近世談學者既不足以知此卽吾師所舉學佛數公皆未能稍窺其藩況其他乎潘生行草草附此何時合幷乃究此懷臨風不任耿耿

答耿師

昨姜司寇公逓至手札幷錄伯淳先生語見示知吾師爲學者慮至深也某之寡昧何足與議於此敢私布之以求正伯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學去孔孟則遠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獨其言約旨微未盡闡晰世之學者又束縛於注疏玩狎於口耳不能驟通其意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眞如生滅二門未達眞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則卽生滅而證眞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

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不滅情以求性情卽性此梵學之玅孔學之玅也總之非梵學之玅孔學之玅而吾心性之玅也此卽謂之玄機而舍帖身無玄機此卽謂之微旨而舍就事無微旨恐不必會之而爲一亦欲二之而不能矣若所言殄滅消煞之云則二乘之斷見而佛之所訶也豈佛咎哉伯淳人品雖高其所得者猶存意地乃欲以生滅之見纏測淨明之性海難以冀矣學者誠有志於道竊以爲儒釋之短長可置勿論而弟反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謂之梵學可也謂之孔孟之學可也卽謂非梵學非孔孟學而自爲一家之學亦可也蓋謀道如謀食藉令爲眞飽卽人目其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終日論人之品味而未或一嚌其胾不至楊腹立斃者幾希譯異編語錄共二冊悉有鄙見箋注其上幷往請教然不可以語他人唯吾師可也

答陳景湖

都門得一瞻奉恨不能少相周旋以奉緒論爲快快耳承損手書訊以所疑僕何足以與此顧來問不敢虛也輒以億對惟吾丈察之吾人應事雖屬梦紜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于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即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顏子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於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與之楚而北轅何異盖道近而人自遠之道易而人自難之故耳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尚破疑城即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幸丈悉銳堅城之下畢力攻之語云一蔽既徹羣疑盡亡到此方爲眞覺悟之人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矣復所先生方相朝夕自能爲丈悉之亦不俟喋喋也信筆無次統惟垂照不備

答錢侍御

辱手尺拳拳所以開發不敏者甚悉可勝感慰狂

獧鄉愿之論正世道人心之關鍵然甚難言也鄉愿之賊德非孔孟具眼不能識之至近世所推以爲中行者皆其支裔耳狂獧襟期正與相反只眞僞二言足以定之大氏中行其猶龍乎狂猶鳳獧猶虎其卓犖俊偉皆任道之器至於鄉愿者狐也狐肖人之形不能辨其狐而反爲所惑至一逢狂獧衆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後已世人之無識良可悲也夫君子貴自信而已苟有狂獧之一節即爲孔孟所印可矣即庸流排沮之何傷哉雖然中行狂獧器足以任道故孔孟思之而非與其竟於此也中行如顏子一間未達者也達之則聖矣狂之高明獧之介特視世俗之稱譏利害不啻鴻雛之於腐鼠而何足以入其靈臺耶此等人物曰仰鑽于斯其覺悟而之中庸也何難故僕尤望足下無以踽踽凉凉自安而更進於大成也宋儒如周元公程伯子邵堯夫陸子靜諸公皆於道有得僕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倣形似爲工則未得孔孟爲之依歸故耳藉令學者

不知學之宗趣而以此爲法竊恐其入於鄉愿而不自知也儒釋之辨尤今日一大公案僕非左袒釋氏者但以學者不究明已事日梦梦二氏之辯所謂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故一爲曉之耳異日者足下一到彼岸自能知其指歸亦非筆舌所能罄也未間惟努力自愛不盡

答耿師

南都寄至老師學彖一書手之幾日未能暫釋復承惠教易測不任歎服久聞易學一派流傳蜀中

頃爲纂脩事盡繙石渠之藏中以易數著書者不啻數十家大抵蜀産也言人人殊未易卒解某舊所服膺者慈湖先生已易耳讀老師書反求諸心不以卦爻求易甚矣吾師之類於慈湖先生也未段言　聖祖佛理精深而以程朱立教意雖甚玅却成兩截語矣柳子有云舍禮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蓋已克矣斯視聽言動靡不中禮心空矣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世之談無礙禪者則小人而無忌憚者耳奚足與于此哉然

老師憂世之心其則深領之矣李君還適冗劇之甚草草作報不能詳細便風不惜時惠德音爲望臨楮神往

答友人問

問論語開卷首言學而次章卽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則知學者學爲仁也仁道多端必自孝弟始子夏謂誠于盡倫爲已學是矣先儒謂其流必至於廢學則四者顧不得謂學與他日又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吾人自少至老莫非學也仕乃學中之一事而謂優而仕優而學何也豈仕自仕而學自學耶抑所謂學者別有指耶若是與孔子之所謂學同耶否耶

自古獨提學之一字以示人寔始孔子而學也者所以學爲仁也編論語者首言學而卽次以孝弟爲仁之本意可見已然仁爲人之所自有非其既失之而復得之與其既壞之而復脩之之謂也故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之最切而易知者無如孝弟故獨指而示

之令其一覺悟間而仁道卽此而在此豈待有所脩爲積累而得哉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學者覺也此之謂也知孝弟之爲仁則無往而非仁可知矣知無往而非仁則無往而非學可知矣而如賢賢也竭力致身也信也獨可以未學言哉其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特抑揚之以致其決乃遣詞之法如此而儒者不知遂謂其流至於廢學是蓋謬以行之不著者當夫倫而又謬以記誦詞章者當夫學也豈理也哉子夏見當時之人有

仕學爲二者故語之曰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也蓋子夏本欲合之而爲一而解者反岐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若此者皆由後世學之一字體認不眞遂至支離如此信如其說則子夏之文學當爲景差宋玉之流而不可與顏閔齊稱竝軌矣然則博學於文何能約之以歸於禮而博學詳說初非爲反約設也豈不悖哉

問良知一語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陽明先生指良知爲聖學之要是矣却謂由讀佛書而後悟夫佛書雖與玅豈能精于孔孟之學陽明必由佛書而後悟何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歸之孝弟又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等明白簡易佛氏即心即佛雖甚捷徑然屏棄物理滅絕人倫與孟氏之說何啻天淵何陽明竟由此悟入耶試使西方聖人而主世教果能平治天下否陽明先生固治世之學也乃其說云云何也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晦蓋自伊川元晦誤解格物致知至使學者盡其精力旁搜物理而於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陽明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學者反求諸身可謂大有功矣夫良知即前之所謂覺與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此良知也呼而與之不受是行道有此良知也蹴而與之不屑是乞人亦有此良知也此豈待於外索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

以爲堯舜在孝弟而孝弟在徐行後長天下有不能徐行後長者乎則無不能爲堯舜可知已卽孝弟卽堯舜與卽心卽佛本非二說蓋人心一物而仁也良知也孝弟也則皆其名耳誠因其名以造其實則知所謂良知則知舍人倫物理無復有所謂良知卽欲屏而絕之豈可得哉此理儒書具之特學者爲註疏所惑溺不得其眞而釋氏直指人心無儒者支離纏繞之病故陽明偶於此得力推之儒書始知其理斷斷乎非後儒之所講解者張

商英云吾學佛而後知儒亦猶此也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棼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于心而不可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孔子耳順悟意於滄浪孟子引言不遺於陽貨聖賢之心空洞無物何善不取而何必過爲分別乎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未嘗屏物趣也以淨飯王爲父以羅睺羅爲子未嘗滅人倫也若學之

者如二乘斷滅之見則其徒往往有之非釋迦之罪也

問聖門之學莫先求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取醫書痿痺不仁爲譬極爲親切但此言眞體耳至下手用功處莫要于克復敬恕姑以克復論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囘也三月不違仁直勿視勿聽而已耶其餘日月至焉抑勿視勿聽矣而又有能視能聽者在耶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四勿之功果相同耶孟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抑與四勿相發明否耶

仁者一名孝弟一名良知一名禮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

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已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于已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孔子示顏子以克已正於此處一刀兩斷當體消融則已克已克而禮自復矣蓋孔顏之學只是禮之爲體認得精認得旣精則眞禮在我一有非禮之禮自無所容留參雜於其間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三月不違仁所謂約我以禮皆指此而言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幾者動之微言其微動於意見卽能知之能克之也若待著見於聲色浸淫於尤悔而後徐爲之計非但措手不及卽果如其說亦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者耳何以爲不遠復何以爲知幾也哉來諭云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是也但所謂主者乃其體之固然而非我有以主之苟我有以主之程子所謂是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知直內則方外可知此正毫釐千里之辨所當精意以擇之者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正言心無存亡無出入無方所乃心體之玅如此非貴操而賤舍也此於視聽言動間一默而識之當自得矣

問陽明先生謂養德養身直是一事則知立命之學亦修性者所不遺也以致今之士大夫躭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二氏之學果能不滅且長生耶夫子曰仁者壽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此有中形外之實理非無徵不信之談也士大夫顧舍此而求彼何也又有取佛氏之定以澄心資老氏之息以止慮必欲將神明不測之體束縛之若牛羊然此于身果何補耶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機然則心果如何而操耶

來諭云躭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夫既空矣則不滅者何寄既虛矣則長生者何物蓋二氏原無此說而傳之者之謬也昔人云黃老悲世人貪着故以長生之說

漸次引之入道知黃老則知佛矣蓋佛因人之怖死也故以出離生死引之既聞道則知我本無死老因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久視引之既聞道則知我自長生初非以軀殼論也觀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亦可見已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此皆忻厭之妄情揣摩之億說而豈足爲知性者道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誠知性命則聲臭且無何壽夭之可言乎夭壽既無何貳之可言乎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聖人無死地故可以死也此謂之立命而豈區區徇生執有者倫哉雖然世人謂養生不可無物也故騁無益之求謂有身不可不愛也故營分表之事不知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身而身愈病耳然則聖人之盡性至命即謂之養生之要訣可也豈故遺其生哉

蒼友人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箇有且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脩玄玄脩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

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秖是直上去如

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以爲道然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夫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即名上達學而求達即

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遵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即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係任之說是否曰古德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

髮胡服而終日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戎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狄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

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作淳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

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遏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贓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

及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耳也

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譎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

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必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先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來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穀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絺綌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

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二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三

書

蒼耿學憲

久不聞動定懷企爲勞使來審起居佳勝爲慰濂洛關閩古方鄒魯今八閩先哲遺風必有存者得兄振鐸其間收效弘矣吾師弭節敝鄉時都人士日受益而不知今去之廿年士知向方鄉有美俗誰之力也弟嘗謂賢者之賢不若薦賢者之賢薦賢者之賢不如成賢者之賢始非虛語惟兄勉之

今先後作人之功一歸耿氏豈不勝哉弟年往志盡乃叨一第亦何足道然吾兄期望之厚亦不敢不求勉副百一也冗中檄忙作此尚圖嗣布不宣

與日照宗人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靖間飢疫相仍一門凋謝秖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此時童稚孤立不能遠省丘墓南北阻絕以至于今每一念之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寔吾父督教甚嚴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巍科清秩夢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積德我父母之教督非某一人力也登第以來竊念我賢宗遠在海隅實一氣而分恨初仕薄力未能相顧心寔愧之乃承我宗兄不遠數千里視我薊門感甚愧甚兒輩以九月初方到欲遣之一上先人丘壠少展積懷而勢有不能先令家僮代申此意府縣坊銀到日即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量周之俟後有力陸續

增置爲經久計鄙意亦漸爲歸老之地耳望裁酌見示餘情縷縷小僮自能口之不及一二

荅蔡崑石

蘭居丈至接手尺具感垂念之厚且聞進脩甚力本地風光日有下落浣慰如何古云爲道日損損有兩端損事障易損理障難也人性湛然本無一物不知者至多其意識以蔀之蔀去而性自若非能有增也昨一友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日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將柰何僕語之曰子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僕曰卽聖解是也丈謂此言如何南北書郵易通幸時時教我不盡

荅陳京兆

承不鄙以書尺寵之且佳刻種種如觸目琳瑯應接不暇何其盛也感慰感慰東南荒儉自昔所未有入春種蒔以時雨雪應候疲盱有更生之望矣非明公焦勞潛感天意未必轉歉爲豐易危以樂如此之速也金陵六代遺蹟班班可攷又　高皇帝之豐芑在焉江山文物若有司掌故皆孟堅平

子賦材也明公馮軾遊其間一抽豪而揚抶之豈獨三都二京不能擅美亦可以明昭代之懿垂示來茲矣明公儻亦有意乎使還裁書叙謝屬冗劇略無倫次統惟崇炤幸甚

答馬杞縣

頃再奉尺一拳拳唯學道是念世之巨公才士知及此者鮮矣何幸於桑梓之鄉得覩吾丈也着衣喫飯即本來面孔本未嘗迷亦不俟覓了此則眞詮吏牘何異何同丈云愚人忘已之頭別尋首領者已自道破其云云者無亦冀引未悟者而偕之大道耳劉布衣還草草布復布衣有蘊藉而時流不能得之牝牡驪黃外荷吾丈善調護之敢代爲謝諸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張兵部

京邸得奉色笑馳仰之懷若可暫慰而干旌復南指矣矯首莫雲可勝菀結醜虜跳梁國本未定言者棼棼頃幸升儲有期戎馬漸遁顧當事者拮据則已甚矣南中宦遊在圖畫間眞成吏隱幸時以

一觴一詠消之勿成當面錯過也家兄淺薄蒙庇得稍稍遷轉坐川塗相間未卽稱謝意極愧之惟垂亮幸甚餘不盡

與柯學臺

僕跧伏衡門日寡梯接癸酉秋明公首舉上京得其制義讀之如鳳采星華私心歎服因講聞明公之爲人尋知自循良爲執法蓋所至有錚錚聲焉客歲濫竽一第幸從薦紳大夫遊此奉顏承教之會也乃明公以督學載簡書而南矣跂望兗塵彌增延結頃家僮來知明公垂念眇末樹楔展禮綢繆備至且感且愧不自知所以堪之也東南士習刓敝歲以彌甚詭僻者猶異而罕覩其原凌跨者妒前而不顧其禮託籍冀進倩人飾靦者在所而是而又者利鮮恥之厠羽翼之非名世大賢執化標清倖竇杜絕巧僞之端靡能返也而適得明公非東南之厚幸乎僕爲弟子員時士蘩沿瞽襲羣蟻慕羶徒利祿識耳迨耿先生振鐸於茲士心霍然如醒得解乃知覺性之固存冥冥之可旦也而

非明公其疇能踵之蔣廷評行草草附言一鳴謝悃且感明公風義歸然而幸鄉人之首被之也不覺靦縷如此惟崇炤幸甚

答顧中丞

曩僕於管登之所習明公高誼知其倜儻扶義人也心竊嚮往之尋宏甫歸自滇雲問所游從則首舉以對知明公非獨才豪一世蓋有超超玄著之風焉計異日者世出世事業嶽峙淵深合爲一人者必明公也今明公之勒彝鼎銘旂常者果踔絕一時較兩公之言眞成左券矣蓋僕嘗歎相知之難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乃僕即未承謦欬之音于明公則敢謂知之者也顧不識眇末亦有當於明公否頃溫詞遠至所爲提奬者良厚知明公之知僕不啻僕之知明公也幸甚幸甚雖然士非相知之難相成之難也今時肩巨任重有明公等在非僕所敢知乃若研究眞乘直了大件於明公必有獨詣焉其何以津梁末學令不長迷也哉望之

望之使還直冗劇據案草草占謝不盡欲言未間
惟爲國自重

荅周中丞

昨舍弟傳敝郡奉有明臺公移欲爲寒門樹楔前
張簿書中已力控辭而巡院移文又至矣明臺冀
察獎淺薄風厲後學不自知其過厚如此顧不肖
無秋毫裨於里閈父老也而此役不無少煩之且
以非才塵上第循省之餘含愧方切敢更濫盛典
以益其不德耶吳中荒儉自昔所未有賴明臺拊
循安集之令幸稍寧貼而明臺之焦勞小民之委
瑣則已甚矣故不省尤不願以此爲明臺費也兒
輩相從京邸又書尺苦不盡意敬託舍親張上舍
特詣門墻道此拳切萬萬垂諒而俯從之幸甚感
甚蓋明臺所爲不朽於僕與僕之仰荅明臺政不
在此也情切詞直干冒尊嚴不任悚仄

荅張太學

使至領手書厚幣知犬馬之年尚厪齒記此情此
詎非淺薄所能堪也愧之愧之不佞潦倒偶竊一

弟顧欲以薄於鄉井故人實所不能乃丈至以爲僕譽則又過矣先君子嘗稱南國薦紳如周約翁王石翁諸公視同鄉情禮兼施人已兩得僕蓋慕之而未逮焉然不敢不勉自鞭策求副奬借之意也撫臺樹楔高門蓋酬賢勞之萬一雖丈不爲望報而主司表揚善類詎當如此書郵中即當道尊旨耳使還率此布謝餘懷百不及一尚圖嗣布

答沈座師

使至辱書幣之況發函伏讀不任浣慰至人出世之學非獨爲患苦而設顧能留意即一切世緣如空華在眼自不足挂之靈臺間矣吾師眞性恬愉本與道合緜此竿頭進步古人佳處知不難到也雅製以示一二識者靡不賞音蓋詩以興寄爲宗而世類求之才學間故去之彌遠此編出學者得指南矣辱諭爲序所不敢辭弟使者戒行甚迫不能待容脫稿即覓便奉寄未間惟尊生自厚以副瞻依

答石京兆

承手尺具審南都雨雪以時麥秋可望疲旰有更生之漸矣明臺勞來鎮靜殫竭心力宜其所致乃爾人心晏謐江山風物足助吟嘯計燕寢生香雅歌投壺日有餘樂何慰如之鄙薄辱在下風仰庇方切顧恐鋒車之召在旦晚間不能久爲豐鎬留耳使還草草覆晨風北指時示德音幸甚

答王福州

丈手書已領令弟至問知且澄任矣甚慰甚慰劉忠宣公靜官時恨不得親民力求補外以行丈意亦猶此耳第古之人不分靜喧爲二念世出世間爲兩條蓋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宮爲魔王侶況臨民實用朝施而夕被其澤者耶幸丈勉之夏經歷行草勒奉訊夏爲舊句容亦知向往者敢附具之不盡

答陳尚敬

榮轉屬忽劇未及展賀煩書尺遠至彌深感怍兵餉二事也而寔相通以長才遠識如足下有餘於此而顧不足於彼者乎頃黃侍御疏請儲樞筦之

臣一節謂必由兵曹而邊道由邊道而撫院由撫院而樞筦乃得綰練精熟而與嘗試湯爲者別鄙意甚然之當事者於足下蓋亦此意耳使還草草謝復諸不能百一統容嗣布不一

與史彰德

使旋曾以數行上復計徹覽矣頃杞人劉悟性不遠千里過訪今歸取道貴治令之晉謁悟性在留都時門下曾以大篇贈之年來以事母故何肉周妻一隨俗尚而學道之念無異疇昔門下返食之餘倘能梯進之俾盡吐胸臆以相証亦旅中一快事也夏木方陰起居多福唯倍加保練以幸斯民不次

荅陳乾室

憨山往雷陽曹溪非其地也作一書與天湖丈求其照拂計必能加意耳古之善知識多罹困阨道力彌堅憨山此往亦諸佛欲以萬里之行調伏之當不爲怨尤也晤間爲道意幸甚餘不盡

荅史觀察

都門瞻奉甚慰契濶頃拜教賜溫詞奬借溢於言表益非僕所敢當矣感愧感愧門下千載名家一旦乃有以睚眦之微薄骨肉之誼者有識自能辨之其奚能爲惟門下雅度一意兼容古所謂安于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者也如何使還草草占復幷謝諸容嗣布不盡

答馮司成

伏承教賜知門下再入成均秉教鐸矣以留都風物之嘉兼多士服習之素皆門下所樂就者聞之不任浣慰國庠衰涼昔賢所歎然得衰山甫而興得韓公而不落莫亦存乎其人耳門下即蹔憩賢關然所爲財成鼓舞必有聳然改觀易聽者都人士首先被之又僕之幸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倍加保練以副眷倚不宣

答喬給諫

昨舍親還領誥勑幷手書知勞神用多矣感甚感甚選司聞君具一書託見樸兄轉致之務求不誤正月題請爲妙西陲幸即蕩平倭患尚不可測然

此非所急也國是搖搖人心不美此國之大患顧不知收拾挽回之當自何處著手耳都門汨沒日思故鄉之遊歸來倏忽半歲其爲擾擾乃倍都門時人生欲求適意豈易得哉二月中準擬北發晤言不遠遣書不敢多及

奉許座師

奉違顏色幾易旬月矣既垂王喬舄竟之送又乏趙至山陽之駕師之遇弟子何其厚弟子之事師何薄也即大雅之度不加督過自覺無所比數於人理矣伏聞吾師得謝歸榮里舍揮金班荆道舊綠野香山之致儼然在望可勝浣慰竊念古大臣之去國者間嘗有之大都取辭榮激貪爲世名高已耳吾師和平惇大地負海涵平居坦夷不見涯涘至于大義所係不難危言悟　主計先國本而後其身憂在邊陲而忘其去大節凜然朝野與歎非獨門墻之士能言其盛而已其淺薄辱吾師知遇希文大科之薦鮑叔國士之知蓋侔兼焉古稱知已重於感恩言兩得之難也夙夜皇皇靡所

稱塞是懼惟種學績行冀異日鉛刀一割庶幾上不累知人之明而下可自脫於凡陋此某之所用爲報也而淺才下質自奮不前不知吾師何以策之附具不腆聊見區區諸生薄有問訊幷贈言一帙統希麾入嚴寒時進匕箸以副瞻依不任惓切

答顧中丞

辱手書幷大疏讀之不勝快豁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屢爲人言而大疏靡不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章可銷但人言呶呶衆而難犯假虛名以察之至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益棼棼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然文中子不云乎安身者所以安天下也惟酌彼已之中處之取無僨謀無召鬧足矣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強飯自愛

與姚鳳麓

客歲還故棲辱雅眷深至感慰不可言頃却埽杪觀當復深入圓明盡蠲法縛此非百刼千生種有

夙根何能一旦臻此僕大事未明乃汨沒風塵莫自解脫回憶蒼崖燕磯之上把臂論心歡言酌酒可復得哉言之太息南都風雅坐檢括乏人日就散佚得門下彙稡成編遂令一方文獻有徵非獨豔稱秣林而已倘未入刻幸寄示蒙本僕願爲門下傳焉諸惟爲道自重

荅張準齋

自南都一望顏色馳仰不忘顧未以片言奉候自明其耿耿也使至辱手尺拳拳所以垂念者甚厚且獎借踰溢彌增愧感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主上高拱深嚴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宦豎輩耳倘少能啓發令知所嚮往即涓埃之念可藉手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昨稍葺成書編摹未就得大疏讀之知有貂璫史鑑上獻甚矣門下之得我心也以此甚思一見其書而不得承瑤函遠至且展且讀何快如之僕已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得來刻即可就此敷衍不必更摭討矣大學說獨抒胸臆足破

支離之敝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若時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臺

敝縣日照者濱海陋地也曩苦凶歲民半流亡遺田久荒不治顧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張令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烟日湊令海方小邑更覩庶矣之俗眞良師帥力也第此業名之官莊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難勝即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載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

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面罄托敝同年喬君轉致未知徹聰聽否風便附此申告干冒清嚴臨楮悚仄

答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獎借踰溢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

殊總之雅淳清玅不詭於正爲之歎服蓋文敝久矣後生小子未暇窺經晰理輒取古文奇字鱗次爲文因之取上第者纍纍而是當事者至奉　詔條三令五申之不能止也門下歲比既以此殿最之而又明示之鵠如此士習其有瘳乎昔歐陽子痛排軋茁之陋時得士如曾蘇而物論譁然未能遽服蓋久之而慶曆之文追還古始誰之力也惟門下堅持之而已夜氣二字孟子發千古之所未發此眞前人所云言人所開也門下於此提撕可謂得其肯綮蓋知此卽爲知存此卽爲致非有二理所從言之異耳僕性寡昧卽師友漸摩最深且久而欲策高足一涉道津未之能焉門下其不鄙而教之至望未間惟爲斯文自重不宣

答方伯雨

一別未能嗣音乃此心無日不東南馳也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

古人所以貴知味也幸吾子勉之見泉丈事鄙心自切顧當事雅未相聞俟另圖之以報草草不盡

與李學憲

門下曩弭節舊都時自朋游講聞高誼雖未能摳趨請益而心嚮往之非一日矣迨門下以文章主盟區宇聲實蹺然邇遐傾注蓋昔而郎潛今也豹變大丈夫得時而駕其風華照曜彪炳卓越如此乃僕得與編氓齒于部內顧不敢以竿牘一道其區區瞻跂謂何頃兒輩就試冀收之棄能以方浚渤之儲此本懷也詎意門下嘉奬而優錄之題評鄭重踰濫涯分感怍交幷言曷以喻竊念凡乘在塗孫陽一盼即聲價爲增而責之過都歷塊未之能也異日者恐鞭箠不前以竟爲知人之累則僕懼彌大耳門下何以終教之晨風東指聊繫片言一鳴謝悃未間惟爲斯文自厚以副馳仰不宣

答李戶部

丈克已奉公盡心職業乃詡議橫生紛紛不已其故由丈所言縉紳及子弟親戚冀優免而不得也

怨尤既深不論虛實肆爲誣詆聽者不察羣然和之誰復覈其眞哉昨一二知厚皆欲僕作書奉勸稍稍從寬而手教適至甚幸聞丈涖事半年所入已大溢額外倘滿歲于常額倍而又蓰不止也如此則在前者既暴其非處後者亦難爲繼寮友之中不勝其憾矣況自今又以丈所入爲正課有不檢者於正課之外復營私橐則貽害商民無已時也此非丈本心顧勢有必至謂非作俑于丈不可矣往者勿論自是更願一意弛以便民蓋國初原無鈔關後之增設不得已而濟匱非其正也往楊止菴公在滸墅半歲以後正課既盈恣商往來不復榷稅一時頌聲滿于吳中此僕所親見也幸丈法之僕非敢隨俗悠悠以議賢者亦論其理如是耳唯照察不盡

答鄧孺孝

承示易詮知足下之留意此道何其至也所纂校前加密弟以鄙意還從古本爲當易自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爻詞

連屬難附卦爻者乃仍其舊遂至破碎支離不成文理使後世不復見古文者二人之過也足下堅持往見而無與俗同幸甚周易義海僕有之即凡例中所謂房氏書也向爲人取去未還純甫易億留於家唯石澗易說二冊附往近以史事得盡窺石渠之藏知宋人經解甚多恨無力傳寫爲足下助也宣聖蓋晚而學易此書之作欲傳無窮不妨從容數歲而出貴於不可易耳序引決不敢辭俟獻歲脫稿另上草草復不盡

與陳晦伯

不佞結髮時從事鉛槧即聞明公盛名博聞好古者也頃與二三同志論列海內文學之士靡不以明公爲稱首每讀所撰著竊有以得於心夫其文理貫綜叙致雅暢經疑證隱語類摻奇收百代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頓挫萬彙囊括九圍非曠代之通材孰與於此不佞注望結心良非一日而幸相如之同時阻魏昭之自近川塗緜邈我勞如何頃被璽書肇脩國史乃人與世寒材不任稱竊自

愧之昔晉資秘本於張華梁定官書於任昉古今學士以爲美談惟門下識洞雞碑學兼牛乘方之前哲未足多讓諸所收藏采葺有涉國典朝章人材世故者能悉傾囷教之否司李程君僕之親友也輒以鄙懷託之代請倘蒙惠然許錄其副將一一代鉅典寔有裨焉非獨不佞藉以擊蒙愈疾而已惟門下其圖之

答光太康

以丈爲人猶不爲世所容甚矣涉世之難也顧丈不唯不以爲尤而以自進其學譬之根荄着地甬露霜雪靡非成我之資耳程子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何幸於吾丈見之別論三間宇丈雖不言其聲如雷矣龍江者猶欲着語則揣摩虛空者耳如何如何使還附復幷謝餘惟爲道自愛

答張侍御

都門一再披接雖未罄款談而高雅幸略闚其一斑矣使至辱損誨函所以開示之良厚讀之不任感慰國家九邊皆屬重地而宣雲密邇畿輔尤稱

要害自虜款以來或闌入樵居驅之不能留之不可識者抱辛有之歎乃當事者往往奉法循理取嘗目前自非度外之士靡能消來釁收長策也門下才名燁燁一時　聖明軫念時藉特假節鉞澄清之計輸軒所至必有竦然改觀易聽者瞻矚風猶可勝歎仰使還草勒布謝冗次不能百一統惟垂亮不宣

答傅太史

一別忽易歲時蹉日懷高雅未能以竿牘一訊近況耿耿如何承損良書知種學績行日有勝進勝浣慰吾儕未第多爲博士業所困及脫此累則世務嬰懷難復厝意所謂時過而學自古難之如弟輩是已丈以紗齡穎出殫精學殖以需大受其疇能踰之先輩如鄭端簡黃宮詹皆留意國朝典制語有用之學者必歸之其視閒汎詩文眞土苴耳世顧多務華而去實則識不足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草勒附復晨風北指時惠教言爲望餘不盡

答張太學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坊事雖托張簿辭之還煩吾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僕雖不肖然不能益於鄉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當者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者二也古人不朽自有所在僕能勉強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美敢徒以建造頻煩民力此不敢當者三也幸以此力言之縱工作已興必求罷免爲望吾丈織造事近復何如相見間亦不妨自言蓋無損公家也

小補生事亦明達所可從也餘小价能口之不具

陳

答馬肥城

自附世講以來未皇沃聞雅教第得大製讀之閎偉踔絕知其抜足風塵之表非世人也肥城爲齊巖邑風土雄奇而丈以儒雅飾吏治風裁峻整頻令廩廩德讓還於舊觀何盛如之鈴齋吏合旨務蝟集即廣度淹通拮据無暇乃辱存錄之厚拊慰三復區區愧謝非言可喻未間惟爲民自厚以副

遠想不宣

答周京兆

頃因開館晨入暮歸無寸晷之暇尚未能專啓奉謝兒輩北征更辱明公津遣之尤心感也留京亢旱異常屢明公焦勞厝置至請移工曹當入者賑之可謂曲盡心力矣晤主者喬君謂明公在臺時建白力以那移爲不可今覩此疏甚有難色言之再三始從其半則僕之緜薄不能爲桑梓出力以分明公之憂可恨也事可權宜處分不俟上請者

在明公自有刼裁又非此一節可限耳使還撥忙修復稍暇容專布不盡

與王江浦

一別因循未皇占訊頃小僮至自秣陵傳門下曲賜存問且辱臨先塋以生芻奠焉父老生悲松楸色古以式閭表墓爲政之美談蓋非名賢莫副異典而以加之寒陋之衰門誠不知所以堪之也弟匏繫遠方日虞樵牧不禁爲丘隴憂嗣是寵靈所被人自知戢豈　弟之戴德將先大父而下寔

拜明賜敢肅啓命　尊生專詣門屏一鳴謝悃兒輩疎鹵未閑禮節更望有以教督之幸甚餘惟爲民自重以前徵拜不宣

答陳兵憲

相別歲餘無能以片言奉訊愧愧東夷跳梁海外於中國未以一矢相加遺也而渡遼之師守邊之卒自爲紛紛如此不知倭于西北決難以騁蓋馬步相懸水土不習外有風濤之阻內無接濟之人故三百年以來閩廣浙直時中其禍而一詣遼東尺箠不返此可以覩矣今兩都警備費已不貲然倭固不至至亦無益於用也民貧財殫不自愛惜一旦有急何以待之頃風波生於朝堂干戈繫於脣舄家騁其私人思爲政僕以謂可憂者不在夷虜耳自惟疎直寡諸隱憂徒切思卷而懷之未知所出也足下何以教之諸不盡

答俞户部

客歲過清源辱雅眷拳切感慰不可言賤眷舟行又蒙照拂之厚其不敢受僭則一路皆然不知通

家骨肉之愛不可例拘也言之但有感悚閱邸報即知狂生事蓋無恥者利輩敢於犯分處處有之今石楊二公皆洞燭其事聞昨大察時力爲丈分明之又復何慮弟初入京同年兄弟尚有六七人今遂至無一人聚散不常如此回憶舊游可勝惆悵惟丈早至期以晤言消之耳冗劇不盡惟垂亮

答許中丞

頃拜書尺幷大學述一編發函展讀如聞謦欬感慰可知格物之說梦梦久矣性本無物惟澄然廓清而不以忿懥好樂憂患敖惰溷之則德明而至善可止修齊治平一齊可了蓋聖賢之學得其一萬事畢非如後儒之支離零星補綴得此而失彼之比也門下頃爲國家肩巨任重令八閩喁喁嚮治無一窮檐蔀屋不耀於光明不佞方執此以觀格物之實焉又不獨以楮筆發明經傳之奧而已承諭倡明聯屬甚愧未逮然不敢不勉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宣

答方僉憲

晤中丞公即達尊札曾揭二君當可望也黔國事李意甚不謂然蓋此地本其先人力戰所得　聖祖即藉以彈壓其衆二百餘年羈縻夷漢皆其力也書生無識日思侵削之尋至沐氏輕人心解向之爭體面者盡掉臂去然如國事何往者二司欲自尊盡改其數百年體勢建今郡縣皆已而凌之此何理也聞向日土官應襲者皆教養於沐氏異時承襲自有脅指相使之勢恩威兼攝卅　沙機也而撫臣必欲散遣之今已不可復矣此輩　識非

爲國深謀於滇中可語者幸以告之然此非獨李意也餘不盡

與魯菴

一別不覺三易歲朔日月如流未能一脩法席之問愧罪不可言鄙薄繫戀浮名久而未舍頃獲一弟回憶脩業廿年在上刹者強半中間調護備至有骨肉所不能及者僕方爲時疎棄而師雅眷有加無替乃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恨緣力未能爲報耳小价南還特令一候起居餘懷種種未能悉

布未間惟爲法自重

答張叔廣

承損手書拳拳啓函伏讀可勝感慰丈文學治行卓然一時顧人情不美好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聞者不察輕相附和何其甚也幸丈安意以處之蓋緩之公心自出激之翻以爲憨往往而然不獨一事也世路險巇孟門太行豈云其比乃器識如丈秖足爲砥厲資耳草草附復不盡

與夏雲峰

嚴寒伏惟起居無恙往辱左顧匆遽中輒爾分襟念之悵然足下以醇茂之德樹吾道金湯卽古人復生自當心服留都多士如林顧以雅言矩步相高知有向上一着者十鮮一二得長者儼然臨之暮氣之惰煥然一新何幸後生輩見此偉人也足下春秋日盛所學惟減損爲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幸念之屬匆匆繫不能方舟報謁遣小僮一布區區願言自愛

答殷玄洲

承手尺知垂念甚厚感切感切　主上軫念畿服破格從京兆公之請僕少慫慂於其間遽敢貪天功爲已力耶言之含愧邸報中論東南旱荒者無虛日不知近作何狀自賤眷抵都門食指甚繁頗難爲力因思故鄉親友必有倍蓰此者念之甚難爲懷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惟亮之

與王方翁

小价回得翁春秋二書伏讀累日不任歎服近日士習務華鮮實高者剽掠詞人涕唾以相矜嚴不

復知有經學矣史稱徐偉長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思闡弘大義敷散道教時人美麗之文都廢不作翁之用意豈異此也諸大撰即宜流行僻後生知此一脉何盛如之聞荆川先生言元人經解佳者甚多鄴架有所收藏幷一切書目望見示但欲知其名目卷數不必見書也冗次草草諸容嗣布不盡

答陳侍御

承委撰次尊甫志銘屬冗劇無暇追琢其辭以闡

揚盛美之百一顧有子如公紓未究之用樹無窮之烈自有實際不在區區文字間也知仲春已襄大事宿草幾青矣雖大孝之慕終身不廢而順變節哀禮則有經唯若時保練以慰存殁幸甚使還草勒占復東瞻海岱曷勝依依

答繆別駕

都門極承雅教雖淺薄未即領會而窺足下微旨若惟恐僕不與聞者何愛我厚也一別未能嗣音方切馳遡荷書況遠及感慰可知南北風氣雖時不相習然稍久自安之矣幸勿爲他念古之高眞旌陽勾漏輩多涉仕塗豈以爲華顧假以積功累行耳足下其謂之何使還草草謝復兒輩南還來書即轉致之容脩謝不盡

答江永寧

承教尺下逮深感相念永寧雖小邑而雜漢夷包邊腹經濟之大政具焉顧其要不在兵食在人心而已近世不肯加意民瘼至歐中國而夷之如板升之類皆是也夷雖豺狼非華人嚮導接濟未有

能入者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爲夷狄用乎漢沿邊不設將領但倚辦於守令而足然安邊禦夷之大本盡於丈拊循休息之一言矣惟勉之草草謝復相去不遠因風時惠德音不盡

與張叔廣

昨承手書遠及甚荷拳拳子喬遠訪有千里命駕之風退食之餘與之輕裘緩帶歷扣泉石旅中一快也弟錄錄京塵自覺可厭故山時入夢寐又未能即遂奈何新刻一部附往所冀厚自持以須新拜不盡

答錢太學

令親張君至拜書感慰不可言國史肇脩爲方今一大事顧今寡陋如僕者濫竽其間非其任矣承見諭種種皆大有關涉即以告之總裁公蒐討收入外有載籍可資采擇者更望一二見示鄭端簡公最名通今其家國朝典故之書必多丈一爲轉問其目僕自托人就其家傳寫之聞雲村先生有

革朝志十卷乞轉借一抄至望作者苦心本欲傳信收入國史亦自其所樂也如何

答周翰檢

一別無緜更望顏色馳懷可知手尺遠至拳拳以學問爲急令人歎服第所言參求者以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也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即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孟子言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蓋人生種種不離倫物二字於此種種中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然欛柄在我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能明察傍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眞僞聖凡之路實判於此不可不慎也按院疏一到第即言於秩宗云舊無此例蓋會典條例中已說定士大夫之家不得槩行旌表此亦無可柰何然此疏收入正史自垂不朽其爲旌更大矣草草附此時事日新第求去而未即得也柰何諸惟爲道自愛

答劉翰編

一別忽忽再易寒暑矣丈雅欲以數年林居爲奉親學道計書來果爾丈夙懷得矣如同心日遠何丈天賦高朗稍加仰鑽汗寤殊易大件明了却以其餘力游意朝章國典以需異日隙陰奔馬理無返轡蓋弟自苦後時乃不惜拳拳耳夏初甫入都經歲間往來如織南中日苦應接無寸晷暇又無一片靜地可稍自憩因勉強以前然甚非本懷也金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復不容則有投劾去耳同館兄弟得一二人爲時宣力即足爲慰始不必已出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艸勒附謝冗劇不能百一知能得之言意外也未間惟強飯自愛

答金生

得手書知近履佳勝殊慰懸懸奉親之餘得壹意讀書不獨可恢遠業而精神專固即具攝生之理惟無迂其言而見聽焉幸甚僕歸杜門謝客日以墳籍自娛差不落莫獨婚嫁逼人未易撥遣然只得量力爲之所謂水到渠成亦難逆慮也使還草

草謝復諸惟原亮不備

答王方翁

罪戾之餘未能上訊起居顧辱手書拳拳所爲開諭之良厚某卽懦夫能無感省門下者頤之年不廢著作乃言非衛道不發於筆端韓子所稱其書滿家又不足云矣惟以墨本見示俾小子一錄其副將開蒙愈疾重有賴焉望之望之初歸應酬梵刹尚阻參承溽暑將屆伏冀倍加崇護以慰瞻依幸甚

答李子大

子野至得手書亹亹且詢知近履平善爲慰書辭多孌悒語當屬一時情境使然顧闕陷世界安能圓滿如意儻因此自增一重迷網則生平學力都無用處矣光陰如隙駒安得獨持慧劍不知剸裁也無緣言面往此以當一笑

與郭和州

頃負疴屏居卽相望伊邇無從接奉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歲杪至以教賜先之感悚

之懷詎可云喻和爲　聖祖開天之地天門華陽擅名南服門下以豈弟君子蒞之政成人懷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酹江月何遜古人僕即不獲陪後車之遊而沾溉餘波敢忘所自家僮北征代申起居之問未間伏惟厚自持以需簡名不宣

答李戶部

客歲得手教遠及甚荷丈之操持與材力始目所鮮覩而猶然挂於計典雖高識曠度不以爲介而有人才之責者有餘愧矣若僕以淺薄塵黜清班

責望四至得此固宜又不敢藉口於丈以自解也頃嚴居川觀差足送日但相去之遠無緣時聞老先生動定日切耿耿前歲以小啓托趙令君轉達亦不知曾徹覽否去人立索報書不能專啓因寢門問膳之餘一道區區幸甚諸不盡

答張任宇

丈敭歷數載乃有此轉然穩步康莊何論暮彼求速化而躓者欲巧而得拙者也第事本末付之公論丈入朝自當得之歸途非印石宇肩二丈之

力寸步莫致顧通書貴人非弟之事矣丈暇間爲弟一謝之諸不能悉統惟垂照

答江中丞

僕之於明公也嚮往不薄乃明公之讀禮也不能以一言唁而成功也又不能以一言賀蓋病廢以來一切謝絕不可於人理比數矣明公猶損手札諄諄教之誠不知其何以堪也國朝文儒鬱有武功者莫盛於陽明先生其奉命處分岑猛也而因以成斷藤八寨之績談者偉之明公與陽明先生同浙產奉命以定播而因以平負固之洞蠻又適與之同蓋世有一番擾攘必生一異才以定之惟材生世世必需材自古記之矣陽明當日雖得封拜讒忌紛紛久而後定明公賞不酬勞公論爲鬱然尺蠖之屈正以爲雲蒸龍變之地而不足爲介然也僕迂直信書以爲介在下寮而講讀納忠亦自其分不意以此賈罪於當路雖知者或諒僕之無他而亦可以觀拙者之效矣尚能奉明公之驅策而欲少有立於時也邪伏讀獎借之詞但有感

愧使還草草附復幷謝誨函之辱諸惟厚自攝以副倚毗不宣

答朱孝廉

辱專使以教尺存之書中獎飾甚至深愧不敢當僕雅自檢押內省無他過端秖以虛名過實爲同事所不喜頃歸故栖盡謝賓客開學圃亭於隙地灌園自給庶幾可免矣而足下猶然稱許之不置非所欲聞也時事棼棼爲聖哲所馳騖不足之日而以泄泄當之可爲太息冀公等他日自能任之僕復何言草草謝復諸惟力學以就遠業不備

答劉孝甫

歲月冉冉方自含愧荷足下記注以教賜寵之彌增感悚尊體何以不佳吾人四十以來便當倍加保嗇萬事以身爲本不可不慎重也草草附此謝諸容專候不一

答吳太史

丈位望方著當羽儀中朝令弟輩安林藪之游而乃蹔爲歸計何邪雙樓賦文藻渤發足令山川生

氣丈之學力川至雲增卽此可卜曷勝歎服弟歸雖苦貧乏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自此于己分稍有得力處非　上何以成之含戴　主恩至於沒齒而已淮海集幷領諸不盡

答鄒爾瞻

讀兄手述尊嫂狀爲之悽惻弟學道數十年未出見解窠臼憤然思一切抹撥以冀所謂歸根復命者坐此應酬之作久爲謝去然兄所委則不敢辭蓋欲以明　主上之寬仁而發忠臣心事之一二非應酬比也但不知可吾兄意否來況敬拜白沙先生手翰賜幣附壁諸惟亮在不一

答樂禮部

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爲要衙門一切條例既能洞曉臨事斟酌行之滑胥自無所措其手矣此外治經第一詩文次之僕少日觀易只是求之語言文字間殊爲憒憒頃潛心玩味乃知眞爲禔身涉世之妙道始無一字虛設者甚恨學之晚也疏解所見甚多吳草廬纂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

象旨決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看足下以文名家自其能事若游意經史當更爲有本之學子美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有志者政不欲擅場於時流也草草附復知不罪餘惟以時自重不一

答高別駕

承手尺知從玉山之任免郤過家一番勞費甚善別乘爲郡佐無地方專責惟善處僚友爲要然以足下謹敕而謙抑自不待丁寧也金華宋元間多名儒敝鄉趙公爲郡時刻有正學編具載其人今其遺風尚有存否金仁山名履祥者著作甚多幸覓其書見寄至望衣葛花木幷領惠使還附謝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遠至具悉近況感慰無量吾輩名有學力者其所得不出情量中事自非咽喉下刀無究竟處顧未知懸崖撒手政在何日耳齒髮半凋歲月不待讀來教彌增愴然先公集序已爲取得寄上

使還草草附復幷謝誨函之辱諸惟爲道自愛

與劉司空

國家漕爲甚重亦爲甚難門下當黃河改流之日獨能不動聲色而成功宴然僕謂兩語庶幾近之以門下洞達而能盡下覈實而人不能欺故耳推檢一事尤爲膾炙人口比部戴君徵僕文以賀非謂僕之能言以僕能不爲虛言也如何如何諸惟爲國自重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益稔進脩之力昔劉歆參道專至感神人語之云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不能破死生縱極玄奧皆分外事也老丈於此事白首一節可謂精猛矣而顧云云特言此以誘教弟耳然不敢不共相勉也草草附復幷謝伏暑尚驕萬惟自愛

答丁以舒

頃聞足下文雅好事秀出一時而莫緜贍奉辱損手書幷雅況種種對之感怍尺牘在諸體爲小而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間文義錯綜如圍扇短

屏居然有萬里之勢眞李營丘筆也以足下之材美自可到古人佳處僕老嬾病廢秖有健羨而已使還草草附謝諸容嗣布不盡

與李儀部

薊門一再披奉然梧竹之姿一交臂而失未能相款曲也僕樸遬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爲行已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吝疾於同曹而木彊屨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塲之役爲　主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

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即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鷰紳中乃絕無一相曇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脣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氷山既頹戎首尚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詆僕楊僕之同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莞之間而他何鄙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

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　主上論思侍從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寃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藉末議而關其口僕即沒齒林壑亦復何憾相去甚遠未由聞問莊生純夫之便卒卒附言略明下悃空言非以爲報不盡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論語於書禮不數數獨詩至十二舉而不以爲煩豈非可與言者之難哉當時學詩者惟子貢子夏爲聖人所深取二子之言詩以世儒觀之如收經而引其足也不知書禮意盡於言而詩不盡於言二子於其虛圓微妙不可控搏者而以意逆之明乎非世儒所可幾

矣夫詩有實有虛虛者其宗趣也而以穿鑿實之實者其名物也而以孤陋虛之欲通經學古以遊聖人之樊豈可得哉詩自毛鄭上下其凡六家半軼不傳今立於學宮者其解詩皆解他書之法也既非風人之趣若夫草木鳥獸諸名物之類非援據不明非參伍不覈顧往往置而不言則比興之義微矣陸璣作疏良有意於此鄭樵氏以支離目之迨自爲昆蟲草木略也謂以儒生而識田野之物農圃而兼詩書之理可無餘憾矣然僅僅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語焉而不詳亦奚取焉海虞馮君復京童習是經久而有得取疏略而廣之綴集昔聞參以新義自鳥獸草木而外如象緯堪輿居食被服音樂兵戎名見於經者種種具焉足以補陸鄭之遺而起其廢疾至詩人之意則存而不論俟讀者虛心而自得之此於孔門之言詩不庶幾近之也哉近世竺乾之學其徒有教有宗教可以義詮而宗不可語解竊謂詩之可悟而不可傳也蓋與宗門同風然則君之此編其可釋者釋之

學者所知也不可釋者闕之學者所未易知也

毛詩古音攷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

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鉏鉏蕭疎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旣以解或者爰次其語於簡端俾世得君爲人之大略云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于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于數世之後而幾隱于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以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縭聯迴環啾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于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

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余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于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螯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宗儒語略序

南皐鄒子還廬陵郡多士往稟學焉南皐子討論之暇采先儒語之發明心要者彙次成編名曰宗儒語略余讀之未嘗不歎也夫學必有宗如射之的也儀的在前持弓以赴之蔑不中者不知其的將貿貿然用力彌勤而命中彌遠的者何

吾之初心是已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手任行不以足探物此豈待於外索哉譬之魚鳥至渺小耳而飛雲泳川不借之人力何者道自足也不知其足猥以見聞智故益之矜飾於仁義而雕繢其毛彩苟以譁衆市聲可也何道之與有傳曰言有宗事有君故知心爲君則矜綴脩爲妄自外襲者皆臣妾也知見心爲宗則擬議識知多而迷始者皆支裔也古之明此者不少矣而六先生爲尤著能繇此而學之思過半矣或曰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學之爲余曰不然木有火而不鑽則不然地有水而不浚則不達六先生之言相人以鑽之浚之者也而非能奉水火以益人者也書若干卷余小子題其卷首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君子之學知性而已性無不備知其性而率之以動斯仁義出焉仁義者性有之而非其所有也性之不知而取古人之陳跡依倣形似以炫世俗之耳目顧其於性則已離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者性之所之無入不得而行仁義者以己合彼即劬勞刻畫巧爲之摹而畔援欣羨之私已不勝其憧憧矣此繇於倫物之明察與否而明與察則余之所謂知性也孔氏之教以是爲儀的而當時之徒已不能盡出於一蓋聞道者不時有而抱咫尺之義亦庶幾可以寡過如是而已漢唐宋以來學術有明若晦而莫盛於　國朝河東薛先生寔始倡之雖學主復性而孤倡於久晦之餘其說猶鬱而未

暢至白沙陽明兩先生橫發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弗可尚已不察者猶病其言靜也鄰於寂言知也疑於偏則未深考於孔孟之學故也孔廟從祀之議累代不決　今上始采公卿之說斷然以薛陳王三先生入祀而敬齋胡先生亦獲與焉豈有感於知德之難而取其剔行亦足爲俗學之鍼砭也歟學者誠知性矣不患無行誼而知之未徹或至爲無忌憚之中庸此又司世教者之慮也祝君介卿學以新建爲鵠然謂二先

生語不可以弗廢幷錄其要以示學者而屬余序之嗟乎學者誠得學之宗則四先生之言皆問津孔門者之先鞭也而胡能低昂之軼以是爲復不知亦有當於介卿否也

刻傳習錄序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爲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沒傳者浸失其眞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押不脩或以良知爲

未盡而言寂言脩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爲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於今之學者爲異爲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徵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於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楊侯爲冀州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於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今先生之道大光於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京學志序

高皇帝定鼎金陵投戈講秩首重教事方以吳紀歲簡名名儒許存仁爲京學教授　御極之明年即以興學詔天下庠序彬彬達於四海而實自金陵始也由洪武而來甫三百歲儒風士行日以浸盛毘陵張君履正典教是邦謂金陵建首善爲天下始　王言國典爲世法程而闕焉不載後則何觀乃授簡諸生俾爲之志發凡起例蓋有端矣而以遷秩去何君琪枝張君禮化至相與繼圖之而

志始成屬余稍稍刪潤之以傳余聞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蓋郡邑之有學羣子弟學道與秩於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所自故有釋奠釋菜之禮以著其不忘唐宋之世廟事孔子而無學則不知所以事先師者爲何說而其失遠矣慶曆始詔舉之而士不滿三百不得立學亦未能盡達於天下然則由今之道而不失古之所爲惟　昭代爲然多士試講於此編憲章　謨訓雍容詩禮瞻　廟堂而駿奔俎豆之事備課士業而圖書射飲之用

悉非肆不居非典不敦卽節文度數未蠹如古法而行可興也況其如　昭代之懿者哉蓄老莊以聖智禮樂爲滑性命攖人心之具彼誠冤學者離性畔道而文之無以爲也若舜在深山之中木石鹿豕之與俱亦豈有詩書方策之觀簠簋鍾鼓之飾哉然舜得其與野人同者以爲聖而士嫻習禮文被服儒雅或不免爲老莊之所詆此可以知學已夫學不能知性非學也知性矣而不能遍死生外禍福以成天下之務非知性也記言金陵俗毅

且美士清以邁重廉恥而薄榮進任質直而絕淨巧今土風良然學者能因其有相與學而明之賢者趙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亦勉焉以從上之教化庶不虛師友相成之意而無媿於都人士也已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敢誦以爲多士勸

忠節錄序

嘗汝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　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

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蒐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屬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聒之而拜

屬爲序余竊惟　高皇帝剪除兇孽鴻業未固必得　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　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　文皇帝始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

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寔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寖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訛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即幸迹於指視寧無怍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古之舍生取義殁爲明神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公最著公廟祀遍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庀飭而在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脩矣而今大京兆趙公最著京兆公與公同郡人少即嚴事公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

用意甚勤頃澄金陵一見余出此本令相參校而
幷屬爲序余固辭弗獲乃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
爲八卷已定可繕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
不幸而出於其時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公獨能識
帝胄於草茅之中委身事之顚跌撼頓如水之崎
嶇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
曹操以鬼蜮之姦不知禮義爲何物亦信公大節
有凜然不可奪者權與公爲仇雖智能害公而於
其劭不難以矣禮壑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

兩人之心而折其氣不能也嘗竊謂公之一劾稍
明大義者或可勉爲至於自始至終不以劾生利
害爲秋毫顧慮則公蓋篤於道者而史臣但稱公
以萬人敵爲國虎臣淺之乎知公矣公少出入兵
間雖嗜左氏春秋略皆上口其得從容學問當亦
無幾而乃能挺特自信動軌於義豈其勇烈忠奮
出於性而然歟抑亦聞而能踐其專壹詆世儒耳
學顧有獨至者歟公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
之內日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

信義也公之斷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校公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爲世忠臣況如公者其皎然與白日爭光復何疑哉公之赫赫不繫志之有亡蓋人之嚮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公祠而識其面目無不勃勃感動況讀是編而詳公之本末與世所以尊事之者卽姦衺娼嫉之夫有不蹴然泚顙而易慮吾不信也夫世知慕公者衆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嚴而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眞也者至以爲談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夫天下唯兵爲喜強而猶然以柔詘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于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

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滅有以趨無者也其名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夫苟物之各歸其根也雖芸芸幷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言有即無誠知有之即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

即爲與事舉不足以礙之斯又何棄絕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談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數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旣久浸以成痾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歎曰鄉也未嘗不非意

識而或思離識以求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眞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談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了無朕兆而余亦幾爲無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以訊余余以近見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閱之凡六十有餘家富哉言乎其中畔道離經之論雖往往有之而合者不少矣吟言廻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書列子又以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盡已出也況余之于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但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符未就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序之藏于家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列御寇

楊朱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爲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闕尹子雖高嬰兒蕊女等語晰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眞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莊子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于世者唯莊子耳余旣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爲此書名之曰莊子翼老之

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諮諮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者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孔孟之有於焉取其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云孔孟旣丁

寧之矣而吾復取而贅之則何爲乎此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固孔孟之言也今弟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玅徼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不知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嘵嘵然同異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聖人制器尚象厥義深遠後世寖以不存鼎盤量銘間見于經而手不拊敦彝之器目不存盨簋之書抑已久矣漢宣帝扶風鼎寶憲仲山甫鼎徐之遴荆楚諸古器斑斑史笈中世未甚寶之唐初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乃有墨本猶未見圖鍾鼎款識於錄者宋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以爲書呂大臨考古圖出焉劉原甫歐陽永叔李公麟各爲傳錄以至晏惠開趙明誠董逌黃伯思翟耆年王俅薛尚功紛紛論述而莫備于博古圖蓋宣和間盡人主之力極其蒐討窮山古塚破掘

始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殊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經傳求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鑒味其議論以爲一時之盛然弟爲玩物喪志之資而于古制器尚象者未嘗過而問焉未幾尚方所儲歷代重器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無形而器有象如犧尊之重遲蜼敦之智辨黃目之清明山罍之鎮靜壺尊著尊之質樸使人指掌而意悟目擊而道存

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柱爵懲濫饕餮戒貪山觚防湎觸事著警凡以成德而礪行抑其次也原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誼系靡不有資猶爲末務乃上不能契道下不以飭德而持爲耳目之玩則宣和君臣之失也適足爲戒而已二圖流播既久臨移失眞新安吳弘甫氏重刻之以古玉圖附焉而屬余爲序余閔世之不原本始而弟以玩物爲也輒述所聞以遺之

上元縣志序

上元古金陵自諸葛武侯稱爲天府之國孫吳寔始都焉六朝嗣起文物勃興而規摹建立未離偏霸至我　太祖高皇帝藉江左之力奄甸六合定鼎於斯雖一再世徙都北平而二京並建與豐鎬爭烈非復六朝之舊矣顧其因革盛衰之際載於典冊者自南徐州記丹陽記以下若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各有所明入　國朝陳太史魯南撰南畿志金陵世紀陳中丞宗之撰金陵人物志於邑

未有專述萬曆壬辰邑侯程公三省謂神州赤縣文獻甲天下而志獨闕如無以備攷覽存法誡也乃屬鄉先生李公登文學盛君敏耕陳君桂林攬衆說摭遺事芟繁取要而成此書若夫地理文學祠祀食貨兵衛與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佚儒林文苑靡不備載而列女方伎若事之不可吐棄者咸附焉總之爲若干卷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程侯將刻而傳之以余爲都人與聞其事請叙於首簡余以謂先

王之政辨疆域程土方稽俗尚慎封守靡匪以適治而已顧興敗之繇其來以漸苟非早見而力挽之則莫之能救若是書所載其龜鏡也何者觀其戶口則由登而耗賦役則由省而繁財費則由縮而贏吏治則由良而窳人才則由實而虛物力則由富而貧民俗則由醇而薄降本流末何莫不然斯非爲人牧所宜加意邪宋元祐間伯淳先生爲邑簿如國史所紀稅均訟簡與夫脯龍池之神物折道傍之黏竿事甚微淺乃邑之人瞿然顧化俎豆至今以余所覩記嘉靖中則程公燔恩施甚厚百姓歌之今志成復屬之矣蓋有造於是邦者先後五百年而皆出程氏何其盛也藉第令爲民父母者皆若而人即國家豐鎬萬年之盛將永永是賴非獨爲一邑計而已余嘉諸君子發凡證例以筆削爲已任又覩矣之審於政體能知所重而亟圖之也故樂書之俾後之覽者知轉移之機厥有所寄必有憬然而寤者焉

荊川先生右編序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爲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輳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公幼安朱公文寧頃淮南雍業以正學爲多士鵠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藏先生稾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

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讐則文寧有力焉刻成俾余爲序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神農黃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黃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竄其文者無不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耐事急於生人而亡

虞主人之奪精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蜩而掇之也藉令不由經論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弟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於斃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迨勝國任士之所勞謀臣之所畫凡爲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衰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盛也即有言未忠忠而未盡用者其回隱蠱壞之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遯蓋非特得進言之法寔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憎於古學而徒費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冀無蹈其轍必以此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見不苟同於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夫道莫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聖人殁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義隱

矣學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陳之芻狗當之故識鑿之而賊才蕩之而浮學封之而塞名鋼之而死其言語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不受以眡夫妙解投機精潛應感者當異日談矣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王彭遊得竺乾語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釋悟無思無爲之宗慨然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玅神奇出之淺易纖穠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爲已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爲吾用之不暇微獨不爲病而已蓋其心遊乎六通四闢之塗標的不立而物無留礙焉迨感有衆至文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者異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譜之歸而又得碩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必徙之岑寂之濱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後恍有得於絲桐之表而水仙之操爲天下玅若矇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音在是矣遂以謂仰不

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敖然可自信也豈理也哉公著作凡幾所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喜爲甚此公所以爲文者而世未盡知也經解余向刻於滄州茅君孝若復取公諸集合爲此編而屬余爲序爲書此簡端令學者知循其本云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四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五

序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内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　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　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篤以復加已歲甲午　皇上命

皇長子出閤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 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 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 上塵以俟 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傅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 皇上範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 聖祖者某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廣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纘 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國史經籍志序

自書契以來靡不以稽古右文爲盛節見於方策

可攷已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首　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既定燕復　詔求四方遺書永樂移都北平　命學士陳循輩　文淵閣書以從且輶軒之使四出搜討其時　睿藻宸章既懸象魏而延閣廣內之藏如觸目琳琅莫可注視何其盛也　累朝通集庫　皇史宬在所充牣而宣德以來世際昇平篤意文雅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置墳典迨雞林士蕃遣使求書文教遠播直與奎壁日月激衝光明而宛委羽陵之有方之茂如矣縣此觀之運徂則鉛槧息治盛則典策興蓋不獨人主風尚繫之而世道亦往往以爲候可無志哉劉歆七略類例精已荀勗乃更著新錄析爲四部合兵書術數方伎於諸子春秋之內別出史記經子文賦一仍其舊縣近世史籍猥衆若循七略多寡不均故謝靈運任昉悉以勗例銓書良謂此也今之所錄亦準勗例以　當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　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余少讀堯夫先生擊壤集甚愛之意其蟬蛻詩人之羣創爲一格久之覽樂天長慶集始知其詞格所從出雖其胸懷透脫與夫筆端變化不可方物而權輿槩可見矣樂天見地故高又博綜内典時有歇悟宜其自運於手不爲詞家谿徑所束縛如此近世宗尚子美往往卑其音節不復數第膚華稍近而神情邈若燕越非但不知樂天亦非所以學杜也曩鈔其警策若干篇冀曉世之寘貪封執以庶幾乎詩之用而豈以爲今譚秇者道哉霍丘李君近仁見而悅之謂雅道眩瞀之中刻而傳之當必有助而屬余題其簡端噫世且以余爲不知詩也已

書文音義便考序

世之切於用者莫踰乎書其易譌而難以還之古也亦莫踰乎書人言漢世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得補爲郎故其時精於小學然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以束爲宋子雲以三日爲疊韓子以自營

爲私自古博學通人不能無失況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興學者驚其支裔迷厥本根而柄文者亦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至於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是正其譌翻相怪異如隱疾見嗤於其君莒公召怨於其友豈不惑哉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覃精字學規籀古而思結繩之樸摩鐘鼎如親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季祀閔學者之瞀瞀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上之不欲鑿古而下之毋以駴世斟酌雅俗之間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於疇曩者數端輒以其蜚略論之如草長爲之因借爲語詞而加草爲芝舟幔爲凡因借爲總計而加巾爲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滔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享益爲享辟益爲僻知益爲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轉注而鳧續指贅莫之刋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涯也而麻支並列一綸也而眞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峙峙茲茲曉皦雁鴈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

載有若焦光爲先向平爲尚史籍並存莫能歸一其疑四也支攴旻殊字同書粲粲嵩嵩誓之首無異巳巳马已之體莫別自篆變爲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虎馬之音姥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並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爲協其疑六也古韻雖湮而梁陳季代尚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遂執部韻爲著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製沈約賢于孔子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叵殫論嗟乎士未有不通古人之經而能知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知其經者學者尚繇此編而觸類以得之毋謂古道之終難還也

沈氏世傳錄序

金陵天下之一大都會也而民無土著士鮮完室則勝國時爲甚　高皇帝定鼎於斯徙四方鉅族實之故今居金陵者率自四方來也而沈氏獨世爲長于人洪武中以罪適戍金齒尋自金齒復歸金陵兵燹崎嶇先後若干年而金陵之沈氏如靈

光之蟄然而獨存詎不異哉嘉靖間韓峰公以進士起家御史公以馴行篤學爲時聞人而沈氏亦彬彬爲名族矣乃未竟其施而卒公長子宗明懼公之雅言懿行與公所傳先世之遺事久而軼也乃倣歐陽氏法作譜以譜之於是生卒行履居葬皆牽連以書而　先朝誥敕薦紳贈弔之文附焉噫可謂有志者矣古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太史公當國亡族檮之餘搜輯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而已迨九品中正之法行世家傳系數百年不絕雖未盡合於古法而崇本厚始之道未盡沒也今世譜學尤廢士大夫閱三數世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宗明爲此錄雖述自隱侯之裔然亦不欲遠引自其身上之至六世而止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言一氣耳故子孫忘其先人而不錄是蹶根棄本之行也而今人之錄之也或不務紀實而妄有傳會以爲名高其異於忘而不錄者幾希宗明心恥焉特述其灼然可據者

次於編使凡所縣以出者咸知其本知本則重親重親則勸睦而風化之美自沈氏始焉斯無負於金陵之故家也哉余與宗明爲文字交間出斯錄示余余觀之嘆今之君子莫能以爲也故喜而序之且知繼韓峰公以亢厥宗者必宗明也

姑孰李氏家譜序

余聞譜與國史等所以聯族屬而興孝弟者也古者宗法明世系重世儒至有以譜學名其家者晚近官司無教令而世家復無以倡之收族睦宗之道鬱而不彰不惟風醇俗降卽士大夫之有材力者智慮施爲或足以及人而於同姓之親顧有所未至出之無本而行之必倍其不足以有立無怪也姑孰李汝節君恐世德湮而族屬離慨然以譜爲已任抑可謂有志者矣李氏可知者自節度公有聞靖康間世有名德國初太守伯羽公能識眞主於草昧之中率其徒陶公安往迎之　高皇帝一見柄用以所得首郡畀焉未竟其用而殁嗣後州郡藩臬侍從之英比肩而起言世家者必稱

之載之郡志可攷也而莫盛於伯羽公藉第令天假以年龍變雲蒸稱忠令甲其功業豈減陶公哉公之材有造於國而未食其報宜其子孫蕃而世德茂如此汝節少以孝聞頃縣鴻臚出丞嘉禾不以卑官自菲薄節用愛人藹然有循吏之風此豈徒以材力意氣勉強於外者所能辦邪余知是譜出可以風邦國而化鄉人無疑也汝節乞序於余輒書數言首簡而并致余相期之意汝節其勉之

汪溪金氏族譜序

休寧汪溪以金氏爲望宗唐廣明中曰博道者由桐廬來杉溪爲新安始遷祖又自杉溪遷梅結已又自梅結遷汪溪垂三十世歷七百有餘歲祖孫德業相望於屏山練水間何其盛也古昔最重譜牒之學近世學士大夫多忽不講而新安之俗獨能加意於是故金氏之譜先後凡九修藏於族姓第未板行耳嘉靖己酉院判君弁念其久而未續屬六水陳君有守大加修葺譜迺復完至是四十七年矣爰俾其弟參軍甫問序於余夫睦族莫嫩

於宗法秦漢以來世無世卿而大宗之法廢所以合親尊祖猶幸有小宗之法也至小宗之法不行則族不可復合而先王之意蕩然矣有志者始汲汲於譜法以維之乃漢尚官魏晉尚姓南北朝尚詐譜之敝又復如此君子所以重歎於復古之難也余以謂非修其譜之難而能修身之爲難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姓同德異姓異彼其族以貴德耳後世九品中正之法立權歸右姓尊世胄卑寒士故世以門閥相高至托古名人之裔

以爲重何其敝也君雅意敦宗合族而譜則斷以所知爲始其見甚卓且君與弟參軍皆篤於孝義勤行樂施白首相友愛足令薄者愧鄙者寬其過於人遠矣攷金之得姓昉於秭矣秭子賞若建迨兄子安上安上子敞敞子步皆封侯侍中與張安世七葉珥貂漢世衣冠以金張爲盛然自秭侯著忠孝大節至唐徙新安繼繼繩繩雖隱顯不同而同歸於忠厚今二君尤能修之不怠是金氏之亢宗者蓋自有在非第以閥閱相矜詡而已況是譜

也水木本源一開卷粲然在目孝子慈孫友兄弟之行有不勃然而興者乎然則師舜嬰之推祿廣范氏之義祉尊晦翁之家儀敦袁氏之世範族之人必有繼二君之心以行古之道者余因序是譜而輒及之以致屬望之意云

青陽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塲屋去之四十餘年其從孫明鼇與余兒周同舉於鄉爲人温而恪蔚而有文余知陳氏之興蓋未艾也一日出其家譜以示余曰此余世父一德一賓所修葺而族祖邦任及諸宗人之志也先生其一言序之余考古昔譜領於官其法最嚴隋唐而後譜局始廢世家寖迷其本始多而亡統遠而離宗棼棼然不可勝原矣官禮之陳本出汪氏自宋將仕公贅壻於陳子孫襲其姓而不能自還然類能以儒自振觀譜所載或總益州或按十道使或拜御史大夫不獨近世之水部公也家乘私史雖自相創述論著者據其所聞不能廣覽旁搜以會通其故駢駁不

倫亦無足怪今陳氏之譜自志達公而下字名官位壽年墳墓以及縉紳之詩文　朝廷之誥勑粲然如目見而耳受可謂備已汪出魯成公次子世言汪者必本周公而陳則虞舜之世胡公滿之裔也雖皆神明之胄而改徙貿置不無居同而殺人胄而奪之失識者嘗竇疑於其間以余觀之載籍其爲陳者蓋有四焉大舜之後以國爲氏者一也自氏自隋初改爲陳此萬年之陳二也魯相無後後以外孫劉矯此廣陵之陳三也侯莫陳之後亦以陳爲氏四也鄭夾漈氏族之學最爲精審所臚列殆非一端而於官禮之陳奚疑況君子徵獨辨姓之亟而禔身睦族之爲難陳氏官修職士修學民修業而定爲家規又扶善詘衰凜然以禮義相聯序同堂而處比肩接膝坐行拜起忠孝友愛之意可觸目而興也此其於敦敘之大本業無愧矣異日明鼇登朝疏請於　上以還將仕公之舊而竟水部之志未晚也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余輒書以俟之

內江蕭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甚嚴然氏族雜出爲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不可勝數矣而譜牒所載率犁然可攷至於近世絶無上所賜與下所更者一姓相守歷百千歲而不變何易簡如是士大夫乃有不知祖之所自問其門閥世系生卒之槩茫然不知置對者往往有之則宗法不行而譜乘之學廢也以故士無傳承鄉乏禮讓敝且仕族亂而庶人僭所繫豈微也哉蕭出殷微子以邑命氏爲最初而獨貴晉宋間品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至武帝踐尊位諸宗文采照耀江左沿及李唐繇瑀至遘八葉之中咸躋宰輔其盛極矣余同籍郡丞君九成爲譜則斷自元季思德公爲內江始遷祖不欲冒所不知者以爲重益其慎也思德五傳而爲都御史翀又六傳而爲御史世延以名德起家爲右族頃澄江守祚輩昌丞昔御史如松與郡丞君項背相望在西南數千里外而以行誼勳伐燁然聞於四方矣君獨念近者不親難以

及遠藉令經濟足稱而敦睦未至雖其所立卓卓猶爲施之無本而不足貴也故其譜於先後名字爵謚年葬卒葬必謹書而備錄之以至德相講貧相周患相卹所爲萃渙合離者咸具焉冀以追先人不泯之精神於冥漠之中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厥意美矣自是本末不悖遠近兼舉以成社稷生民之烈豈復可量哉夫言氏族者貴門閥忘禮教其敝寔繁昔人欲明譜學而壹救以忠厚庶鄉黨之行修人物之道長教化之風與而可與古參

余

奚媿焉乃題其端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余師少傅許公以歲辛卯致相事歸新安公之門也門生故吏謂公受恩也厚不當力求去以自菲薄公則曰國本未建　上遲疑不即決吾以力爭忤意一宜去邊塞恃欵久弛備虜蹦洮河當軸守故常不欲以一戰創之吾莫能持籌佐末議二宜去是時　上重違公俞其請賜乘傳還學士大夫譁然高之大都稱公明進退遠殆辱以無侷於大

臣之誼而已不知公之一去有功於國家者大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得失橫於中則國計官方率徇而不暇顧有能蚤自引決以矯爲名高亦足快矣然以公觀之第小夫觖觖之爲非大臣體也當

上意旁屬冀得一二人翼之事且不測公謂非一去無以明臣節而悟 主意疏至五六上不休

上雖聽其去而知公議堅不可奪事之萌芽因以逆折頃之 上且下璽書罷遣邊臣大破和議而西陲之捷踵至寔公發之也自昔柄事者多陰伺人主相上下又不欲自爲禍梯而因仍以嫁之後公不難慷慨引去以伐其謀蓋至國本安盂而邊亭臥鼓然後知公功在社稷非偶而已公爲人和平惇大不爲恃重乃大節所繫則侃侃無所回變蓋其寬也即小夫孺子靡不飲其和而其介也至 天子元臣無以奪其志此非古大臣不能也

國朝閣臣首解大紳黃文簡兩公居多石畫若杜丘福之謀而黃臺之怨息散阿魯台之黨而紫塞

之風震其大者也然兩公奉魚水之歡而公當釜鬵之隔其難易又有不待辨者公春秋方盛其在朝也未嘗一日忘於歸在天下又安能一日忘公出哉異日　天子念公功還之政府所爲計安天下當媲美古人於嚮所稱二公奚讓焉公爲世庇材大者梁棟細之榱闌亡所漏而小子某其一也公行二三子相率前爲祖其情一聲之詩而屬余序於首簡如此

孫仲可先生遯言引

今閱劉氏七略剖判秘文總百家之緒言人人廢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足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即天不椓喪百有一存世復與之疏闊益別集行而九流泯矣洞庭孫子有懷四方陬而不試材高學鉅嘗事浸多著遯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君道則在君也臣則政理則在臣也天測人榘經史學尚家範則在人人也大都原本六秘發揚時風按義指名依輔王道鑿鑿乎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去若干

載聞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詞垣稍徙瑣闥豪筆之游寔偕朝夕屬敘而轉藏之孱陵其家

雅娛閣集序

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鬱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矣豈詩非在勢處顯之事而常與窮愁困悴者直邪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以驚心而動魄垂世而行遠吾觀尼父所刪非無顯融膴厚者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必於變風雅歸焉則詩道可知也余與王君德載相聞也久一日豪其詩示余則所謂雅娛閣集也君爵萬戶矣提方印結紫綬於腰所居爲兵衛華腴之選胡志弗得而至爲詩與寒士角哉人之挾才必有以用之才不用於世與用於世而不究其材則必有所寓焉以自鳴譬之百川灌河苟不循孔殷之道其鯁鉤鞳鞳奔溢而四出者勢也

國初藉將率之力經營四方恬嬉既久熊虎之材常戢而弗試雄心耗於日月豪舉夷於簿領藉令

韓白之倫有仰屋嘆耳德載者能忘其所欲騁而磊砢英多之氣盡劑其銼角無復存邪抑委於時之不逢命之當埃而第狎於貴富之樂爲也山澤之癯其薜衣蕙帶難於僚俗而孤風遠韻猶足以見奇而成名乃材不究於用而第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進不得爲度外之奇舉而退無以別於録録者之流令德載何以居之宜其停涵醞藉憤滿鬱積決焉而肆於詩也德載發樓藏書千卷每篝燈展讀不夜分不休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爲靡曼剽奪之語雖其和寧婉麗温而不怒而情之所寄深矣夫古今功名之士不乏而能美其言者不輕使有之也德載所就若是又何羨邪或曰今天下雖平而邊書狎至海波震驚益時有之君行如大路蒲車得時而駕其詩當與漢鐃歌唐雅同風何論今日夫也殆自抒其孤憤則可而持以論德載過矣余曰唯唯姑引其端而序之

瑞芝詩序

嘗覩載籍并攷圖牒必在上者以道涖人德及庶物斯有靈木神草儲祉效異非偶然之故也厥有仙芝尤稱上瑞聳魏皇之雙幹挺漢室之九莖晉都宮闕曾啟靈臺洛邑山川居然密地固以之薦郊廟觴公卿騰歡一代流藻千祀可得而述已維古青齊海方之一都會也我郡伯德門袁公以豈弟之君子奉簡書而治之比及三年政成民乂風化所浹神人以諧故能融液太和蒸而成瑞歲屆凜秋之仲芝生郡圃之中垂以金蓋發其瓊葩爲

殿爲閣爛然紫赭之色非日非星灼矣紅藻之秀晶光發於辰象靈華復於元氣仙人居上則車馬疑飛神龍在下則風雲不去雖復晨敷者五競爽丹田歲秀者三擢榮玄圃以彼絜此方之猶殘益惠澤旁流浹洽生類同唐叔之政故嘉禾應異軼召南之風則甘棠並美其與夫生於石室空傳好道之言產自珠宮徒事不經之說者當異日譚矣不然豈草木菌蠢無根而植不產他宇必郡之齋扇其祥風以昭渥澤精靈符會一至此乎郭棐

宗堯輩十有四人公之屬也共覩殊禎悚神動色歡抃不足播之篇詠豈將薦齋房而度曲蓋亦方銅池而獻頌愧余半豹忻與一塵聊握翰鉛粗爲序引若公治行宜書德政之碑留播士民之口願以異日此不具論

五雲山十景詩序

余同籍兄弟在新安爲俞見臺君云見臺挾異材敏寤揮霍事無留行始治巖邑入爲地官郎一遘盤錯人方趦趄不前而君批郤導窾略無難色蓋名聞京輦間籍甚握崞州郡符未幾中讒得量移以去過計其不遂而思樂已之樂也卽少讀書五雲山登眺四顧將營菟裘老焉觀夫蘿峰若蓋蓮嶼爲屏烟梟三星雲縈萬壑綠淨與朝霞競粲白沙共皎月同輝靈巖紫芝鶴峰馬嶺如伏如獻可圖可歌洋洋乎賦詠盈卷軸矣而屬余爲敘嗟夫以余之不才而憂天下者不敢忘也常冀得材者共憂之二三子方爲君言其所樂以懈其中而誘於外使君思自完其樂而忘世之憂也無乃不可

乎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人已衆寡則必有分矣而樂未始異也故窮人之樂以爲樂則樂偕失卽已之樂以爲樂則樂偕得君行且柄事權當大受矣倘亦聞張氏之說乎觀朝榮則思才英翫芝蘭則重德行臨清流而貴潔覽蔓草以除殘觸類引伸皆政資也況乎人情好動而難靜驅之生事則易而使之無事則難君冷走非毀譽之衝庶幾乎寵辱不驚而人已兩得者由是出其恬靜澹漠者而與物共又未知孰爲樂而孰爲不樂已則茲山也其果足以誘君而懈其中也歟余知騷人墨士之所嗟賞於義或未盡也而特爲之廣其說如此

環碧齋稿敘

環碧齋稿者余友祝無功詩也無功好爲詩去而爲海陽余意簿書鞅掌劇於郡他邑非戴星而理不可然君顧爲詩不廢他人拮据不暇者君從容應之有餘邑有齊雲巖縉紳游者踵至君每與偕遊[illegible]有詩弟子員知君擅名理又時負笈問學

君與倡酬問答無不虛往實歸人人意滿去聞者多恠君何有餘力如此余以謂世非治之爲治而能不治治之爲治也故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而觀之則魚爛大國而治之則民勞曹參爲漢相日飲醇酒務匿人細過至與從吏歌呼相答汲長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兩公者豈不能畢其智力取斯民而磨厲之以市赫赫之聲哉不知赫赫之聲至而民之病已甚矣君不居赫赫之聲而寧爲悶悶之政蓋知民固自治而毋吾治之以也君既以無事休息其民民亦幸爲君所休息三年以來因益得肆力於詩非獨不廢而已高適五十始爲詩竟爲唐名家子雲則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夫人亦各行其所安不必強同也余以詩書諷議竊祿於朝而疇曩篇詠不啻減半殆精力有所用不欲罷之此耳而君饒爲之嗟乎余欲棄去之如雄君力爲之如適余若以問曹爲累而君顧不累於巖邑此材不材之辨也君詩筆淋漓信其意興所到而聲律或有不合向嘗規之近作清峭簡遠

往往中於法度而根柢前古如騏驥之奔佚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大道沛然非群馬所能及已友人陳少明刻君詩傳同好余謬爲序以倡於簡端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　上命中允臣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彌有感於人文之盛也國家道化鬱蒸麗礴既深且久葢窮檐蔀屋咸

糧於光明矧京師建首善所自始與賢關之鼓篋而游者皆四方所推擇百一之選也臣縱觀其文輒歎曰技葢至此乎其綜敘天人著秦越人之眡疾隔垣而洞五藏也其引事理當否若庖丁奏刀騞然而大軱釋也其方物出慮而通達大體若弘羊之握筭而析秋豪也臣於此矍然有不寐之懷焉雖然臣守官詞林抽覽故府於人材華實登降之際未嘗不太息也我　二祖興建大業羅羣才而器使之當是之時天地菁英緼而未流然士大

夫往往以體國爲榮自營爲辱駿聲鴻烈爛然至今卽正統之末傾危極矣賴耆俊不二心之臣興壞扶微而竟以安艱難之天步緜歷而至弘正間遺老彬彬質有其文者未盡也乃方內晏如或酣豢於貴富而無爲其流至左事功右文墨與時恬嬉而身家之念觔重矣　皇上英武同符　二祖匈奴解辮臣伏海不揚波者垂二十年頃虜間渝約內訌島夷與屬國相攻直疥癬憂耳當事者部署其間四顧不給時咨口高談市聲譁衆者非少

也卒莫有一奮身而繫其頸者則信乎體國之難已夫自營之與體國奚啻霄壤而士馳此如騖者見華標而忘實蹈其積漸使然也臣以故按此品士有能酌理味以融胸懷諳國故而需注厝斯華實相副者也亟收之卽不然而華不逮實亦收之其詭故畔經者雖搜奇抉異塗出幻化置不錄豈臣之好文與衆異哉竊念國初之人訥於口而實則有餘近日之人辯於文而實則不足實有餘者難在身而利歸於國實不足者難在國而利歸於

身士至於利歸其身也世何賴焉臣誠不自揆思與世還淳也必自士始蓋自入棘以來心怦怦懼也已乃跂而思曰庶有一二體國者出而瑞於宗廟社稷爲多士先登者乎夫磁石不能引芵也而可以連鐵黑鴟不能代犧也而可以致雨以彼異類耳而猶相應答如桴鼓如此矧士以實倡而不響然圖之如不及者非夫也詩有之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藉令有都人士爲萬民望而又得一二人焉爲都人士望譬之和鑾在御執策而臨康莊推之輓之奚適而不可異日者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四方載其德百世垂其聲雖與國初諸耆碩身名俱泰可也而臣不佞所藉手以報　上者亦可少塞已錄將獻臣宏序末簡因具述其槩以爲多士規

獻花巖志序

距都城南三十里有崇丘茂林曰獻花巖者唐融法師觀心處也與祖堂天關綺錯而居登臨之美爲一方最嘉靖中內翰石亭陳公遊而樂之攬筆

爲志流播於時去之二十載余讀書其地問之巖僧已無知者意嘗念之萬曆壬寅閒步西園沈君生予示公墨本手蹟若新同遊者相顧愕眙得未曾有於是歐陽惟玉請校刻之而屬余爲序夫公以雄詞與學領袖玉堂其進於朝也掌　帝制潤國猷卓爾以冠羣哲其遊於斯也暢天機栖顯氣翛然而遺萬物風華文采照耀林壑凡有識者疇不慕之矧是志也軼謝客之山居同楊衒之寺記使禪誦者知托遊矚者忘歸固僧寮之名蹟舊都之勝事也傳其可後是歲秋仲余與公孫延之吳肅卿陳盡卿惟玉兄弟惟禮惟功葉循甫七人憩茲精藍迨於信宿下上巖谷消搖亭館陟高岡俯長江羣峰積翠以迴合楓葉流丹而映發莫不懷昔賢之高蹈撫遺編而太息乃相與剔蘚捫蘿摩挲碑板取巖中賦詠裒而錄之并系卷末嗟乎內翰作之惟玉述之一則品題山川宗廟之琳瑯一則激揚材美東南之竹箭後有攷者其在斯言

紀遊集序

昔王右軍欲遊汝嶺蛾眉終身不果子瞻謂山水遊放之樂最人生難必之事況以市朝眷戀之徒而發山林獨往之言宜其難也余鄉翰講陳石亭先生負高材勝情足跡半天下嘗云佳山水患不能遊能遊矣未必能詩能詩又未必能圖故先生每登臨之際輒繪一圖并系所賦詩於上即時移境去一繙閱之舊遊宛然如在眉睫也先生既逝暗圖散落人間爭寶藏之余見山東豫章二卷殆

得其手書紀遊集五卷則先生登覽之作班班具在學者得而觀之可爲冥搜者之指南臥遊者之譚柄不必如逸少之驚遠子瞻之苦難而手披目隨無非勝境詎非秇林之一快哉惟玉從先生諸孫延之遊文雅好事爲刻此編并先生花巖志以傳因見屬爲序余憶先生所至憑高遠眺舉杯搖筆其氣韻軒翥豈復知天地之大秋豪之小邪然徐考其平生行誼政事無不卓然可爲模楷者余少嗜詩賦登覽不啻如先生又塵黜詞林之後今

老矣竟無一遂舊學消亡夙心若婦捧讀之第有太息而已乃書以歸之且志余愧

彭比部集序

比部彭先生諱輅字子殷浙之海鹽人始仕清江令已左遷南京學教授晉南比部郎既歸而殆閱歲子潤宏集其詩文總若干卷名比部集云先生少穎敏甚爲進士業夐拔儔類出輒收其科其制義大傳於時及爲吏任眞推分無所逢迎剸裁之隙日讀書績文又工古詩歌識者推其能而上官不悅徙學秩人多爲不平先生夷然不屑若更以爲得也金陵饒佳山水時從賓客及帷中弟子遊遊必賦詩以自見弟子之和者相屬片言當心研味移日即金玉珠貝不啻矣久之入比部益以無事間合諸郎官眺鍾陵俯玄湖徘徊嘯詠篇什日富當是時先生風華文采與江山相映發見者以爲古人復興乃忌者以考功法中竟得罷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先生既歸七子者出互相矜詡雖其有名於時而詞調往往如出一人獨先生爲於

衆所未爲之時意氣高簡不少貶以就俗今讀其集沖融婉秀卓然自名其家非實有過人者不能然世率言七子而能知先生者鮮矣余兄伯賢雅爲先生所賞識所謂帷中屬和者其一也意欲裒先生之集以示知者未就而卒余嘗念之會潤宏能脩其業而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仕不爲飾信心而遊故多迕文不干名動以求眞故常澹蓋合於古必違於俗無足怪者先生既不以彼而易此其又何憾余嘉先生之有子而前緒可亡墜也輒序

其大略如此若世系事行具於志先生之塋者此不著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楊子有言斷木爲棊梡華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詩乎古至屈宋漢魏六朝律至三唐而法具矣金陵之詩陳顧爲稱首東橋先生批點唐音自言爲用力工程業盛行於時頃余姻歐陽惟禮復得石亭先生古律手抄若干卷隱括千百年之詩以爲學者之楷法精且博矣惟禮既寶藏之而手錄其

副以傳且屬余爲序竊謂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法也所以同者法法者也蒲且子善
[illegible]之 詹何聞而悅之受其術而以釣名於楚吳道
[illegible]子 張顛筆法其畫特爲天下妙學弋而得魚臨
[illegible]而悟畫豈不相遼絶哉彼得其所以法而法固
[illegible]也夫神定者天馳氣完者材放時一法不立而衆伎隨之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譬之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雖旁伎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爲法者丙丙如丹噫此善學者也如吮豪而勘筆之

豐省蹲磯以廉餌之浮湛詹吳且不爲況不爲詹吳者乎讀手抄者當以此求之斯無負先生與無負惟禮也已惟禮能詩精篆籀見於此編者短放歐書亦足見其緒云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其子博士君巒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禮於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巷院田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

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盧兩公典名郡皆敝衣含糗屹不爲非義所動嵓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竝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清淑之氣蜿蟺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恢奇瑰絶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頹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於讒以殁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歟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歟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内名流至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娟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殁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者即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

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秘林之嚆矢也已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晁錯賈誼恢儒博達覈於事而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詎不稱讜言哉而陰爲權臣所指授彼方傾眉阿色承其餘竅之不暇此徒以言爲市人貌而禽行者耳晁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温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輸嘆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廩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怍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嘆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嗟乎誼惟仗氣騁才雖盡下之朝不免於疎斥向惟發於至誠雖其不黙而亦足以容無足怍者以觀於余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

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訌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鼎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愫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棟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惘惘欵欵溢於毫素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好計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可覩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托之九嘆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　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

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録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余爲序

由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托於人僞爭須臾之譽而君子覩其人不啻若觀火然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摛英綴采上下今古謂足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二評之曰某纖人某奓人某詭人而總之曰古之不利人也至王儉任昉之約以則也思王之深以典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澤異矣而一決於其文此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中丞崑巖鄭公弱冠登朝能執法與要人抗業矯矯名動一時已歷儀曹典選部委蛇容臺澄敘官方錯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迫撫東省與今延鎮紆籌決策雲動雨施士荷陶冶之功人戴回蘇之德學者間聞其緒論默然而思有薄游夏趣淵騫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澹

洗洋疏六籍之奥窓闡羣生之理性內無蔽志而外無傷格支詞冶語不擯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歟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僑銅鞮伯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鍠耳目然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微獨爲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畧可窺矣公方年盛學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宙勳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志者既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若言從之公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温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不底於温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媚文學而周孔之風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

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鱗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烜奕也以觀念東于公詎不信然公英名赫實爲士品規跡其迴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畧無干其慮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歷落之士提唱宗風揚搉雅道經史之外茗椀鑪熏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覩雲林海岳之風蓋公標格令上天宇滿眞雍容謙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刻而工雋永藏於温醇纖穠寓之雅澹所稱治世之音者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迕於時輓近世家相淩競斌斌盛矣乃炙輠以畔經詰曲而寡適者往往有之公刮拭浮華獨妙閒曠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者既與邊李諸公相鴈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夷於邶鄘曹衛者非魯能重公公誠足重魯也已余負疴屏跡綜理秘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輒録若干首用垂矜式夫世有心賞之

士知言之人斟酌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必讀歎愉悅犁然自解又何待於余言

陶靖節先生集序

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爲詩情動於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托於人僞以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蝟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冲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眞推分忘懷得失每念

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眞人之想若夫徵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崑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葩藻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談矣梁昭明太子嘗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絶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羣輔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氷釋此秘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

妄庸所汨沒盡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蕭卿而并道其始末如此蕭卿名汝紀新安人今卜築金陵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玉露堂稿序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儁才襟度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侍講沂陳明府芹盛太學時泰嚴山人賓姚鴻臚伯友善家多樽罍鼎彝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

之得古先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

理盡廢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煙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間晚多率意爲之迺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既成題詩其上大都泠然出世語無以發起聾俗非爲畫設也今讀之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隱於楮墨間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爲寄者邪余鄉名德不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居士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尚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栢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

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松鶴姿也會困公車業未暇扣其所存頃屏棄世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聞居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功課然所爲詩言言冥契其得之參悟者多已平生屬綴半就湮沒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絶乃購求所知排纘爲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言讀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可廉

懦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於是者存乎其人而已

蘇叔大集序

蘇叔大嶺以南人也嶺表犀兕瑁海錯蠙珠行於四方而以文學著者始曲江張公至國朝彬彬稱極盛已以余所睹記叔大其一也編惟元季以來詞學纖靡迫弘德間李何輩出力振古風學士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弟傳同耳食作匪神解甚者粗厲闡緩扣之而不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

沖夷雅澹之音乃稍稍出焉余觀嶺南自五先生而下言人人殊而爾雅有則温和甚美誠秘死之先鞭詞林之正軌也叔大年踰弱冠紹爲箕之業韞席珍之寶抗跡紫宮策奇清漢在旦晚間耳而材能高世志在藏山詞文藻繢情致頴篤一何工也今讀其集登高覽勝窮二都之壯麗傷離喜遘盡羣英而梯接每有綴屬靡不洗其源委寄之衷素故能剔抉浮華直舉胸臆剏削奇詭獨妙閒曠豈其和聲順氣囫浹心膂緇磷遷染不得而施者邪抑亦嶺南諸君子風流具存譬之莊嶽而齊語者也余每晤叔大循循文弱如不勝衣而語及當世扶義疾邪皎然有不可回奪之氣異日者功名節槩當趾美曲江不獨以文學名而已因書其簡端以俟

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於李杜學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其年以傳益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罝考槃碩人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

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詩編年爲序豈獨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秩之變幻犁然可攷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畧具焉昧者取其編門分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以觀明宇周公之集何其有會於余心也公博覽强記於書鮮所不窺方起家輒爲水部脩考一書於考工記又剖析羣言多所闡發此公之不苟於其職而亦可以觀學也間以其餘力尤喜爲詩自起曹而出有防海稿督學稿行河稿頃雖嚴居川觀而公之志方壯學方進其柄於朝以潤色太平之業未有量也而就余之所見者已可傳已曩公在楊徐赤地千里枹鼓數驚而中州當大祲之後文敝士弛公除姦振壞去其疾苦而誘進其秀民遂以無事故得與賢士大夫登覽山川品題名勝而客之喜文詞者相與屬而和之其見於集中者皆是也蓋公所至必有詩其出入交游憂思愉快所自爲紀者甚脩後之讀者低回吟諷而跡公之施於事者不必即其貌望其廬而一撫卷皆可得矣視

彼毛鄭李杜之譜仰思於千百載之上而追録之爲何如也然則即謂是編爲詩史無不可者公詩卓然能名其家覽者自能得之而余獨論公之繫於世者令來者有考焉集中隱顯畢具而獨系曰青谿山人者蓋在勢處顯而不忘隱約公所以志也

劉元定詩集序

古之秘一道也神定者天馳氣全者調逸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此天機所開不可得而留也勃勃乎乘雲霧而迅起踔厲風輝驚雷激電披拂霹靂倏忽萬變則放乎前者皆詩也豈嘗有見於豪素哉古作者流或以散鬱結之懷或以抒經遠之致觸遇成言飛動增勢此物此志也世人把三寸柔翰鉛摘緹油心量而手追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此寧復有詩也邪劉君元定産自卿門升於文陛風塵獨出貴富不緇每有篇章直取胸臆蓋藻繪未施而神情自邁與夫立木置塗望洋嚮若者當異日談矣以彼生三楚歷二京徵造化之程考文

童之跡卷有萬覽之半於袁豹州有九游之類於李固用能根柢文律蕩滌詞源將見習於通方豈相沿於踞步是故神淡而氣藏語出而機溢等諸王勃無假片詞方之揚雲何慙少作彬彬然見於此編可諷也自是襟靈彌启日新其業變化成一家之體鼓動包四海之名當令白傅遜其步驟玄晏相爲題品余之授簡愧爲先鞭云爾

南遊草序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爲詩大氏以徵言通諷諭壹以温柔敦厚爲宗是時楚詩以僻左未録于太師至屈平者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爲離騷繇其忠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後世輒名之楚詞而爲愁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嚮聲釣世如七諫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里汩然浩然耳至於巉嵓前岁與波撞衝惟於龍門三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藉令衝左徒之餘聲失黃鍾之正響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爲利涉者病哉余友

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纓華省時翕然以爲得人未幾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於言面作爲詩歌絶去忿悁寓之雅澹蓋和平幼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褒非江潭汨羅之産而自托於楚聲君生荆江鄂渚之間乃不逐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大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聲果不足以目君矣

常談考誤序

昔賈逵鄭玄皆以通人模楷來學然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求全之流猶有遺論自非抽裂帛檢殘竹繙小酉之逸典盡天承之藏書異以該練於稽古固已難已劉顯十對其九張綰百闕其六以彼秘文奥帙耳目不經即間有未諳猶足響千古之牙頰乃若篇籍遺文世所常引或不攷其原而

迷沿瞽襲恬不知寤亦或粗挾時名著述自見者輕搖筆端動多譌舛至有闖左氏是闕門學士濫觴尚書之誚不其甚乎余攤書會友語次嘗爲是正而未能盡筆之書頃明宇周公作常談攷誤一編令學者遡流窮源引伸觸類因以洞俗學之非爲考古之漸眞秘林之一快也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坡老每有著撰雖目前事率令少童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其精審乃爾明宇公之用心於兩蘇豈有異者以上下古今足以鍼膏肓而起廢疾當不獨正常談之誤而已公門人何君雖龍司李京兆欲梓傳公書而以是編先之因屬余題其簡端

清賞集引

古今著作垂於編録者不可勝原矣而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如張衡所賦者何其富也近世韻人勝士若林洪山家清事之書趙鵠洞天清禄之集雲林譜石洛陽記花酒史茶經解頤撫掌其流寔繁即無當於大道而要爲賞心悅目之資不可廢也

禾川包彥平英敏動俗符采射人少綜博士業久厭棄之以紱冕之門獨遊山木擅經綸之緒高步烟霞摠括流畧汎濫篇籍攷古者托末契而推三益抽毫者覽清規而輟九攻固吳中之俊人詞苑之秀出者已頃以披閱羣籍當其會意撮爲一編余得而讀之蓋隨方滲漉於何不涉關乎詞翰倍所用心自此揮麈者借其談吐據梧者助其呻吟登覽者以爲指南討論者資其練證雖君之才未盡百一而觀一節知侏儒矣嘉歎不足忻爲之引

至於三部盛作七志良書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詎以異日

王氏家乘序

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於國朝蓋以名德位尚書者至二十有三人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僕公斯曾公義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晞吳公文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幹童公軒司馬齊公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禎端木公復初周公瑄張公瑄顧公璘司空陳公恭劉公

麟項臂相望爲海內所欣豔其勳業偹載國史學士大夫能言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絶域服其君臣誅逆藩不波及於脅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東橋先生嘗言公當廕舍其子而子從子企年未六十急流勇退卽此二事今人還能之否其推服之至矣余少好講聞鄉前輩懿行欲擬昔人作金陵耆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遺書并制誥贈遺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系事行生卒於編總目曰家乘而屬余爲序竊惟古有四姓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四姓世推爲鼎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此自譜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於士族降而庶人僭流敝極矣竹堂公廉節皎然雖甚貴而無厚畜去之數十載子孫赤貧至無以爲家此其官閥人物皆氏族家所崇尚而世不知賢重之可歎也雖然昔人言尚官尚姓與尚詐其敝相承若夫子孫能立身揚名於世昭以世祿爲不朽者豈不爲

尤賢也哉桓鸞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以彼閨閣者流而知砥行爲急況讀書爲士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如何耳生其勉之吾日以亢宗望生矣

杜日章集序

杜君日章者關西閈族榆陽上將尊人鳳林公握招搖之柄位日月之際旣已一鼓而抗皇稜三戰而褫夷魄君符采驚人風猶擅世金縢玉版欽承避席之談玄女黃公夙奉過庭之教時建旗推轂踏軍褰旗固矯矯平土國之虎臣先登之駿烈也乃以百戰之隙績三餘之學薛仁貴之經術杜元凱之傳癖庶幾近之且也客集鄭莊之醳友命秬康之駕每白雲帶嶺素月流天未嘗不賡和詩歌激揚琴酒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遠軼安仁之興此又儒術之結習非將門之常談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兼斯二美自昔爲難若乃詞林學府咸綰於心樞武節忠規並推於意匠

非君通材孰能與於此乎嗟乎士立功爲上立言次之君世荷國恩才稱家寶謂當鞭笞四夷埽除羣醜近留形於麟閣遠勒石於燕然與夫毗方策之陳言懷空文而自見抱膝園廬馳精竹素者異矣頃方內雖寧貢款難恃邊徼之地未盡釋兵也君顧分前籌弄柔翰居然與寒士角豈欲寄其雄心同結髦於玄德抑亦待時而動儻據鞍之越石余不能知已諸文士篇詠言人人殊大都如慫慂之者余懼君狃於其言而爲斯業所誘也爰序以問之

禪寄筆談序

張衡賦二京言秘書有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其來尚矣史遷有云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何可廢也顧漢人篹述百不一覩時俗所傳浮淺不經往往以怪妄雜之雖篇籍浩穰於世奚補焉貞亭陳公示余近著禪寄筆談一編余伏讀之蓋羽陵蠹書酉陽逸典公所馳騁上下既精且博故沈研奥義擿發異聞皆足以是正前人指南來

學而一二感慨之言尤有裨於時事非僅僅與稗官者埒而已昔孟德嘗自詡曰世老而能學者吾與袁伯業耳益難之也公罷二千石歸僧寮儻讀如寒士風書成板行至鬻屋以成之余謂即二事足爲秘林一段嘉話矣豈獨以能學稱者哉公所論著尚多有之此特其一端云

何仁仲留都篇序

留都　高皇帝大業所起也鳳舉爲臺龍蟠誤險昔時割據擅六代之豪華今日太平爲一王之豐鎬簪裾綺錯文雅響集和五品者振纓以抒策賦二京者抽豪而掞藻所從來矣何子仁仲自羈丱之年從司寇而至業有篇章播於詞苑頃復自詹府移官銀臺江山見若故知烟霞取之肘掖於是休澣考勝以文會友扳天闕浮秦淮望玄湖登緻嶺徘徊乎江流盼仰乎　鍾陵竹洞花關僧寮眞館莫不恣其清機頹然自放故能宅遐心於事外得佳句於物表疏導性靈含寫飛動亹亹乎與山川競奭矣留都洵泳　皇風垂三百載山水清佳

民物康阜而又得英儒贍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以謳吟而潤色之仁仲其一也彼托跡壠畝系心風塵勝在跬步過而不留者有以誘之耳仁仲能就都會之輻輳挹林泉之清曠冲襟雅懷有足多者然非逢世休明亦疇能致之竊謂是集也厥勝有三地勝一也才勝二也時勝三也余學謝青箱序同玄晏微獨旌仁仲之嘉藻蓋以紀昭代之盛焉

佘聿雲偶記序

自千古以降八荒之內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載秘編奧録奇事異聞層見疊出不可勝原矣學者顧知其一不知其二得於此或遺於彼此無異鯀蓋曲士寡聞窮陬鮮識學未通於流畧見方局於蠡管以故流傳之文畔散不屬得一察焉以自好斯已難矣若因一事以尋其餘執片言而窮其類珠聯璧合纍纍然備詞林之觀者未之覩也佘君聿雲標準時英漸涵庭訓閎才獨出雋聲布於三輔達人間峙門德勝於一時蓬山芸觀之書玄扈

紫宮之記魯壁斷簡汲冢遺編靡不日覽萬言胸藏二酉矣是以雕章摛藻人推傅毅之才探往知來公遜馬融之博乃能抽諸腹笥手自牒書攜撫十載必提其要區分羣品以彙而從駢珠擷翠代異而事偕綴玉採金人懸而跡合譬之富人儲材棟樑枅栱雲委山積而匠石得之遂應手不窮犀然就緒自是隸事者資以應敵綴文者仗以美詞博古者借爲紺珠清言者持爲談柄非秘林之勝事也哉方士挾一經不兼他伎君獨能蒐羅兼羣

籍之長撰述成一家之體不謂之奇不可也君文筆翩翩鑾爲國寶三千運止搏羊角以垂天九萬圖南比鵬程而矯翰其爲才美詎盡此編而嘗鼎一臠亦可以知味矣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梃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

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秘冠時流名徽繭扆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比雖馳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禹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令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豔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

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秖日以下噫孰謂一隃糜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髣髴也余於　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枘鑿於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贊余金陵蓋嵁嵁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瀆行以此編屬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盤山語録序

老子古史官也聞先聖之遺言閔其廢墜著五千言以存之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清虛而不毀萬物上古南面臨民之術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而世儒顧以老子爲異多詘其書而不講至爲方士者所托於是黃白男女之說皆以傅著之蓋學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眞者始壹意清靜之說擯棄有爲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世人躭玩小術未能從之爲可嘆耳一日晤張希陽子於金陵言與余合謂盤山語録在修眞十書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一言余少喜是

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墮旁門孳孳然獨治心養性之爲務此七眞之正派也而希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卽爲長生世儒言性命而斥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能有瘳也夫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至於修道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眞人澹然獨與神明俱與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幻其身塵垢其心倜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元明眞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盡合哉晚而讀華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嚮者之疑可渙然氷釋已何者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吐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也故於有爲界見示無爲示無爲法不壞有爲此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哉嘗觀

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爲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光之淨修明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童子之嬉戲靡人不證靡法不修舉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事灑埽應對得君子之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儒孰釋奚異奚同然則心佛衆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若大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眞諦無不波瀾于其間卽外道闡提逆行魔說求自異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

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爲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六經語孟無非禪矣舜周孔卽爲佛可以破沈空之妄見糾執相之謬心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其爲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經自東晉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艱於行遠瞿君汝夔始改方冊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宜贊成之爰述大綱以祛世惑若夫方山長老之論至矣盡矣在學者刳心以求之而已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

汪君少臺新安佳士也萬曆己卯參留都江淮軍事甲申移判劒州行有日楊君率其寮餞之江滸余嘗諗少臺之爲人知其賢也江淮故典官艘其新故之簡修往來之撥遣繁且劇矣君督率而鉤稽之無不悉當以故駕部諸公奬勸之者踵至汪君名動金陵亦其才具足以召之也江淮寮友事

率倚辦於君於其別也惋惜之情見於言面亦君之誠足以動之也君行矣其無以蜀道爲難也哉新安黃巖白嶽之勝聞於四方君産於其鄉而其筮仕也適爲留都伏軾所至謁園陵望宮闕山川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張衡左思所窮年不能賦者君得以廻瞻而指顧之矣而今之遷也又在劒門劒門西屬岷峨東接巴蜀古稱兩川之咽喉其勝則普安之梁山是姜維鍾會之所奮戰而爭也葛山孔明之遺壘土人之所名而思之以志不忘也

馬閣九龍七盤普翠則又幽深阻絕仙人釋子之所託而栖也而君以宦轍過之時而周游時而歷覽詎非幸歟夫以留都視新安則大矣以劒門視留都則奇矣歐陽子所謂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古今所不能兼者而君竝得之此固人生之極樂宦游之勝蹟也蓋登高山則思峻絕之英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張天錫謂之觸類引伸行而得政者君能無意於斯乎爲我弔古人之名勝而攷其施設余知劒之無難爲矣

送溫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古之善道術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其言辨矣乃儒者猶然非之不知土苴以治人乃其治之精者也古聖人之治非吾有以爲之而能不爲也非吾無以爲之而能有爲也吾無以爲之而民亦無庸於吾爲之也故伯樂之治馬燒剔刻雒羈馽而阜棧之則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橛飾而鞭箠之則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以彼劬興除設采色繁

科指舉吾民而羈馽橛飾之豈不治理爲兢兢而孰知皆害馬也衛淇竹公余舊從游留都其於事也迫而後應而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悛悛有道君子也去而守東甌三年矣余以汗漫之遊過其治采聽風謠庶幾聞公所以爲理者而其民不能言也知安之而已一日過公郡齋公與談芝桂而訪薛蘿余庶幾得公所以爲理者而公不自言也知與民安之而已噫此非深於道者能之乎公於趙閤學孟靜爲同鄉其講聞於性命者精而淳白

備神生定矣故所爲省靜要以不拂乎民而止凡一切興除科指世所欲迫得之以爲功者公悉謝不爲而人亦莫深知公也迨夫劬興除繁科指者徒爲民病而公恬愉寧一之理卒最他郡於是始不能不知公而斯時也公亦抱其成績入告於天子公之寮劉君輩屬爲言贈之夫余所探討者薜蘿芝桂之譚而何足以知公哉昔李文靖當柄建明利害者一切罷之欲持此爲報國之實而和仲方之有疾不治常得中醫余意非中醫所能辨也蓋扁鵲兄弟皆爲醫魏文侯問之扁鵲曰伯兄於疾視神嘗未形而已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已疾其於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也者劇血脉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民非能治之而能不治之乃爲幸也汲長孺領淮陽盜鑄盛行誅殺莫能禁長孺不刑一人不壞一鑪臥閤而淮陽政清是時漢方以黃金壘書風厲郡國治最輒徵拜公卿而長孺又傳黃老之術也故收效若此公行矣　天子且奬異循良修漢古之事金壘

書於今而公卿於異日者必公也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賦夷叙　代耿師作

蓋孔氏之譚學詳矣而獨怪其不爲兵家者言及刪詩至采芑六月旆旌鼓鉦騏車武服委曲備具若於中興名將南仲吉甫有歆豔然者此何以故也春秋七十二國日尋干戈或至安忍而怙殺故談俎豆之業以弭兵周宣王十數傳之後人不知兵或至玩寇而養亂故錄撻伐之詩以振武然則聖人未嘗不言兵蓋其意各有主謂哉今　天子文武聖神中興之烈已方駕周宣不啻過之矣乃蠢叢以西雜羌戎而治蟻伏蜎集爲内地憂故北訌則憂松潘南訌則憂建昌又西南訌則憂馬湖所謂腹乃者則時出而憂馬湖者也而大酋撒假爲之魁其所穴凉山者崇巖密箐繚繞回錯獰噬徂擊席祚干戈而黃郎暖及諸羌從而羽翼之其爲西陲門戶患非一日矣逾且大肆兇頑劫鹵居民戕殺將領榮賴峨眉諸境道梗不通少司馬宣城徐公既奉詔討賊松潘建越之間以次削平威

靈大振而假恃其天險罔有悛格公奮曰所不翦滅此餘孽遺君父憂非計也於是因大征之餘察文武將吏已試者稍稍易置之具餱糧懸賞罰諸毛髮事悉爲經畫乃會大將軍李應祥發虎符屬國集其師大誓之然後三路進兵一從建越都司宰調元邊之垣統萬兵周副使光鎬監之一從中鎮叅將周于德統土漢兵武副使尚耕監之一從馬湖蒙賴叅將朱文達郭成都司萬鏊各率土漢兵夲副使士達監之而大將軍居其中權發蹤指

示其紀功主餉則張孫繩周嘉猷兩叅政與馬公視師嘉州已進駐戎州節鉞所向士心爭奮中鎮周于德先率衆入斬其前鋒阿則而諸軍亦分道并進茜雞坪西河大鷹崖殺馬溪大小數十戰賊多棄輜重走而膩巢險遠饋糧不繼猶以深入爲難公復進駐叙州以督之諸兵敢死深入無不一當百賊奔潰遂探穴俘之林櫛壑薙靡有遺者獲其酋撒假及其母弟妻子斬名酋白祿等數十百人獲首虜二千有奇菽麥弓甲馬牛羊無算諸降

羌泣且拜曰山箐萬重漢兵絕未有至者乃今天威也感畝血定誓痍鐵牌爲界而嘉隆以來侵地始盡還其舊云斯時也諸羌戴香以迎爰崩厥角蜀人旄倪相扶縱觀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而木瓜諸羌皆爲屬夷歲貢良馬比於諸部何其盛也夫天下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益之諸羌公先後平之數世不誅之寇靖於一旦藉令公非親馭戎路坐而自佚則不可得將吏之死力徒銳意一出而憒於堅瑕先後戒令二三賞罰龐雜

則將吏雖致死而難與成功成功矣以一方勳名自喜而餘寇爲梗置之不聞亦無以收破竹之功成一勞永逸之美故人見公大造於蜀而不知其才有以待事之變也往余督學留都以校士如宛陵見其士習烝烝敦崇學術乃公不獨富文武才而被服于孔氏也尤深然則今日之功庶幾乎襄獞狫平荆蠻之偉而與南仲吉甫爭烈也所從來矣家弟定力守成都以疆事從公余聞三捷方喜而不寐而藩臬大夫暨二三閫帥不遠數千里徵

余言爲賀因漫爲之說一見公之勳名功伐垂之彝鼎者繇才以成之一見學以養其才者又自有本也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葉君石渠曩以文學高等奉恩詔選入辟雍久之任爲南司城司城居輦轂下浩穰多權貴又諸司皆得挾其體貌以臨之其所奉行文書日四出其所讞訊多主以諸司之意而令司城者肩荷之便於下或不能徇乎上悅於官或不能服於民藉令

才者處之未有能善者也石渠之處此幾年矣其所從諸司之文移及所自擘畫者多矣中或仍之葺之或改弦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劑之劇之無不朝上書而夕報可於是數年以來蠢者剔幽者爬黯者屏舞文者鬼薪骫法者按配都人士數百萬戶之衆無不順解而心服則公之才足多也予杜門久不數數通長吏然余家去司城厪不四三里公之所施行狀里之賓客亭徼所日夕過而口者無間也予未嘗不大服公才居頃之孝廉湯惟揚

黃野王手邸報過予曰石渠公遷魯藩審理旦夕行矣子可無言以爲贈予嵔然起曰嗟乎是豈所以處君者乎哉君固漢之茂才異等也即世之遷除拘身格而三途並授已稍稍見之行事君之材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剸犀兕截鴻鵠今特發硎於庖人一雞之割耳而乃使之不得大展於京國若州郡間而以藩理行也國初王官遷除未嘗不與朝廷相出入如楊文貞以審理參大政可見已其後以所司終其身沿爲故事頃趙光祿以長史序遷百數十年之拘攣從此漸破或未可知安知君之不更出爲朝廷用耶且也諸藩之難爲不在司城下聽之則爲窳惰而直之則不獲自遂安知當事者不以才君而更以盤根錯節試之耶漢賈生董仲舒予之所謂茂才異等也而以江都長沙終君即不得更爲他官而得與二人者埒亦復奚憾乎顧嘵嘵於中外升沉之語余則鄙矣君倘能不以此爲介介乎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更以爲慶於是乎書而投

之君之左驂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蔣君道力者棲神豹霧業久就於三冬矯翰龍雲功遂收於一鼓頃承恩於魏闕俾繫籍於詞垣旁抽魯壁之古文盡閱蘭臺之秘記乃長安之日則近而親舍之雲已遥慨焉陳情因之返旆豈徒榮錦還而負弩寔將斬采娛而奉檄君之行也能無樂乎顧二三兄弟俛仰一時江山萬里分襟此日聽別鶴之琴鳴促膝何年覩雙龍之劍合蘭釭桂醑暫淹留於目前碧水丹山終悵望於天末不題短什曷汰衷襟請各振夫詞鋒聊先驅於筆陳云爾

贈參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君子之用世也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不得越職而獻其功若此者其分定也分定而心有不安非獨難幾於命表而必且有歉於分內其心將戰闘紛紜而卒靡所定蓋國家之設官夥矣畀任則置參佐陳師則立監貳宣命則設介副至郡國幕

寮人尤以爲卑散而不得騁者世或傲然辭之以爲彼有所不屑於此也又或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稱於此也噫彼其心之不自安而又奚以能其官哉豸谷翁少爲諸生奕奕負俊聲竟與有司尺幅相左今年暨長公偕之來京師偕之舉於南宮成進士翁驩然樂也是時談者意翁久蜚聲鷺序必於幕職有不屑又偕之方致身青雲翁封秩可待若不必汲汲一官者而翁竟謁銓得河間知事以去翁之言曰人生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爲冥靈大椿則長爲芝菌則短爲鵾鵬於終北之北則高爲麼蟲於江浦之間則下彼亦各自足耳噫是不亦安於義命之君子哉余嘗讀北門北山之什貴爲大夫而其窶且貧乃室人交譖而不知所濟從事之敏至於劬勞執掌靡事不爲其賢何如也而兩人者容嗟怨憤委咎於天若人者不一而足雖其經營甚勤居處甚約而未見其心之安也翁得偕之色養既無虞室人之偏譖而襆囊就道無幾微不滿之意其政

事之勤勞盡瘁而靡怠與悔抑又可知已異日者將拔滯振幽揚翹紓英以受上之知遇豈終爲流品之所局哉余暨畢君輩十七人與偕之同門友善翁之行誼不可無贈乃不揆而論之如此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世之譚者患天下之難理而郡若縣往往忽而不加之意夫天下雖大郡若縣之積也治天下雖難治郡若縣之積也乃郡理者每憂于縣之敝縣良者或苦於郡之否蓋兩相求而不相得者何哉以彼尊卑遼絕劑尚異方而所以善通之者乏其人焉耳以予觀于今位上下之間而用常妙于清虛無事之地者惟郡司理爲然何者郡之求縣也易陵而縣之事郡也難犯司理者居其中縣之不理吾以意導之而已不徒在文也郡之未孚吾以誠動之而已不徒在法也故下不苦其陵上不苦其犯而郡若縣舉歸於治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擇官而仕宜莫善於此矣新安山水峭厲清激民雜甌駱性剛而

喜闢世稱未易治也而爲理適得印石畢君君循循雅飭人也與人交悛悛不能道詞而毅然有不可抑之色矜明察騁才譚以自炫耀君薄不爲而整暇密緻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事蓋修潔而非迂慈祥而不弛其端重明晳一發之情實然也縣斯昭明曲直而疏雪冤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舉將百里之情僞赴於一堂萬民之計慮協於一心即尊卑殊勢劑尚乖方皆可混融聯貫通之而爲一蓋力足以遂下之望而不必爲亢守足以矯上之欲而不至爲徇非君其孰任此故新安乃足以見君不足以苦君明矣語云見餅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歲嘗一臠之旨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言材無大小一也君行矣今居郡若縣間也特爲君兆耳自是又下之則匹夫匹婦之又上之則雷霆萬鈞之重總之無傷於匹夫匹婦之心而後能無畏於雷霆萬鈞之勢古之循良名諫議類能辨之吾以觀畢君矣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古之君子有朝釋耒鋤暮登鼎鉉者非獨已能安之而亦天下之人能信之何者其養素也近世之仕者不然不得不以歲月踐更之久磨礲之豈惟藉是以塞觀望者之情而已之馴擾其筋力練習其聰明者亦于是在乃挾材者忽於叢委有不屑之心居佚者憚於繁苛有不安之志亦已過矣以彼其人即異日者宅尊臨下人且傲之以所不知而乘之以其未試其何以應之且其以雄飛爲美雌伏爲詬也則趨走簿牒得喪稱譏又皆足以搖

其易誘之心而攻其未定之見爲害可勝言哉張君任宇以歲已丑登第與余爲同籍君年甚少才甚美僉謂清華禁近之選無能舍君者而得知開州以去或爲君難之乃君意未嘗不自得也夫雖有殊才大器而使以未諳之人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開爲畿輔近地生齒繁而幅幀廣吏之綰帶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計戶之依土而食在所拊循而生殖者以萬億計其稟令受事咸於一人蓋俄頃之內應接旁午極其勞有

細人之所不勝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察而以君之才與器當之吾知其進未有量也然則君懷印州軍投煩畀冗乃其所以爲大受之地而不屑不安之意又安從生哉昔漢宣帝之於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明經持重論議有餘寖爲嚮用然且再試於三輔明主之用人既微之又章之于以嘗於事而考功也如此君往矣異時柄用於朝若取信於天下惡知非茲行力歟余以開州之政卜君矣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予廕序

昔周成王推擇君陳委以東都也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言車以文武憲萬邦厥功偉矣而詩人歌之曰張仲孝友夫古之大臣殫材竭能所爲顯勳業震華裔而銘鼎彝豈非以其才力智畫出於尋常萬萬哉而詩書獨本父子兄弟之際詳哉其言之也何居蓋杞梓之上干霄漢蔽牛馬黃河之流灌輸天下而卒歸於沃焦之墟然藝木者不護其末而護其根導河者不以惜汪洋之浸而

亟拱把之穴者有所重也古道日微乃相與棄本實談事功而詩書之旨蔑如已晉川劉公以漕河奏績　上深嘉之晉位大司空并廕其子一人公辭讓至再不得　命退而以其弟之子衝應當是時　主上之恩禮於公與公之宣力於國見謂爲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而不知公之所以不可及者政在此也何者人心於功有必赴而情常不能無溺有所赴則冠冕簪笏之所不得而勝有所溺則中材好修之所不得而矯公嚮貳銓曹奉太公

邸舍余親見公垂紳正色出諷議於　君韜祖甘毳入色養於親偃僂色笑若惟恐不得當者頃奉延世之賞有長公若長公之子在也公獨念曰吾兄弟兩人耳身幸列於朝而弟乃早逝吾不欲以子故而令弟之子以編列終也噫公之懿德茂行即不可縷數而孝弟之大凡可覩矣故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聲施於朝則顯而洽質諸三代之大臣所以寧輯諸夏而翼戴天子者孰非此道哉自　國朝以來漕若河無兩居重者蓋大吏分董

之時有弗舉　今天子始推兩重於公而愈益稱治往大臣於漕稱李公蕙於河稱杜公謙公取轉漕之吏卒而卵翼之去其蟊賊信其約束而漕綱四百萬者如行堂奧然有李之拊循躬履水濱博采羣議蕭徐邳諸處舉大役者三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蓋橇權畚鍤間靡匪公之履綦也有杜之勞勩而公之洞達簡易又自有過人者故事集而人安之功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李杜以來三人而已嘗攷國史李公於母必躬爲扶侍至老不倦待二弟尤有恩杜公父年九十就養於官以浙爲善地迎兄與姊事之而侍親疾也其事尤奇曩公之太公高年就養與杜公同弟早逝即不得迎之官邸而以子之官官其子又兩公所未嘗有者夫即公之修於家而其厝施於時可知也即公之卓越於時而其進而躋於古君陳吉甫之流又可知也　主上明聖無遜成宣異日者公蘇司空宅百揆亡論中外飫江南陳陳之積中興之烈即詩書所稱何以過哉公拜恩之日水部周君訓計部

吳君士瑞吕君昌期比部戴君王言往賀之而徵言於余竊謂公之才畫勳望炳炳在人士大夫能侈言之矣而余獨推公之功業其盛在此而不在彼冀論大臣之道者知所本云

贈吳禮部序

道一也達者契之衆人宗之在中國者曰孔孟老莊其至自西域者曰釋氏繇此推之八荒之表萬古之上莫不有先達者爲之師非止此數人而已昧者見跡而不見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聖祖獨禀全智大闡儒風而玄宗釋部並隸禮官若無少軒輊焉者嘗疑而深求之取其書而研味之始也讀首楞嚴而意儒遜於佛既讀阿含而意佛等於儒最後讀華嚴而悟乃知無佛無儒無小無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　聖祖之爲意淵哉廣矣潤州在海門二山並峙爲釋了元與蘇子瞻談道之地妙高臺其遺址也了元見華嚴善財參海門事疑即此處禱於佛以求證是夕海門現瑞甚奇載於碑記亭州吳君來爲李官偶遊焉恍

忽若有宿契者修之繕之還其舊觀會海虞瞿君至謀以是經梵本易爲方冊而苦於難成君聞之喜躍出力相之自此圓極一乘之書霈然流通霍然憬悟不自君爲嚆矢哉近世微獨儒學不傳即談釋者亦復吐棄華滋躭玩寂寞其於六通四闢千變萬化之用疇知之者君現宰官之身弘圓頓之教導亡機之智行不捨之檀眡緇素殊形智凡同性如彼千燈共於一室又惡得而畛域之君被簡命爲禮官行矣異日囊括九流幹旋三學以襄主上華胥之理有無讓子瞻者君之職業君之能事也瞿君衡德也深徵鄙言爲贈輒述華嚴大旨以導其行若他治行可稱數者非瞿之所以請也不具論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釋之有律猶儒之有禮也佛以六度示人禪那特其一耳而不知者至欲以一而廢五則其所爲一者可知已何者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是故戒生定定生慧

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人之所知也而慧復能生戒生定迭相爲用展轉不窮人所未知也善乎子瞻謂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而以人之醉而狂醒而止者十之眞知言哉頃余游都門聞愚菴上人之風而慕之一日晤於慈慧寺方聚其徒說四分戒余聽之悚然而嘆夫世道之交喪久矣在凡庸既不知道爲何物其稍有聞者一知半解曾未涉其崖略輒欲舉古聖人之禮與律而篾棄之曰法固無礙也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

而不知其不可假也余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留惑潤生不能捨律乃邪說喧豗之中獨能以此爲提唱余是以知愚菴之不可及也或曰子言以救時則可而冀以究竟大事則不可余曰儒者莫高於孔顏其論克已復禮也與佛法何異夫已克矣而視聽言動無之而非禮心空矣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然則析禮於道離戒求慧即

堯禹瞿曇有所不能也而謂其非究竟法耶是時也諸聞法於公者聞余言而懽然欲書以爲贈顧余非知道者也惟公始終以尸羅爲教如烈炬之破昏群流之赴海夫孰能禦之異日勿謂姑舍是吾尚有大乘法在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七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古聖人之道歷千百祀豈有變哉而莫盛於孔子其家法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挾聖人之才以康民濟世而要爲有制於時乃孔子以時不可爲而所爲寄其濟世之志者可以自必故廣土衆民所樂不存必欲得天下之英才也者而造之彼其作室爲壇相聚而講猶以爲未足而汲汲然

去其未暖之席環車轅於天下皆此心也乃周游既久始知四方所推擇無踰於及門之英而斯文之託終屬之吾黨矣故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聖人者豈不思立天下之中定四海以滿其一體之心哉葢四海雖大其爲英才者三數人止耳而此三數人者固四海之人之耳目也吾得其耳目卽闊趨[illegible]臂運而指從何施不可以彼不憚道路之徇木鐸天下而起人心於長夜誠以此爲易天下之具也史

遷智不及此謂其歷聘駕說弟以求售至好七十君不遇退而修經以見志夫不知以擇士而謂以千時不知其傳以人也而以經則亦講之不精之過矣自漢以來聖人之家法鬱而不彰者且千餘載非我師天臺先生疇能明之先生之言曰吾非樂於仕以求友於四方也又曰此學非特起丈夫撑拄宇宙者未易當之吾得一二人足矣而奚多言爲葢先生之爲此言也適在留都而士之臚傳而風應桴捷而響隨者亦莫逾留都其間溫夷沖

粹抱中行之質以副先生之求者蓋有之矣而走之往簡亦不爲先生之所棄今去之二十年矣其温夷沖粹者率相扳以躪乎中庸之庭而走往簡自如也不殆於終負先生也哉歲癸未先生年且六十里中二三子謀共祝之而以走之少且賤也屬代之言嗟乎二三子唯服膺先生之教而無終負如走也是所以壽先生已矣

又

夫世之以道鳴者不乏矣而不必其身有之乃若有之於身矣而其出處大節炳然而不惑者則千百中一人而已可不謂難哉初先生以行人改御史適分宜與吳宰相搆爲姦利薦紳附之如市先生疏論之時　主眷方篤得先生言怒甚斥吳爲編氓分宜雖未去而天下曉然知　上意旨得終就詔獄則先生發之也先生督學時諸可補益者數正言不諱其施於時者什六七矣新鄭始用事勢張甚先生疏其剛愎不可用得遠貶去迨江陵柄國與先生雅知厚亟欲引之先生知其以天下

爲任庶幾共致太平頃之意中變矜率之情往往見言面先生知正言不可入卽謀引去因閉不與往來葢爲俞都御史甫數月而以內艱歸矣服闋朝議起先生時宰意難之而迫於輿論以原官出填八閩實遠之也先生以父老累疏終養而朝旨特趣之官先生以金革之事誼難固辭黽勉就道葢餘二年而復以艱歸自此小人賡續任政時事日入於敝而天下益知先生之高矣葢當分宜時排於羣議之旣同也易而爭於主知之方固也難

江陵時發其姦於旣暴也易而察其幾於未形也難且分宜黷貨自點稍知自好者能辨而遠之江陵之始也銳情治理跡類荆舒有志者孰不思麗之以垂功名況其深相信者邪方荆舒秉政文歐韓馬諸人皆傾意嚮之獨呂公晦斥其信姦喜佞彈文一出朝士至動色相訝葢人之難知如此故當時之賢人多矣枉已者竟失其身而直道者或蒙其僇然則處勢而自全非深於道者不能某以是嘆先生之大也夫志全者無虧成幾炳者無殆

辱夫既以道自命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得乎故孔子惡鄙夫之患失而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先生孔子所謂大臣者非歟今年先生年六十二三子之仕留都者咸過不佞某曰願有述某觀桓榮崎嶇草澤中以其徒何湯一言爲天子師梁丘賀非京房之門人則不得位大中大夫至少府彼其相爲引重名成而教立如此先生之學既已無論君明春卿而其徒乃無能爲仲弓之事者則二三子之罪也故敢述先生之大節以俟聞言而奮者焉若先生方坐進於道則固可以後天地而不老閱三光之幾凋而桑滄之變於前也區區之歲年惡足道哉二三子曰然遂書之以質於先生

許蒲塘七十序

夫學聖人之道者豈不以其志哉而志之得與不得則繫乎其遇自世教日衰人皆以名寵芬華爲志其幸而得之也忻忻然不幸而失之也戚戚然蓋彼既無意於道而父兄師友日夜希冀於其外

迨其一旦獲之遂冐然以爲得志豈不謬哉斯時也非其父兄子弟之賢超然脫去習俗之陋而望其能有明也難矣余自嘉靖乙丑率鄉人談孔孟之學許生吳儒以其尊人蒲塘翁之命來遊于時四方之士魚鱗雜沓爭馳騖以爲名高其才華意氣雄駘一時者殆不爲少生悛悛鄙樸人耳其後日久事移才華且見其彫毀而意氣若爲之刋落甚者不復憶曩之所講爲何事生顧見地日高行誼日篤其矍然不緇之學可望而知之故一時賢

士大夫莫不因余以知生而又莫不因生以信余嘻此豈生一人力哉蒲塘翁少游鄒東郭先生之門其志早定故名寵芬華不膠於其心其於生之學也不唯無以奪之而寔有以導之譬之鼓宮而宮應叩角而角隨乃其理也翁賦性簡朴中年即棄去科舉不理其所居者深林長谷之間其與談者農夫田畯之事蓋方安其子之心一道同又惡知夫紆朱懷金爲得志而欲其慕從之哉然則生雖賢而得翁開之其成此非難也今孟夏十一日

翁七十誕辰高生期輩若干人將往祝之而問頌於余余唯茅峯天印間爲金陵地肺土良水清異時葛洪許邁陶隱居楊義和往往從此仙去而今得翁父子是地靈嘗旁洩於方外而今復鍾之儒家者流爲可喜也審如是則翁之壽方與斯道久長世之所云壽者何足爲祝乎是爲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大元輔申公致相事之十年　天子舉冊立大典以璽書存公於家又二年公壽七十門下士某某謀奉觴於堂效一言之頌乃不謂某譾劣而令其屬詞某辱公知甚深故不敢委而竊有感於古君奭之說云書有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蓋古之平天下者必自平其心始以彼銳名者急於自標異乃始務爲殊尤絶跡若見以謂非常可喜者然內嘗與其心之眞違而外與天下之事幾違非不燁然有述於世要以當天心而殿國基斷未之有也惟夫宗工鉅人齊物我遺非譽寧紓體以持其衡而無私昃寧跳身以伸其衡而無私抑無昃無抑

國平乃得及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斯曩者平格之效已往公柄國者十有餘載推其至誠與世相悃悃款款無標奇獵異之心纖介於其中推轂賢者雜遝而進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薦曰彼自以其材見拔也博諮羣言擇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擇之爲功而曰某與某寔議之也亦且引繩批根求多於公而鮮忌乃不知公之能容之而曰我固敢言也當其時公苦心密畫不激不隨靡以秋豪之端稍動於意氣故　上賢重公而倚信之方言

者爭爲計以忤　上與齮齕公以自名公宛轉徐解不令大有摧折他兩輔十三郡國以機事請者爲之條減吞臘利害的中窾有言之而輒效者有既效而人不知者自　國本未建且尤公不以力爭迨大典甫定　璽書煌煌若以報成事於公者而人始曉然知議出於公無疑已嗟乎公爲心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見其操其所掌畫務於當國家之實而不必有其名大臣斷斷無技乃能用天下之技以爲技茲所稱平格之道而公所操

以保乂我邦家者歟頃公耆年而貌愉神王不減少壯時益天下顯德公以平而陰額公以壽公厚以平壽國而還用其平以自壽固其理也公巖居以來國脊脊多事非其舊矣即世未嘗一日忘公而公亦豈能遽忘世哉　主上深惟嶽降至意必精繹重倚盡展公保衡之力於縣官而壽耇之用乃究儻直以嗇氣葆眞不接天下之用而有餘於已爲公願者不足道也於是二三子忻然蹟其言頌申甫之章以前爲壽而屬小子操牘載之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萬曆癸巳國本未定　上深居法宮諸事稍稍萌芽矣顧獨虛首揆席特起荆石先生而柄之政先生數謝不敏中外使者繹騷道路不絶先生不得辭遂起視事適先生指使之年七月二十一日爲降岳辰詞林故事推擇一人代屬言爲酌者先某不佞班列最下寔執是役大抵謂先生當釜鬲之時用晦而明深合古清淨寧一之吉其明年　上俞先生請命　皇子出閤講學中外懽然先生遂

稱病謝事累十數疏　上不能奪爲增秩賜金以寵其行又五年　天子卒用先生議建　東朝備官屬推恩臣下特遣行人從田間問先生起居狀時長公辰玉繼入史局詔諭江南因請急視先生匕箸今年先生壽七十南中公卿謀所以頌先生者而又從里中推擇不佞某執筆札某蓋觀往事而知先生定策之奇又感今事而嘆先生知幾之神也當國本未定時　天子意初無他特以其事重大不欲自臣下發而揣摩者以其意妄疑上以爲意且不測主者稍不逐聲爲號惕狀則又以其意妄疑主者以爲意亦且不測激之則疑於上緩之則疑於下疑於上則欲豫而反遲疑於下則欲靜而反沸先生以其事爲兩濟之舟而以其身懸兩射之的爭之以羽翼之實而不爭之以名止其未必然之幾而不止之以口鄴侯所不能得之抵足之肅宗而子房乃得之以天下戲之高帝故曰奇也當時　上獨嚴重先生甚臺諫之言十有不得一二六曹之言十不得三四即他輔臣十不得

五六者於先生獻虛已以聽故萌芽雖蠢蠢動矣或脅息莫敢支吾或鼠伏莫肆儇偷壬人陽爲好音之懷而氣類亦陰有藉以厚集其勢乃爭席者操室中之戈修郤者挑穴中之鬬　天子且漸與羣臣不相習而旁睨者復攘攘其間迨先生去國尋至嚴者不憚重者見輕繫安危而全國體者始莫知所屬矣當先生堅臥不出舉朝莫得其所以即某亦嘗置疑於其間而不知陰陽消長之幾先生有獨觀其深者蓋　主上眡先生爲意指則政本重而後來者眡　主上爲意指則意指之所從出者重一則去有餘榮而國以榮一則斥有餘辱而國以辱是子明所不能見之祥符者而文靖獨見之于景德鄭公所不能見之入國之日者而希文先見于議獄之時故曰神也譬之舟然忽相遭于驚風駭浪之中衆且瞑眩失氣而柁者自若則衆者客而柁者主也及衝擊曲折于榮洄宛轉之波流倏而南北異嚮舟中不知而陸人知之則舟者動而陸者靜也夫衆之瞑眩失氣者先生一處

之以無事而國本定至其所南北異嚮者衆人亦處之以爲無事而先生且奉身退矣故觀先生之往事而知先生功在今日觀今日之時事而知先生之功在當日今日之功當日隱而今日顯當日之功今日隱而當日亦不顯或用而不用或不用而用然則先生之隱者以千萬計而其顯者不過一二而已此其含而未吐茹而不窮豈筭數尋丈之可測哉固宜引而爲年彙而爲賢若衢尊之置過者酌而不辭又若尾閭之墟百川注而不滿區

區松栢岡陵之祝不足爲先生道也或曰營平一武人耳先零之動且慨焉請行曰無如老臣今中外不謂無事矣　天子將幡然修改元之政先生必杖而造朝如商文毅謝文正故事吾輩奚觖望於先生之歸顧某聞先生栖神玄漠方與造物者游名可得而聞身其可得而致耶然又安知先生不用之非用也聞者謂之言也有當於先生輒書以爲壽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自漢論才必首簡重樸茂之士推爲長者平陽之清淨絳侯之厚重眡彼才敏辯給之人浚之輒流擊之隨應者疑若無短長然乃至定危疑靖梦亂才敏辯給者束手不敢動獨清淨重厚者不動聲色而收之故能策名世流景鑠致足術也以余觀於今陵陽徐公儻其人非歟公宛陵產也宛陵饒豪雋尚儒藻表表一時公獨性宇澄涵精神斂固顓而少華恬而不見跡居恒寡言笑而接人以恭捐煩苛而應事以暇出守閩蜀爲循良第一繼長

滇臬晉右轄會岳鳳之亂公繇擁傳指授所從護將士功什六七而不以自居已徙山東士民口次公均徑編賦爲計久遠者難更僕數也公淵默如玉韞珠含不輕以試而山輝川媚在所見珍　上特簡大僚以納言畀公詎非爲大受地哉而公且上書自免歸矣當公在東省贖鍰盡輸之公而稍出其羡以繕官廨言者求多於公弟以此爲詬病不知長者如公所至莫能名其功而乃欲指其隙得乎余聞論公於國爲寶臣其所躬蓋羔羊素絲

之風與典刑著蔡之望當與漢之名碩等而卒以單詞罷豈非傳記所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抑漢之祭酒若兩龔之屬已邪嗟乎馳騖者每一泄而無餘停涵者必苞孕而有遺味公歸兢兢抑畏無改布素時人之德我報之恐後而以不遜至者公不知也不啻客之而已譬若萬斛之舟載及其半其衍而爲禎祥凝而爲壽考也固宜頃春秋八十冬孟某日爲覽揆之辰子壻後君尚禮稟公之教亦以長厚聞將率二子有聲有年觴焉而謁余爲詞夫公用未竟而又泯嘿不自明意豈斤斤斬斬報者顧壽富康寧子孫代興庶幾華封人所稱益不自竟而必有能竟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遂書以貽後君使爲壽

李如野先生壽序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蘭膏明燭二八遞代徘徊於觴俎之間窮日夜而不能自休叶梟盱盧抑手交脅離合於一枰之上擲百萬而不滿其一睨此世俗之所共愉快也有鑒古玩物者過而笑之曰

此何其垢且濁也則以法書圖畫之爲清彈琴奕棊之爲適矣而又有笑其側者彼且與名勝相招邀與山水爲游衍故有丹青浩然刻畫賈島若將求爲師資而不能而登高丘汎長川不可驟得至託爲臥遊以賞之噫此亦達矣而知道者猶然非之何也物之美惡無常而人之欣厭有主苟屑屑焉必得之爲快名曰徇物夫以我徇物則物貴而爲物所徇則我貴世之有待而樂者未有不喪已以逐物者也乃如野先生則異是先生少以文學高等累爲鉅公所稱引後以久次出爲維揚令弟子師先生蘊藉既不盡施用而日交歡諸詞人以著書談秩爲樂凡名士贈言緘之滿篋笥每授經之暇且咏且披若將樂而忘其老也于今世所謂七子者至摹其象而玩對之曰吾以幾於神交又摹五岳諸名山出必與俱曰吾以幾於天游即先生之篤好如此吾以謂直寄焉耳已而豈以爲先生累哉先生春秋六十有六其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意

先生者豈其寓意而不廢乎物神適而形不煩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於不得已漠然而固存者耶然則先生所着皆怡神引年之具也而與世俗之樂異矣先生之子哲與余同舉其奉檄歸也欲余一言壽先生先生其一笑置之而無更以是爲篋笥之點也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余濫竽史局蜀黃昭素者與同籍同署又同臭味葢相得甚驩無厭也時尊人春亭翁歷官多名蹟乃遷秦右史以行書抵昭素時僊僊有歸興云頃翁春秋踰六十二三兄弟謀所以祝者而屬余爲詞余聞翁自羈丱即能讀古人之書解當世之務陟於遇弗盡試第其課士者二理人者三所至有錚錚聲焉而於通渭河間最著通渭多悍民上谷商多奸孔顧能令民無逋賦吏無骫法豪右巨商帖帖然重足累息而不獲一逞且也督餉則羨補詘繕城則絀舉贏譬之淳于國能變方爲醫而疾隨手差也斯豈非通方之鉅才吏治之善軌哉余

覩今仕宦有二千時者病其下憂民者忤於時蓋其不能兩遂也翁豪爽伉直壹意在民在邊邊人親之去天津天津人泣送之愛行而人懷固翁志也翁即不躋通顯而於志適得何屑屑以纓緌爲徽纆而務釋之哉史柄藩國事不爲卑散獨今制一授不更出用世者或不樂就夫董醇儒材大夫也既先之矣以彼挾天人之策抗治安之疏切磋痛哭聲動人主豈謂其鴻漸之無翼豕跡之難遠哉而平津東陽一加萋斐輒棄遠國今去

之百禩以其人視兩公竟何如也然則翁其可無恨秦大國左右史高秩又終南太華名山水在焉退食之暇角巾野服相羊其間亦足自愉快已蓋人生適意我自得之儻其坐輟書空鬱而望遠即山林漁釣皆桎梏也翁以曠觀優游俛仰朱門駟如蓬戶勢人等之海鳥又奚長裾之不可曳哉翁年甫指使齒髮光好笑談諧謔不減少壯其箄當未有艾也余特覩翁書因爲論著之以廣其意如此昭素博雅好修余一晤對退未嘗不發悗也賈

生矯矯登朝史稱子嘉能世其學以爲美談觀昭素嘉不足道矣

劉太孺人六十序

歲巳丑 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儁乂儲之館閣得二十有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翩爲後先所未有顧此二十五人其得全庭闈之樂如子輿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

改火耳而以事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傳四君其親一就視邸中而他務牽懷頃之且襆被去乃奉母於茲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觀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校以致咎而發詬固無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

情何亟也方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德役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探其意而代之言猶曰王事靡監不遑將母抑勢難兼遂即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鞅掌如詩人之所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扣搔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外爲橐筆之游內有板輿之馭修髓之奉盈其前而珈翟之封湊其後緜今觀之蓋二十五人之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而彌安其爲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遘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仕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六日其設帨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毋思輕去其子也哉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庠

夫江發汶山財濫觴耳已而括漢泗兼淮湘沅澧沮漳靡不包絡而其勢至於作界南北呼吸萬里一何壯哉黃河經朔漠徑中夏自龍門而南激爲洪濤播爲安瀾奔泓浩渺與天地相經緯然其出葱嶺與于闐可饗裳而涉也水莫大於江河未有離其源而自爲大者況於人乎洪都夏君元甫已丑與余同舉進士君爲人樂易而簡直開明而整練見者莫不卜其遠器已而司理紹興能聲大起二三兄弟方喜其能而君不以自多曰此吾二人之教也頃翁年七十有三孺人七十春秋高矣然本其修於身若施於人者同心併力無矯情無倦色故純白獨完機事不作蹈繩履尺絶去嘻嗬至其撫兄遺孤不異已子咸有成立而後已其爲德於家者家之人能言之與物以誠不侵然諾振鄉貧乏不計有無其爲德於鄉者鄉之人能言之乃式穀其子卽有細故必加譙訶則又家人之嚴君義方之善軌已余觀世之儲慶源以發其家者率厚施而薄取多積而寡溎其累善也雖銖寸而不

厭其獲報也歷久遠而不爽此其恒也翁爲人位不稱德名不暢實施不斬報善不近聞其停涇鬱積既深以久一發而爲司理君又奚惎哉或者謂司理綰一郡之要其所奔走之令丞尉以十百數其所品隲之孳有司以千數其所震疊而煦育之士民以億萬數翁卽負隱德所予不過簞豆之細其所濟僅可指屈而名聲亦不能出里閈之外也乃其慶在彼其源在此者余以爲亦顧其盡心謂何耳翁爲德於其身與家而其心盡孺人相其夫爲德於身與家而其心盡心盡而慶鍾之矣卽司理者出政發慮與人布利而祛害小大不同其盡心一也然則謂翁之慶源深遠譬若江河然豈誣也哉是歲也君政成人和而喜其親之樂見之也謁余言而介壽焉夫都繁膴者生靡不遂而不能無慨於志懷高尚者意無不得而不能不苦其生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也翁夫婦旣托鹿門之高蹤而又得司理君之色養莊生所謂恬與愉且俛兼之而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其在此

也夫故余本江河爲頌以見夏氏之爲慶其來有自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鄭大夫一所公者閩人也筮仕無爲學時余師耿恭簡公領督學使者每指數諸師儒必大夫重已令三水入爲南計部郎冢宰王金泉公指數諸郎曹亦必大夫重大夫弗至則已至必舉茂名非賢無繇也自此擢二千石往余巖栖遠不相聞迨叨塵仕籍問訊公治行而公屬歸田久矣歲辛丑方

負疴屏居鴻臚何君大積王君用臣者與大夫仲子忠同寮厚善屬余言爲壽余乃問知大夫歷官次第而甚嘆知之未盡也大夫令三水時吏率駔儈二源蓋一夕幾十起云迨龍安新造番漢龐雜大夫繕要衝廣儲偫鋤强梗綏善良究也士民謳吟而諸夷案堵孰非大夫功也藉第令竟其用於洱海何廣緬事哉蓋大夫治計部七襍而得龍安

治龍安又七禩而得洱海主爵者豈可謂無意乎誠欲盡大夫才耳往者捕寇而兩梁迹埽轉輸而二源食足業效於用矣臬憲視治郡其權爲易行治戎於先事校寇之方張其機爲易運以巨才當局效謀而旁指焉其事爲易集乃阨於讒而未盡以展蓋誠感遐裔而不能回當軸之惑精格猛虎而不能弭宵人之謗大夫其如之何哉大夫去滇里居今壽若干歲而筋力彊固不減少壯時配某宜人少大夫幾歲健與大夫等以六月十有一日同稱壽於家亦一奇也夫二人儷德齊齒子孫盈前華髮相望福祉兼美人間之盛事備矣矞之不竟於用安知非天留其贏爲今日地邪於大夫奚憾且也大夫子若孫以詩書亢宗方翩翩鵷起謂卽以竟用大夫可也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新都爲金陵左輔山川清駛聞於宇內故爲名商巨賈之走集人物繁華之輻輳此蓋富貴之娛而非高人耆舊之居獨其旁邑去新都二百四十里

而遙山拱而藏水深而聚有重巒疊嶂之阻而絶奇麗紛華之觀則惟星源爲然予嘗陰求之意必有偉人[illegible]之而後無愧於江山之勝而其俗間或以財力相雄長大都會上國無異求其淳固顓壹澹然自守者迄不可得豈古今不相及而習俗亦因以轉移者數頃閱余門人持國相游從始聞尊人筆峯封君之爲人此余之所甚賢而欲亟言之者也翁乃大鄣名族王父效陳公以篤行伏一時筋力纖嗇致貲盈萬與兩兄遺孤共之不私一錢子株原公性質木一仍其家法無改迨翁生而倜儻扶義議論伉伉里閈中急難咸待其片言以解即訾怨蠭起不少避不亦古節俠者流哉年長更折節爲儉磊砢英多之氣又若剗削無餘者持國成進士當選爲御史貴重矣翁乃修其馴行不替有加焉效陳公之淳德幾還舊觀即一絲一粟分賦子婦視儒生時節縮無異也今人少得志馳意於驕奢佚欲之樂而忘布衣韋帶之行翁履顯榮日覩貴富薰灼之勢顧抑志而出此其自處

眞無愧於世德而可以回星源之舊俗致足術也
於是翁年六十中冬九日爲覽揆之辰子壻潘生
爲鯤乞余言爲稱觴之獻夫惟喬是謂早服早服
謂之重積德其於永年之道竊意其有庶幾者乃
書此貽之異日持國采風四方見山栖谷飲之士
有得於道者問其術以歸壽於親其有異於余言
否也

金全州思馨公七十序

范蔚宗作漢史始標獨行之目謂其成名立方風

軌足懷也是時士矜於名刻情修容倚倚倚道秩以
就其聲價而絕俗違時過爲激詭則含眞抱樸之
君子抑或恥之無論中表殊情老壯異節其隱括
將有不至而較之自然之充符無慮遠矣唐史流
例猥多卓行孝友忠義至析爲三品雖其與蔚宗
異意亦非篤論也新安金思馨公孝義篤行諸姷
節不可縷數人占其一端即可以自名而公倜兼
之藉令作史者見之不知當置公何等然公坦易
率直未嘗與世之崖異者相頡頏也隤乎其處順

泊乎其似道合中表等老壯未有異也余每一接公如行霧露中潛自沾潤葢公燕居申申如也其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故一時芸夫牧豎靡不以善良歸公蒙莊所稱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者非歟新安山峭削而水清駿士生其間尤喜爲奇節公顧肫切委篤不欲揭揭然以蘄嶷自命世亦謂無殊尤絶跡可以驚動人之耳目者不知此余之所深服於公而非隱括爲名者之所能及也歲秋孟翁年且七十友人某某輩謀往祝之而委余以言余謂壽之爲道恬愉相養之謂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存公以坦蕩爲心和平爲行足使疵厲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人之履福而引年者孰踰公往公六十時余爲序業臚列公行事此復推本而言之令知公之誠心爲質絶去緣飾者異日良史出其必有以處公矣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晉陸雲之言曰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

於梦華者享無疆之休夫抒指通意究觀其玄奥乃知達人脫然昭曠獨立埃塩師友造化而不爲萬物役也史稱由光義至高豈必畢志陸沈終身埳莽之墟乃稱逸哉顧其心抗霞表如沈麟士何點諸人雖開門教授宴樂不隔而曒然不蒙其温嫠儻推覩其致即方軌頼陽砥礪頹俗其又奚讓焉新安梅友張先生少以經術著攻苦力學與宗人玉陽太史齊名久之以其業抗顏而爲人師駸駸將顯融於時矣一旦親終輒盡毀其業以去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壹涵於酒以自豪夫先生經學質行並驅齊美當其修賓揆之業詠帝王之經祇三五之德豔清和之理葢奮庸之門軌非巖海之跡蹈也第以禄養弗逮飄然遠遯祇居平之所營如將維縶之者斯其深中隱厚非常情可測矣以彼挺嫠龍之器襲木柳之遯懷巖廊之寶踵輿蓁之遊即沈何者流濡跡人世亦何害其沈冥哉麟士教士差山所居成市先生業與之埒而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復與子晳之通隱者同

且三子才秀兼有元宗之望季大鼎尤以博士業負俊聲先生鬱儻未寫胸臆欲披者將待此以竟之雖恬澹寡求箕山托志未爲不遇也先生仲子大晉能聲詩僑居白下所游多聞人歲冬孟十三日先生懸弧之辰余宗侯夢熊輩將率同志祝之而屬余修酌者之詞余聞亭毒無已眞人不痒知先生履福引年有難以歲月計者蓋恬之爲貴而非棼華之以也旣以語諸君不見謂爲謬曰亦庶幾先生之玄散賦非邪是日也有如以叔夜之酒

鎗進不知先生能終辭之否

蔣隱君七十壽序

嘗考信載籍及所目閱指數耆艾魁壘之士多得之窮阨困苦中而佚樂者不與焉然則窮阨困苦君子將取以爲資而未嘗前却於斯也故楩柟杞梓材矣必飫陽和凌陰沍歷歲時然後棟梁榱桷輪輿輻輮巨細短長無不勝其任昆吾良金也火不煆水不淬石不錯頑然鑛耳是禍之而福損乃爲益固造化消息之常而壽命之窾係也何者天

之生人業毓其軀榦流其氣脉發其聰明矣而非斂之不全非鍊之不固以彼勞華波蕩方役吾心之不暇吾復縱其情之所麗而莫之能止天地之眞氣日流月漸而不能以復存亦奚怪哉以今觀於新安蔣君有足徵焉君生素封家弱冠爲博士弟子已遊成均交四方之才士會當乘時鵲起爲門祚榮也而倏遭閔凶羣不逞謀危中之爲鴆爲訟穽罟四布旁睨者以爲孤筭如君計無復之耳君顧能難平之情付以理遣無對之感寄諸忘言

責已恕人割腴而處瘠卒能以自勝爲强修業而息之久之去業復還而怨者爲德豈獨其有天幸哉鼠雀之啣鼯機械之閃爍世所不堪者於君皆增益磨治之地也君自是益修其平生諸釋怨賑貧爲德於鄉者指難屢詘而行年七十矣君歎曰吾於困阨時不自意全今乃有此也時則治園榭亭沼與故人遺老燕遊其中暇乃進諸子而程督之舉所備嘗諸艱以爲瑱規津津有味於其言也當是時教行於子弟惠洽於姻黨信孚於鄉人齒

宿於流輩受其名又受其樂譬之毓材而材成鎔金而金礪斯所稱得全全昌者非歟藉第令顛踣自隕尺寸莫豎抑將奚稱君之澡玄垂後得茇其皓然固天就之也而其識深遠矣歲十月朔爲君覽揆之辰子希澍孫士進士采輩將稱觴以祝謁余言侑之余謂君之得壽不可忘厥自輾不揆而爲之序

金之色翁七十燕會詩序

夫君子進則思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則求消形地肺揖箕潁之餘芬而或俛首風塵抑心名利非獨丘明恥之抑亦夫我不暇金翁之色牆東逸叟維揚俊人談叢散馥於九蘭筆海騰波於八水固已氣邁羣子名動一時非不能引茅茹以彈冠絢桃花而結綬而優游三樂負杖窮年栖遲一丘鳴弦卒歲益方覩縶足之爲苦又安能寨棠而就之是以萬鎰之玉可懷而短褐自蔽五侯之鯖時致而長裾罷曳則翁之爲人大都可睹已萬曆甲申翁春秋七十弧懸於堂同社諸子儼然造之

小子捧觴而進曰蕭惠開有云人生不能行其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蓋余不敏竊歎斯言今翁放懷天地之間使氣公卿之座按景光而度曲仗山水以成詩酒德不羈琴心獨茂校其所得孰與世多然則牽衣肘見而歌若金石步雪履穿而色如翁參翁已方古人之軌立高士之幟矣是日也木成陰黃離對語清觴迭進流芳亂飛雖詞鋒欲振感願祝於長年而筆陣先開聊披宣於短叙人成四韻壽引千秋

周光宇六十壽讌詩序

若夫龍蟠鍾山虎踞石城則吾土之山川甲乎域中五經縱橫萬人籌畧則周宗之文武秀於天下乃如光宇抑其名流負駿驥以標良挺珪璋而擅美孫吳蚤達管樂自期世踵魏科人推高步腰懸化雀之印門擁帶犀之軍非不能一鼓而勒燕山三戰而清瀚海第時屬太平之代人酣無事之風歸馬爲羣囊弓不試花新葉早徒賞會於琴樽月幌風襟每吟誼於牋綵以文字爲策勳之府以矚

眺爲戰勝之場把袖拍肩思彼三五鷄鳴烏遷俄焉六十爾其白日長黃鸝語綠陰幽草不減花時紫陌微風遙熏麥氣斯時也人來舊雨席敞高雲假北海之觴上南山之壽雕蟲壯思則符彩驚人非馬雄談則鏗鏘滿聽亹亹然天下之嘉集陶陶乎人間之樂事藉令莊生可作奚羨大椿之年不必方平更生坐閱變桑之海客明且哲何莫賦詩予稱也狂聊爲撰序云爾

常國寶五十壽諡詩序

常國寶容貌循循風流藉藉琢磨其質玉潤而金相黼黻其辭雲蒸而電激以豐鎬之舊壤懷文獻之遺風手握靈珠心同匪石曾從綠髮幕府洪都譬彼漆園之莊周何辭卑位異乎安定之梁竦不憚勞人顧執板之幾時俄挂冠而長往荒兮未央指林壑而非遠筦爾而笑望烟霞而在矚尋古蹟探幽人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長嘯盧敖之逢高士詎識鳶肩憶滄海而無時問桃源之易失時歌淨行或賦遊仙豈徒流連光景之間放情觴詠之末

者哉序屬九秋褰開五十妻孥喜色閭里驩心十千置酒開閒館以留賓二三昵友造高閎而廣讌黃花正茂肅氣彌高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琅以觴月於是乎南山頌起北海樽屬斯亦浮世之快覩生人之樂事也嗟乎百年强半萬事多諳惟談笑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旣因良會何莫賦詩千秋有托公夸金谷之才四坐勿諠敢攀玄晏之駕輕爲序引綴在篇章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夫宇內寓形躋期願者蓋寡人生行樂共烟霞者幾何歎四美之難并詎片言之易合懷南張翁者倬彼耆舊鬱有詞章身逢累葉之昇平眼見四朝之全盛地踐百二年垂九十春秋高矣閱人衆矣良會接煩襟滌亦云樂矣同鄉詞客結社滋久乃心無遐阻跡以事牽蓋不無離合之緊焉頃梁君還轅嶺表余亦歸栖北門雅道載興朋簪旋合而公之誕辰適與期會於是開高軒以置酒撰良宵而下榻絲竹紛於綺戶琅玕盛於雕俎樓臺如畫

臨上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是日也歲事盡條風轉鋪梅花以爲藉傍松陰而代幄壺觴迭進笑語忘勸亦千古一時也二三子拜升堂之嘉慶醉介壽之餘瀝筆花欲燦詞鋒大振金谷可作攝齊於廊廡之間鄴下再生擁篲於高門之外非寄篇什曷彰盛美爰裁短序用作前茅云爾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古名世之英其出非偶然也必有醇茂醲郁之德以開厥先竽唱而比竹作雲興而甘澍應故後人

獲推其未竟之緒以調庶務潤羣生而人皆歡然祝曰幸哉君子之德實者行溢者華衍者爲賢子孫而享者爲壽考葢甚相須也余已丑歲舉禮部於皖城楊君純完爲同籍又三歲君對策公車得漳浦令以去久之以治最擢銓大夫於是聲實洋溢盈宇內矣始諸同籍分布中外而聞之道路獨稱漳浦治不置大畧謂君置身膏腴而曠然不緇如孔君魚憂勞萬民隱若痌瘝而諸城推之如呂季陽安靜恫幅吏人同聲謂之不煩如劉襄陽其

治蹟殆更僕難縷數也余因詫君胡以得此聲於八閩間哉詢之則知太公迎養邸中每退食輒膝而教之曰四境元元宅生於縣令一不任斯民安所托命哉時時倚柱聽君之決斷惟恐其不得當也自是純完之治蹟日有名蓋翁生長田間洞知閭閻之困苦雖年運往矣而好行其德自首無倦居恒厚施而薄望振閭里之急不伐其功人覩翁不廢德於鄉而其爲一邑德與爲天下德者不知也語云山鋭不高水徑不深仁謙則德不厚嫌於

仁猶謂不祥矧不仁而徒嫌者乎萬曆初元大臣尚苛急士爭趣爲刻深下逡逡莫必其命項且習爲首鼠持禄至蔑法惠姦而不顧寬猛異矣而足以朘削生民一也藉令皆善訓如翁與善治如君者安至取天子所邨翼之民而蹂躪之以靡爲凋世也歟翁即不爲儒其質行或儒者所不及雖老不任事而殘膏餘馥至舉巖邑之痼瘵而祛席之夫論廣狹則一邑易而天下難論人我則自任難而任人易君方秉人材之成以進賢詘不肖自此

令海內陰受賜而不知者皆亹翁教也則夫定盈庭壽國脉以永永無極翁之春秋詎可以隸首之筭窮哉夫翁之於德也若北海之尾閭日益之而不盈其於年也若焦丘之餧日引之而不已乃其理耳翁歲且七十七月某日爲覽揆之辰滇浦盧司徒維禎朱司空天球蔡符卿杲輩采邑人口碑而屬余一言以頌夫翁之可稱數者多矣而余獨詳君所起治績者固邑人意也

孫太公榮壽詩序

昔人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然則發乎性靈形於篇詠遠則明天下政塗闡茲王化近則抒一時感激美於國風其亦有不容自已者乎龍岡孫翁負青雲之器極黃棠之美乃斂其素綰薄試方州遠同柳下親居散秩尋如梁竦不久勞人躬鯉庭之色養與金昆而偕適游心上古未尋大隗之宮爲帝外臣終全頼陽之節不謂非古之高蹈矣而猶形留江海神馳魏闕督是諸子授之一經以故或輩聲於憲府或奮迹於起曹靡

不動　天顏降　明詔封紫泥於璽禁傳墨令於銀書沐　帝王之雨露同彼三五對清平之日月俄焉八十此亦人子之極願生人之勝事也是日也縉紳紛沓玉質而金相絲肉遞宣宮鳴而徵應芳筵接座駢羅豹象之胎妙舞盈庭曼衍魚龍之隊賓主交於百拜祝頌引於千秋美矣盛矣不可復加矣而侍御公者方馳輶軒紆繡服　簡書嚴而未遑將父山川遥而奚以喻指則有鮮者曰問安寢門孰與道行於南紀眡餐一室孰與名揚於昭代蒸緜爲娛不如命服斯皇之麗也卮酒爲壽不如引商刻羽之美也於是上公倡首羣士嚮風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京聲接於陽城泉涌華篇江波通於蔆澤萬殊斯應千里不違工符黼黻郁郁文哉被以笙鏞洋洋盈耳可以陳心賞抒旅懷可以康高年介眉壽宜編風雅傳示來茲豈徒涂謌里謡遐邇慕悦而已哉侍御公乃撰而集之屬余爲序夫四詩資卜商之引三都假士安之談余非其人敢當斯委蓋所謂觀博

而見班聞樂而竊抃者矣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文中子有言心跡之判久矣古之言隱者或疾物以矯情或高栖以違行頼陽洗耳孤竹長饑以彼其人莫不委體淵沙鳴弦撰日矣然陶朱荀悳三致千金財賄巨萬皆列於高隱者流豈非其涅而不緇之度入汙泥而不染經燥火而不焚即名跡有所不得論者邪余觀新安汪君惟和蓋庶幾焉君席素封之業少孤育於大父大父季子與君齒相埒也而君嚴事之大父遣季子游南雍季子引君共事君遜謝不往曰不有行者誰與順志不有居者誰與承顔自是日侍大父持家秉逮叔歸乃請於大父爲吳越游修故業而息之貲且百倍無何挈一切筦鑰者歸而與叔謀曰人生貴適意耳日僕僕什一間奚爲小築蔭山之麓臨溪開圃以閣俯之客至輒擊鮮呼酒嘯咏其中至於花香竹影蘿幌風襟悠然若與世隔者獨不惜傾資起人之疾振人之貧歲侵而飽人之饑如此者不可縷

指君且善匿其事惟恐義聲之聞也居常好讀書二氏諸家多所涉獵生平室無姬媵門鮮雜賓蓋蕭然名士之風已配閔孺人生仕族拮据閨內助君之不逮而祥惠好施實與君合自于歸以來未嘗一與君迕意故君得恬愉於晚節者以此夫范以貲散於貧交疏昆弟荀財千萬亦均九族君之振窮賙乏略與之同且也以鳴禽流水適其天和以浮白引滿澆其壘塊以圖經子史曠其神情不必熊經鳥申納新吐故而神明之用不衰自此指使期頤可以坐致如君夫婦者方諸古之隱德豈有愧乎戊申君五十秋季爲覽揆之辰閔孺人長君一歲親知謀後先稱觴孺人謝弗受曰以待君之誕期而舉焉意甚美也先期君子太學啓基屬余言爲酌者先嘻異日史局有傳隱逸者聞之必有以處君也夫

所寶齋集卷之十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九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蓋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無礙者即相可以明眞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廬表於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擊道存柰苑祇園因敬生悟者哉或者謂理超生滅之界即建立皆有漏之因道絕形識之封則像教非無爲之旨是又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

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貫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着花善友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蘚徑蘿龕咸提宗趣豈以象巖窈窕非解脫之玄宗龍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之山几桉迴薄東則鍾陵標舉雲嶂之所出沒西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萬个挾淇

園之遺蹟蒨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　朝廷降勅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迨今百四十年矣開林薙草古非乏人紐業承基久難其續尋至榱椽漸毀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惜人天之所興歎也釋眞慶者一心凝練五衆宗推萬曆以來總持茲寺傷智幢之欲折思戒寶之將沈矢志選材庀徒作室時則景仰者聞風助道効力者說以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啓圓明之域遂

令三身競爽四殿肇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妙月來湛水現鍾臺壠樹之奇葢不必借座燈王請飯香土而洛水墨書之頌芳園華葢之祠庶幾其不墜已是役也徐君承宗顧君其言李君紹者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之聖諦率衆相工既殫厥力詰余謀伐石紀之余也佩伽佗之一丸飲稱池之八味高談寥一古則愧漆園翁深入不二今則非維摩詰弟以遺民栖荆於蓮社玄風拾橡於檮林嘗沐無緣之慈忻觀可久之業寓言頌禱敢辭

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其詞曰

攸攸法界芸芸品類智慧停輈無明縱轡癡城恚海情斃意率嚎擊其蒙嚎覺其寐（其一）猗歟大雄乘運而興高披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閻室示以心燈聲聞色見彼岸同登（其二）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曰深像教曰淺二諦既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湮眞空莫演（其三）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前拈草建剎指柏參禪即相即實何白何玄（其四）翹翹鳳山名藍夙敞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

今茲灌莽像設蕭疎停驂遠想其五有美僧英重啓香臺事從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緺開蘭山桂水於焉徘徊其六夙仰蛾眉忻聞鷲嶺其風可羨修途難騁館宇新開薰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瞻心領其七經行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銘題翠琰字勒銀鉤願見聞者同乘智舟其八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若夫鷲嶺開圖雞林闡法朗玄珠于定水抵蒼璧于愛河據五演以發揮盡四流而提挈足使迷方自曉蹇步同安非大雄孰能當此者乎顧自義學繁興頓教日弛徇物情之好徑忘大道之甚夷豈知迷悟異塗聖凡同體其悟也即衆生爲諸佛之本源其迷也即聖解爲凡夫之坑塹情生智隔力盡功圓故釋天之寶網不藉人爲離垢之摩尼匪从外得此之爲義莫備于華嚴矣始列毗盧法界既陳普賢行海體用互徹依正交參示當念之咸見之果有求輒遂無疾不瘳誠所謂諸佛之密因眞信即心而爲佛俾披覽者若獲如意之珠食善

依九衢瞻禮若其琳臺聳照寶相分光有類飛來無慙涌出銀龕幻影倒垂鴈塔之花石壁鐫經下映龍宮之業是以黃旗畫徙紫蓋宵臨 仁皇率文士以品題 武廟慕嘉名而眺矚信息心之名蹟栖禪之勝地也金陵釋定林者不礙居眞甚深爲寶憫茲羃縛大布津梁謂非經曷以度世非閣曷以庋經乃建置禪堂之後榜曰華嚴以全經貯焉于時繭足羸形大海梯浮之苦累時積歲流沙懸度之勞願力既登信心彌廣以故淨財霧集眞

如來之眞諦者乎迨夫摩騰之至難陁之譯所爲尋師鹿苑抱帙猊臺豈以忘兎而守蹄政欲因標而見月然而爭參佛影徒侈說鈴悠悠者虛歷僧祇皎皎者自纏法見詎非以秘密之玄宗下士大笑究竟之微旨非人不行者哉牛頭弘覺寺者建業之名藍也憑絶巘以規形俯長江而挺勝丹梯碧洞上胥藤蘿桂廡松楹下飛泉溜遠瞻則千林接隰近睇而雙角昂霄羃自王丞相指以示人融法師坐而進道遂以雄標江表法紹曹溪百刹皈

众星馳架險連榮因高積磴丹青映于菌閣銑鎏
接乎蓮宇遂使三十二好之相月朗毗耶八十一
卷之文雷轟震旦自非信格豚魚行瑩圭璧豈能
動玄機于盼蠁成勝業于須臾勳邁布金德超掩
髮是很也上人徵銘于余亡何訪道亭州示疾而
殁嗟乎見化靡常應身難駐繁霜旦委陰風暮來
隻履毗其若空雙峯黯而無色命也如此人其奈
何今年春余結侶南郊尋眞上刹但見樹蔵雞于
玉葉鳥弄鳴于瓊音十種香泥瑾壇踊躍四依圓

鏡飛閣翔翔澍甘露于十方縣佛日于三際時移
事異物在人非感拂松之既遐傷社蓮之永謝言
猶在耳死豈倍心爰竭鄙悃式昭弘美庶幾玄蘆
湛霤長垂蔽月之基彩筆縱橫欲借凌雲之氣其
詞曰
猗歟聖言華嚴爲統十萬正文百千妙頌行海無
涯法界斯總淵匠既遠妙義寖微智燈欲晦疑蘂
時飛不有覺筏疇開悟機誰牛頭唐開淨國碧
洞棲霞丹丘抗月考室巖腰曾巢巔脊有美開士

卓錫來臻弘新杰搆大演眞乘迷雲盡斂法雨斯興寶坊搬起銀面星布樹以妙榦登之覺路熒熒千燈迷方自悟旣忻繩布倏痛舟沈去來何在輪奐長新題銘貞琰敢詣靈津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擢强破敵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貫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于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庭歎蜀至今千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荒邊夷徼在所有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綰四方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

沮姦謀振發忠義以助成　聖化者非細嗚呼爲
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問無殊嚴卜非盛
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
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辰
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余少知嚮
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屬某官某謂籩豆有嚴而
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乃命予碑
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旂如羆如虎逸氣干
霄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
禦侮大夏顛隮極力掌柱靈鋒電耀威策霞舉勇
擢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盭詈吳非忤炳炳丹心
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衰掃除萬國安
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駭霆怒雨豈其
湮淪草木朽腐烝哉　文皇鷹揚啓土冀鼎幽燕
飛龍九五鬱屈觚稜穹窿禁禦侯呵護之如棟斯
礎晻靄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惟蹕是扈伏臘
縕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此蘭洲莽卉卜以筵茅荅

如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之凜面相語義舉長信姦謀遄沮侯其冥冥庶區宇矧國熙恬邊陲中鹽駿日腥雲有紛獯虜侯甲皚皚亦赭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尚截狐豕披攘羯羖永祚　皇圖爲百神主牲牷既腯松桂翔舞孔益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龜趺鍾橫石虡敬勒銘詞流芬終古

明卓忠貞公廟碑

夫振刷頹靡汛埽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而清人瘼者聖人之畧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忠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貞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默契箭金璽之秘訣陳仲弓閩門之德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

中梁國旌旗乃上儗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固已嶄露萌通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　燕國始建公覩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卽賈生策諸王之勢矗錯謀劉氏之安何能遠過而壯事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圮坼上國奔離士女同歎于殷墟鬼神共謀于曹社蓋天步初夷屬搶攘而未定故人懷靡常舍　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　高帝之子纘戎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

畧龍夷　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儗子燕孫詒豈瞻烏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鐘虞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顧刀環築口吠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彌厲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十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去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邁於夷等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殁　文皇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

耳湯不以伐夏而敓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紲采薇之墨夭非天下之至公其疇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詔書建祠冶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　主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未妥鄉人興嘆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中川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乎方黃之死事非不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危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超千

祀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覩公廟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

粤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勁嵗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天刊龍戰甫戢玄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剜勇智不作華裔疇安　眞人踵興閏統斯削帝緒中虧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廢興人無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衡賈策定制鼂疏徙封委

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授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隨
有作莫遂大夏顛隮一木焉制勇毅鱗逆心安骨
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
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陵厲白日晦
靄高雲周民則頑殷彝已厚養士卅年庶幾無負
厥有褒詞皇皇　天口君義臣忠異塗同紐我
皇御宇丹書白麻閔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冶城
錫徽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甌鄉公之桑
梓祠宇弗虔仰瞻奚以有美衛侯鳩潘相址高

雲構層櫨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摹文像卓作
配西東姦雄泚顙烈士動容刊碑撰德今古英風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奉勅撰

蓋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人莫不欲
壽資亭毒以盡年斂飲巢栖感物之情蓋寡笵金
採木逐慾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
互戰寒燠並侵疾纏湊胍靡知救止痼入膏肓歸
於天折自非大聖哲人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
驅除滯固飛丹鍊石引納清和令黔首期於普濟

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廟一區藥王
福鵲一名秦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禀於神人天下
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傳
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士人以藥王目之纍纍城郭
即今威之靈墟縣縣俎豆比庚桑之畏壘　今皇
帝玉體遠和　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即康寧
因念祠宇湫隘弗稱具瞻乃降大渙命中涓因其
舊蹟葺爲新廟且謂醫之爲道義農黃帝寔始基
之更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祔焉斯時

也　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於有司詘不舉贏
貲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隱嶙之餘
基易凋殘之落搆於是大夏鬱起神儀穆然繡桷
雲楣斕斑奪目蘭橑桂棟氤氳襲人岩甍榱桷恍
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
可興可以羞豁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
水蠲萬民之夭札瘥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與
於此乎竊聞三皇之治天下也盡八卦以通鬼神
之情教五谷以代血毛之食宣百藥以拯夭傷之

命民靡日而不用用彌久而滋彰此於聖眞猶爲
土苴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氣若斯之盛者矣迨
攷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列仙傳者
寔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眞吐納清虛揮
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靡能使之
興苦能使之樂非百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錄
斯以譚清淨無爲抱眞守一以虛明應物爲用以
慈儉不爭爲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温原
疾病之深淺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未

故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
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黄帝之書尋
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毒五氣之調應九竅
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臣伏覩 皇帝臨御以來
祀垂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寡欲不佳兵
而喬夷服不好察而甄敘明固已同天下於華胥
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贏餘以爲此廟上以竟
 母后欲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
法禦災協於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禩詮於

有知謂當有頌　皇帝曰爾某其爲銘臣惟宣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臣之職也敬勒貞石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閟宮之什其詞曰

玄黃剖判粤有君臣體國經野司天屬人三微遞襲五運相因不有聖喆孰拯蒙昏猗與三皇應期撫世義易農醫開迷釋疹爰及軒岐靈樞乃著神徂聖立古謝今升長桑嘿授渤海相承上池一飲鏡徹波澄有觸斯顯靡應不神虢生能起桓死可

判醫無定名隨俗爲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之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韻芬芳豐渠高郭實維故鄉椒蘭聿淹靈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皇矣　大君膺圖執象六氣氤氳三靈眇邈是靈祠賀彼淵匠本之源之義摹軒像寢園增拓儀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遙通宛其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古今焜煒異代同工隱茲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鏗鏗其化則遷其靈是託仙眞窟宅帝子山川丹梁霞錯紫柱星懸儀

刑肅穆徒御周旋清舍玉座洞卷珠簾華蟲朱虎
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欺盥危有
賴黃絹新鐫綠樽斯酹　聖箅緜緜千萬億載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講肄必有所辯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物尊鉶豆籩鐘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弦歌以爲業春秋冬夏時視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其反當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茅濡染其耳目

與夫結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蓋聖人之教爲事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爲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爲聖人使漸劘涵泳以由之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故學者天機與器數日相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者在天下國家教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足以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內之地畺序衰而子衿作然明之賢欲毀鄉校原氏之卿士以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教者可知已然瑰琦特出之材如史魚蘧瑗公孫僑諸人皆後世所跂焉而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古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者矣內黃張侯延登是已內黃即周與今畿服之地也有學而圮侯至嘆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即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游息而養也于何所矣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已鄉薦紳黃君輩應之已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徹而新者什七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面勢言言

噲噲不大變徙而煥然改觀士皆歡喜道說以得遊其間爲樂而德侯之有造於我也於是相率因黃君以請記於余余攷古者禮樂行秩靡物不舉即論政獻囚獻馘皆必於學而弦誦其小者也今直誦而已況其保殘守陋斤斤然求合有司之尺寸又非古之所謂誦也乃近世新會餘姚諸君子歟抱遺經求諸自性於其不可思與爲者時有契焉是學有廢興而理之在人心終不爲回變如此內黃之俗稱持重而矜節史魚蘧瑗之遺風猶有存者張侯嘉惠其士民建學右文毅然以作人爲已任多士之所遭已遠過於春秋之世矣夫古法雖備要以感人於道而止以彼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即其有不同而道豈有以異哉以其遠而不傳者而因自弗其性則士之過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多士尚求無媿於古人以副侯之望也

哉侯壬辰進士余鄉鄒平人黃君名吉士於余爲同舉教諭河間戚府崇善程樂道訓導仙居尹廉平鄉王可彥武邑滕一敬於是役也與有勞焉皆

得書

重修太倉銀庫記

成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入以待邦之大用四方幣獻及良貨賄咸在焉漢又有少府水衡藏禁錢凡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勞賜供養一與少府水衡而已然或災歉若調發又時出內藏以助之其時非獨財無不足也國用與之司會司書而統于冢宰即晚宋戶部之職實爲三司餘司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營繕河渠舉以屬焉故貨幣之納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籍量其用斂散及時縱舍在已而不爲他司所牽制及事勢錯秉利權乃分他司以辦事爲効而不程財之有無計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經用之數無定不急之費旁出而財之奬極矣蓋計入爲出則其出也常裕以出爲入則其入也常不給熙寧元祐主計之臣未必日月要成如周之密而每歲會計必有成書令人主覩其登耗竦然懷不節之憂固古之遺意也國初建太倉儲

芻糧以員外郎一人督之至正統中始設銀庫監以部主事一人辛卯來推選員外郎主事一人與庫役與督儲分東西廳歲一代至今因之給符驗關防著之令甲典司者日皇皇錢穀出納之經而頹垣廢址未暇修葺壬辰春新安俞君指南來典厥事謂非所以重國計謹蓋藏請于大司徒石公總督倉場楊公命郎中郭君濬胡君宗洙主事黃君功懋會計工費凡若干具題繕之兩公因檄俞君董其役而以主事李君華附焉自是日夕庀材興工芟刈掃除塵埃漫漶間得遺金以兩計者九百新舊錢以萬計者五百籍上大司徒以佐材費而悉藏其餘經始于四月十有一日落成于六月二十有五日至是弊者新仆者起缺者補嚴嚴翼翼壯偉閎耀還于舊觀俞君謂其事不可無述而屬予記之予觀司徒公累疏言今之財用歲入幾何出幾何緦緦然爲　上指陳之而力止歲進其言尤壯大率有古熙寧元祐之風又得能補弊立廢如俞君輩者佐之皆可書也時巡視給事中張

君應登李君周策御史王君愼德張君應揚暨主事蔣君杰皆先後在事樂觀厥成者因備書鏤于石以示後之人焉

重修濟寧州濟川坊記

夫濟水出王屋山至浮於汶達於濟禹貢周官屬兗州謂之大清河元於寧陽縣北築堰城壩引汶水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國朝復於東平州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與濟會皆循大清河故道今其名尚著舊未嘗有橋司空郎畢公瑜創爲之監之棹楔大書其上曰濟川落成之日公冢嗣適生卽以名之後登第官翰林卓然文學侍從之選回憶所命名若操左券無爽云時河流汎溢運道爲梗公日敝敝於畚鍤間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尉某見夢曰公堤太逼吾宮今不爲處區區桐園將爲行路柰何公寤曰夢也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币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

繼公爲河臣當是時也距宋七百餘年而相感應如一日何其奇也成化以來濟之俎豆公父子者不輟歲萬曆丙戌棹楔葺於邵公而規制湫隘弗稱公耳孫侍御三才以督艘至慨然興歎以祖功宗德在濟上者世世載焉乃光大之者非我後人責乎因低回而不能去於是出贖鍰飭材庀工增高而拓其未備百年之久煥然一新濟之士女遠近聚觀者無虛日侍御公率文武官屬若士民落之而屬余爲記古者辰角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其常也故春秋列國有入其境而達路川梁修除之不時輒譏其失政迨于後世以爲簿書所不責因而惰廢者多矣是役也遡其興事之始歷百十年而力振舉之者卒歸之畢氏其廢興所繫殆非偶然者豈可與有司之常事同類而槩論之哉昔宋蔡公襄記萬安渡石橋第書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直書其事具文而見意者也余竊取斯義載其創修之本末以明世德貽諸後之君子工始於某年某

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司空名瑜成化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濟川弘治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長子濟時正德辛未進士工部都水司郎中公次子侍御名三才已丑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孫撮其年月世次以記之者則侍御同籍秣陵某也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爲大行令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丞鴻臚丞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其以導護贊拜于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典禮則一而已我朝斟酌前代置卿少卿主簿鳴贊序班如干人鳴贊居其中所謂導護贊拜屬之者爲多蓋一時序班者之選而卿若少卿之儲也署中舊有題名載諸人歷官次第而鳴贊題名附

在主簿廳久矣新安吳君維登來爲此官謂不可
獨闕乃謀于寮寀蒐獵牘書考前爲鳴贊者自吳
槐而下百四十一人得其名氏里居若遷秩之等
伐石鑱之而以記屬余余惟官以鳴贊名凡廟朝
深嚴皆得寮筆以從常陟降殿庭出入壇壝以佐
熙朝之大事而侍儀御史相與察其如禮與否而
糾正之非冗秩也蓋儀章品物周旋上下有難知
之義非博雅通人不能具曉而導讚贊拜又必禮
度姻美音吐洪暢者始克爲之然則是官於卿貳
雖爲之屬而其難有什伯焉者吳君之爲此蓋欲
諸君考前人之蹟取其效見於事名著於時者以
爲法非苟然而已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悉其
束帶立朝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
風餘韻於不泯此其意蓋甚美而可書也余觀古
之居此者如陳紀蕭望之崔林韓暨咸以宿儒能
於其官自後則上下古今指不屢屈其難得若此
史稱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慄失其常儀唯武
帝時劉毅明帝時謝綽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

稱嘆夫職無要散唯稱之爲貴名無小大唯專爲可傳諸君勉之異日令史筴書之與劉謝埒斯有光於　聖明之任使而吳君之意爲不負也已余重君之請特爲論著之以荅其意且令來者有考焉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今上二十有四年泰運熙皞吏治嚮風菁莪棫樸之化翔洽寰宇廟與學棋布星列鬱然相望多士歲時習禮者奉俎豆揖讓於其中濟濟蹌蹌低徊而不能去何其盛也弟國家每有一事　上卽拊髀而思者何歟豈才難之嘆自古而然歟抑養非所用用非所養而養與用常不相直歟頃大工肇興須材爲亟然而非蔽牛馬中繩墨不以進者必有當也故槐楓柀宸杞梓跨谷上與斗極鄰旁與天漢通者是之謂棟梁之材木蘭爲棼橑槍櫨爲儲胥令四榮風交萬栱雲薄者是之謂榱桷之材是二者亭毒於陰陽栽培於山澤飽以雨露護以鬼神爲春爲秋動五千歲簡書臨之太牢饗之然

後辭故土浮江湖而薦之明堂之上非是族也匠石不顧繇此觀之小大不同其期于適用一也斯其事與先王作人待用之意有相發者何者聖人之教人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開發於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器物差其度數以防閑於其外故六禮七教八政畢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亂政僞學順非者有禁當是時論政辨才讞獄獻馘國之大事咸屬於學而衿佩者流自少至壯籩豆管弦詠歌講誦之具無須臾去於前也九年視成四十乃仕所爲磨礲其德性而閑習其技藝者豫已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之益古之人材其周於用如此永新吉之名邑自唐宋迄今鄉之德業問望師表來學者相屬兩文安公既以危科尊行爲時名臣而蕭儼左慶延補袞辭榮並著風節以彼清華在前禍患處後而無難脫屣者有所重也故風流漸被後先崛起者皆有砥礪名檢浮雲貴富之心士與士言不敢爲不合不公之論夫古先聖王立學

遴鄉之耆碩有德行道秩者爲之師而辨才論政靡不在學則又以爲公論從出之地也今其鄉無不具備則學校之教不必盡如古法而其意無不合矣惟多士勉之而已學始作於慶曆在治之東嘉靖乙卯徙治西南今還之舊址圬墁飾觀必堅且良棟宋豐碩檻檻疏敞藉舊易新畢潰于成義山武功若增而高琴亭秀水如滀而深士皆相携而至以得學其間爲樂而謂非賢師帥如余侯者無以卒是役也於是思載侯之美於後而因江鴻

臚爾海以來請記夫永新之鄉雅多良士而侯學道愛人訟清政舉其爲令又良也及良令之時作爲黌宮以成樂學之願其興起當不難者故余述倫材之言本先王教學之法以導之庶幾異日者棟梁榱桷之材不勞而致而余侯改作之心可無負也已遂刻石廡下以竢侯名懋衡壬辰進士余鄉婺源人始事乙未孟冬以明年仲秋落之協議者鄉薦紳某某督工者某諸生某某法得備書

和州重遷儒學記

和州古歷陽東與采石畫中流爲水疆總江淮水陸之衝爲姑孰金陵之蔽葢南北間一都會也峯巒縣互雄踞西北亭亭如玉圭然道家品爲四十二福地民生其間者率剛勁而果決淳質而儉約其土風之美如此明興　高皇帝由滁陽拔和城跨有江東混一寰宇不五載而大業成焉迄今公若侯而下礪山帶河載於盟府者且五百餘人皆和之產也夫五百人者起徒步而成王侯計非魁梧瑰瑋丈夫不能嘗欲問其遺事而州之人無知者葢天下之平久矣　高皇帝投戈講秘輒以興學育才爲先而和去京師不百里而近日月之際宜首耀於光明乃二百年以來學宮湫隘弗稱明天子作人至意州大夫馮侯始謀遷之先後經營未有成績歲壬辰會侯至毅然以爲已任凡百厝置務竟厥功於是故者飾闕者興士繇此感奮於學不勸而力莫不曰侯之有造於我也學正李春茂訓導李一本馮三元岑東曙因相率而請記於予予惟國之建學將畜材以待用也然而非文

致太平武龕亂畧則昔人之所言聚塊積塵耳惡得爲材成周以三物造士維時士於三德既已涵泳其要耑而究極其指歸迫於行誼之醇備秩術之優嫻又兼有而時出之嘗觀其論士慮囚一出於學師行而受成反而獻馘靡不於是則爲教之備可知也近世士靡實用爲文者以呻吟佔畢自多談兵者以躍馬挽强爲務其名甚美而試之鮮效則無爲貴士矣夫戰禽攻取其事若難而時每不乏至三德六秩六行人心所自有而行之又不

難顧自秦漢以下衰微紬塞空見於載籍之文而莫或振起者患無其志耳記曰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戰勝則無敵禮義則順治順治無敵此得士之效也國初首建義旗羣雄角逐和之豪俊雲起景附蒸蒸然勒竹帛而垂鼎彝亦云盛矣至於嚮所稱三物者非索之外也乃能黽勉於所難而不能反求其所易則士風之剛勁果決者無乃不善用之邪蜀至僻遠文翁修起學宮于成都親自飭勵至

經明行修比於齊魯況和爲首善之地得曾侯焉興作誘進之異日者眞材輩出施澤於堂皇之上服冕搢笏令氓庶安而姦宄息必自今始矣詩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夫修泮宮而遽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功非二道也故予述國初人材之盛以屬望於多士如此曾侯名克唯湖廣襄陽人其善政不可殫書而此其一云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隆慶丁卯遷大理丞萬曆戊子爲御史大夫總憲留臺又二年召爲大司徒請老歸亭州葢居金陵先後垂十載至今言先生所注念者必曰金陵而金陵之言學者亦必曰先生金陵舊都寔　國之豐鎬天下首善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雖教澤在一方實因而興起者豈少也哉國朝白沙陽明兩公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孔子之學以寤後之學者可謂

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眞溺清虛之旨而蕩於檢押守循習之輒而迷其宗趣貿貿焉非一日也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栗至則取簡書所云崇正學廸正道者準爲功令賞罰殿最壹奉無私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與講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踊躍或不待詞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謠言詖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甬化風行轉相教詔士霍然寤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庶幾道術不爲天下裂厥功大矣先生去鷲相在事埽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生杖屨所嘗至學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輒畫像而俎豆於中亡何祝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湫隘不足妥靈復相地其西偏倡同門搆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而後爲依仁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詹岡卿沂王郡伯堯封益倡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

儀門兩室翼之而稍斥餘材爲旁舍待來學者居焉少司馬臧公惟一奉常唐公鶴徵鄭公汝璧京兆徐公申中丞汪公應蛟咸以貲來事乃大集經始辛丑八月訖功明年二月堂齋門館嚴嚴翼翼閎壯靜密爲時儒觀先生弟定力適持中丞節觀風茲土偕諸門人執豆籩具脯醢以成事告觀者如堵墻共相嘆息而間語余曰願有述余惟古者凡有國各祭其先聖先師使人知學之所自而著其不忘其無焉者亦必合於鄰國而祭之後世一尊孔子爲先聖而國不必皆有師也則取孔子之高弟顏淵者爲先師久之復去師號夷於四配謂於古國祭其師者義未協也若金陵文行事功之美雖特盛於當代而開之學道者寔始於先生則祠之瞽宗而以爲先師也固宜夫學以得師爲難幸而得師而能尊所聞爲難尊所聞矣然得後人益光大之而使不廢壞又難也今言學者幸得所難聞而又相與闡繹其緒皆可喜無憾惟令先生之道益衍於無窮非後死者之自力其孰任之故

余爲之記非特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古之以道鳴者率師弟子同心協力相倡和於一時而其教始行自孔孟周程以來未之易也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内莫踰於心齋先生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衍其餘緒則可謂横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一堂以爲金陵倡蓋當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桎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所謂功施於人者非歟歲戊子羅先生殁於旰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殁給諫祝君世禄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之門人也謀於同志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禮成謂余嘗與聞緒論而委之以記余謂是道也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者

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顧人名士所憚而不敢居者愚夫之所由者也朱則難於升天而得則易於運掌迷則遠於千里而悟則近在眉睫乃得失迷悟之關非師友其孰決擇之然則吾人舍齒戴髮而不愧其爲人者二先生力也祀其可後或者又謂孔氏千五百餘年而有濂洛又六百八十餘年而有越中古之聖賢蓋累世不一見也兩先生之言學顧若易然者何居夫學以致道而其理不出於心心之所無者聖人不能加也而其所有者遂謂泯滅澌盡而不可復振豈理也哉故後世不患士風之難興而患無所於教不患無教而患於爲教者非其所自有之心頊陽明揭良知之宗嗣起者賡續以發之爲力至矣迫今日而其明無以復加非獨積久使然繇其學取成於心非外索也說者言熙朝乘大明之運天之將興斯文也適丁其時聞者顧不能自力於學非志士矣故余爲之言不特明兩先生與給諫之勤於是邦其亦以爲勸也是爲記

同仁書院記

繁昌縣治舊濱大江縹緲臺尾其後艤舟亭腋其西形勝爲一邑最天順改元縣治徙內地而遺址尚虛人無敢居之嘉靖末豪有力者挾當軸之勢巽籠爲已物余師耿恭簡公方督學於茲諸生羣以告始奪歸之官置精舍以居諸生而其後爲獄廟以守之迨今三十年往矣時久事變又有侵其傍者居民聞於今明府吳侯捐金錢贖還之而侯慨然益爲繕治於是齋祠講堂候室宿息以至庖湢靡不有所而前復爲公署三楹以時休息焉而考學者之勤惰總名曰同仁書院益內外完善矣諸生李一恂輩相與謀取文頌侯之功而并以告後之人余曰若知侯之所以命多士者邪同即仁仁即同非有兩也夫人之不仁也孰爲之生於異而已人之爲仁又孰爲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於人而我皆我之則示禮示信皆覇術也欲起於我而我能同之則好勇好貨皆王道也倉頡製文八厶爲公益分厶即公非私外有公也人人爲仁益

同人即仁非人外有仁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使人詠嘆之不置豈虛也哉　國朝理學獨邁前古河汾新會兩先生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洞見天理神融氣怡千聖之絶學霍然如醉忽醒蘧方覺也而萬物一體之說則至東越而益暢拔本塞源一論恭簡公口之以誨人未嘗不曰三復也晚近世上失其道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假令探微索隱足以雄長於學林祇以樹之樊而益其障耳其立論彌高去仁彌遠無足怪者何者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儒者之爲蔽所從來久矣非在上者其孰能挽之夫源本師友而必納諸道德師帥職也余故嘉侯之意而樂爲道之使鑱諸石冀來者得以觀焉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應天府學在治之東南腋山襟淮據都會之勝宋景祐中置也國朝　高皇帝定鼎金陵嘗就其處

爲國學迨國學建　詔爲府學如故自此名卿材大夫踵相接於朝彬彬稱極盛矣頃萬曆丁亥濟南周公繼以巡撫至恐學漸隳弛士人挑鬬舉廟學而一新之他有樓有亭有橋又公所創爲去今十餘載耳而圮壞居半歲已亥諸生朱萬選童廷觀言於大京兆熊公張公徐公疑者以物大務叢未暇皇庠事也亡何京兆公謁聖於學謂此有弗飭無以稱　明天子勸學興禮建首善自京師之意乃按行隱度鳩工庀材命與史喻榮王汝寵董其役而耆民徐文模又捐貲力偕兩生者贊成之費稟於官役不病民閱九月而訖功木甓黝堊嚴而不華重門繚垣殿堂庖廩若經書祭器之藏若師生之舍皆爽塏壯雅冠於一時縉紳學士奔走踴躍薦獻如禮弦誦大興京兆公喟然歎士之可與學也謂余爲郡人使爲之記夫聖人之道性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風俗醇美而後爲學之成　明興豈弟作人者垂二百餘年尊尊親親四海嚮風雖田夫野老猶知

自奮於隴畝之中而況遊儒學之館被菁莪之化者乎又況身際乎日月首耀於光明如留都者乎古無暇論即近出斯學者如楊刑侍倪太宰以器識稱梁端肅周襄敏以政事顯丁中丞景宮允以馴行倡顧司寇陳翰講劉清惠以文學著夫夫也本璞琦博大之材監光明俊偉之業巍行尊伐鬱乎不刊雖權倖當朝翠華遠指時事非矣張文僖何尚寶輩不難以九死殉之猶能令姦人沮顙回面竦然而不敢動人徒謂山川炳靈忠孝世美而孰知　上之功德涵煦成就如此之深也多士幸生於斯範型在望而京兆公復篤意教事眡前人有加焉多士尚益力於學異日者登巖廊都卿相庶幾爲時之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砥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無負無愧於鄉先哲與京兆公之意斯於所稱都人士者爲不負也已夫本　主上之德與賢師帥之教皆爲史者之任故不敢不書以示後之人而又使之知事之所以始也熊公名某江西南昌人張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

某蘇州吳縣人時張以遷秩行而徐公寔克終之法得備書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繁昌學創於宋之慶曆舊在延載鄉縣治之南已遷東北天順初元徙縣治金峩鄉而學居其東成化正德間兩徙其處嘉靖丙寅府推官丘浙用少司徒徐公貢元之議復遷今址萬曆丁亥吳侯縝來爲令篤意教事念河直學宮之後形勢弗固采李生一恂議浚河立廟河干爲墩墩爲二亭以障其缺已亥春大成殿若兩廡若靈星門咸大修之神棲士數既閎且康譽髦來游以後爲耻仁風行而四達義方敷而遐驚寔侯倡之於是一恂輩走金陵屬予爲記余謂三代遠已漢唐闢立學而不以著令宋至仁宗始詔天下爲廟學而士不滿二百人者猶靳不得立國朝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其制眡近代爲備繁昌彈邑也學屢遷改必適士心而後已師帥之於是亦既勤矣而士之居焉者僅僅操筆爲詞章以靳中有司之程豈國

家所以造士之意哉且學之議遷起於士風之不振而所稱不振者非科目之弗盛而古道之不興也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攷秩選言受成獻馘靡不繇學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潔而事功偉績非後世之可幾然其本曰明人倫而已人倫明則良心醇固機智不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故古鷹紳先生抗志權姦乃心王室有廢錮摧抑而其操彌厲者輓近世敦樸之行徵而險詖薄惡之習勝廉耻之道喪而妒前賊善之意多其極也有不難棄君親而從之何者俗流失世敗壞而孝弟之教衰也夫叔季眡三代如夢覺之變古法弗廢非一日矣不知古之爲教寔出於人心決可亡而人心自若也在有志者之自立而已繁昌故靜僻芬華所不至士生其間復多美茂之才況得吳侯焉作新之雖昔之蔽陋者將華其敝風而偕之大道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書侯之績因及古今之變與所望於士者使歸而刻石焉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侍中黃公死靖難間其夫人翁與二女及家屬十人併日死金陵今去之二百年所矣乃有公鄉人施益臣者索而封且樹之釀金爲祠若干楹并貌公其中會宛陵徐公大任以大光禄來攝京兆徐公廉直好義所在著聲與余善聞之而忻然往拜焉薦藻祠春秋勒爲常儀其於表章忠賢之典始脩按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幼受學元翰林黃晦叟死節於元公感奮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四年廷對擢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公爲侍中與方齊日見親用文皇索齊黃時公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未幾公奉詔徵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是時有司果收翁及二女給配象奴翁佯以釵釧付奴市酒殺以其間攜二女自沈於水而家屬十人者隨之公旋至李陽河亦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

以死公初以侍中掌尚寶司事而尹公直去公未遠乃已漫漶莫決又實録載翁死於通濟門河翁既給象奴今象房政在通濟門外當可信不疑傳聞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而下至今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或爲具棺收之待朝命久而不報天順中池人至京師郴林破棺猶有存者土人指示曰此黃狀元妻女也乃相與藁埋而掩之余嘗與益臣輩枻而問焉三四至其處髣髴低回爲之凄然者久之野史翁謣爲雍又爲龔且言淮清橋爲其死所後人弗加檢鏡輒卽青谿姑廟以爲祠其失遠矣賽工橋乃夫人二女埋玉處因祠焉而并以祀公固當嗟呼人生何常唯義之歸以彼炎隆熏赫在勢處顯而一旦身死名滅氷消火盡既已丘墟灰燼荆榛矣卽今白楊悲風纍纍道傍者皆是也如夫人者迄於今爲樵夫牧豎之所稱識仁人義士之所欷歔歷久而不能忘豈非忠孝之性得於天者無以異而興於感者不可遏歟余生其地而又幸及知之不爲之發潛

揚嬴何以示後公閭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臧獲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者不待余言乃徵之實録考之父老之口其實蹟歷歷可證而至爲妄庸者所瞀亂此余生其地者之責也殆不可以不辨且喜益臣矢力於下徐公振廢於上見好仁扶義者之猶有人而於以甄陶世風羽翼　聖化也匪細於是爲之記

若虛精舍記

若虛精舍者何甘先生之棲而近溪羅先生之所

顏也先生處父子兩貴間身都封爵之勝耳盈仁義之談富有孰如先生若之何其虛之曰是不然世之談虛者蒂老而禰莊豈其刳心遺形離人而立於獨哉莊子謂老聃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夫實之與虛猶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乃不毀物以爲虛必有道矣蓋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就下而流積於海而王百谷火因物而不有其形故傳薪而然薪盡而火傳實固虛之寄虛則實之毋也以水趨海而海無非水者以火傳薪而薪無非火者執

虛以御實豈復眞有實乎則先生雖蓬累而行不爲阨軒冕而居不爲榮散髮箕踞不爲通方矩步雅歌不爲凝滯其孰得而測之或者謂至人不有其身先生乃尊其垣牖而繫之以名室贅於身名贅於室無乃與若虛之旨相剌謬乎是又不然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極靜篤雖萬物芸芸皆謂之歸根卽周身以室繫室以名皆幻也而必抉而去之毋乃爲輓斷也者而去致虛之旨彌遠矣或又謂虛之爲道立象先超繫表乃局之於一室又從而爲鎝之亦甚小用虛哉是又不然至人等芥子於須彌亦納須彌於芥子患未虛而眉睫如丘山肝膽相楚越耳審虛也此一室之內雖幕席天地可也古稱若虛者唯顏子而其功得之坐忘先生早從文莊公有所聞中通而外夷與物無競故其稱名以類也余獲交先生冢子督學君而次子丙復從余遊爲言先生嘗策笻履芒歷九疑周回紫虛觀及魏夫人壇久之始歸余聞南嶽多異人乘氣御風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從先生殆

必有所會焉而余何足以知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脩廟學記

莒自春秋時多遊孔門稱達者至漢而傳經之儒先後迭起益彬彬云金元始分日照鎮爲縣縣爲海隅僻壤洪武初天下甫定卽置學聚士文太平之功而頒經籍以造之久之繕治不常日就墮壞庳逼破露邊豆圖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爲令者率急簿書期會恬不加意而學者因益惰

窾弦誦不聞文治愈以索莫事窮必變有才令李矣至下車首謁先師愀然興歎謂明倫堂與廟並非制又啓聖祠櫺星門戟門皆卑隘弗稱於是首割俸以倡士民鳩工飭材徹而新之鼎建先師廟後爲明倫堂五楹改學門於櫺星門之左建奎樓於學門之左啓聖祠改於廟東而名宦鄉賢兩祠各以序爲齋廬庖湢靡不畢具凡賜書禮器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學門至師儒齋舍爲屋總若干楹自計材至迄工爲日總若干而落成焉士之來學者爾焉而莊衍焉而和昔之圮壞者日以美而索莫者日以盛其必自此始學博士扈汝時孟時芳以士之德矣也深而屬弟子員安重李蕃求余言以永之余觀齋之諸賢公冶長高柴公皙哀梁鱣陳亢之流依聖人之末光以脩身而繕性雖少遜於顏曾厥後儒之未闕於宮墻而髣髴其型笵者固已異矣漢世田何邴丹梁丘賀之易徐良之禮殷崇之尚書轅固伏恭之詩胡母生王中之春秋儒林稱思之至今皆聊邪產也以彼斧藻其

身心而揚榷於經典華實不同皆爲聖人之一體迨於今其風寥寥矣　天子雅意作人而海曲又聖賢所生游衍傳習之處以古若彼以今若此者則士之不自力也矣業新斯學舉古道以風之諸士求之鄉邦之所傳轍跡之所及挹流風而攷其事禮教興行風俗醇美必有裒然爲百城表者異日余還故鄉見詩書弦歌之盈耳婚喪賓祭之中度入其里門而父子相孝慈於家行其塗而少壯代長老以負戴然後樂學之成而繼魯頌以詠歌

疾於不忘不亦盛哉於其始事姑刻辭於石以俟之

崇報祠記

余師忠銘王先生自讀中秘致位秩宗尊顯矣主上下璽書嘉其德若勞而又推恩其大父梅山公父龍泉公咸贈如其秩一時學士大夫榮之瓊故在海表先是督學使者難其險久不一至諸生擔簦就試涉鯨波飽魚腹者蓋時有焉又歲課曠廢士不以時進先生筮仕即請於朝以備兵使者

代之如滇蜀例士無不藉藉頌先生德者而癸巳先生自南都歸也以鼎貴封公阡高視南陽矣已而歎曰吾幸通籍於朝而多士顧未有樂羣地也已而覩黎冦充斥閭里爲墟則又歎曰吾何以脫斯人於塗炭也乃出橐裝創書院爲堂爲室若干楹而又捐田二十戶歲取其租之贏給來學者且討鄉約保甲之法率鄉人脩之當是時勇義奮興冦不爲害備兵使者至取其法爲他邑程蓋青衿鼓舞班白謳吟自此益無已時矣戊戌春先生被　命再入都鄉人共謀建生祠祀先生踰月而得金錢若干緡爲祠書院之北名之曰崇報不二時而成先生聞之意弗許也欲更爲書院藏書之所與衆共之鄉人堅以請先生徐而曰曩吾之爲書院也嘗虛後一龕冀以祠吾先人而未及舉也願移此以竟吾志其可乎多士忻然爲祀兩贈公而并生祠先生於右於是諸生推某某歿金陵屬余爲記余謂先生之爲德於鄉者甚具而爲德於朝者未竟也鄉人業相率而俎豆之不獨於其

身而且上及其先世非深有以感之而然歟嘗觀河之在天下也雲蔚霧畜小而鱗介多而億兆其資灌溉者閎矣而後委輸於海然遡積石龍門以上自天漢下崑崙濫觴而已是河誠大不能自爲大也兩贈公以深中篤厚幷祀鄉賢人無異辭假令乘時獲騁高步巖廊之上馳驅萬里之塗其功業可勝道哉乃位不滿德名不暢實博取而寡濟勤脩而薄售所爲橐而遺之子孫者厚矣以彼于之門焉而高王之堂焉而槐兩贈公之自信眡此奚異然則先生之爲德孰非兩贈公之德也蓋其積也累銖寸而不爲怠其發也屢盛美而不自有古稱鄉先生可祭於社者舍王氏奚屬矣余故不辭而記之以發明鄉人之意異日先生柄大政勳名在社稷福澤徧生民尸而祝之當不止一畏壘間者方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而姑以此爲先鞭云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懷雲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頃擢太僕

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合十四郡之士擬醵錢爲祠以生祀公於金陵久之未具而南都弟子員奮曰南都首善地於諸郡爲重公出入弭節在焉於諸郡爲久是當特祠公柰何夷而與諸郡同也於是船埏瓦畚土負木曳石各致其勞以爲嘯而南都之祠先成教授張君履正以余爲都人熟公之行事也而率諸生請爲記余嘗歎世俗巧僞率以祠與碑爲佞無論其人與政爲何如而受者亦不自揆其人與政爲何如蓋在他處比比大氏守若令與民相煦沫者而已未聞以施於士者也亦在位之日冀進熟以爲利而已未聞有去而祠之者也若京兆之祀公則異是蓋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不啻如張衡之所賦而不敢以憎愛恣其譽毀強力嗜學恥爲干謁而或間有之必姍笑而譏切之不置伉直守高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有當於心輒錄其言行傳爲口實其最者至俎豆之累百年而不忘觀黌宮所祀自孫公鼎而下先後九人而適

及於公蓋其甚盛而他郡所未有也公於都人不能優於他支郡而優都人士也亦不能盡予而無奪乃其所感如此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夫水之鑑物也而蝕者不怒平也衡之權輕重也而抑者不怨無心也水與衡不知其平無心也而語平無心無不歸水與衡者今之祠公也抑又何疑祠在學文德橋之側據秦淮清溪之勝鐘山欲來遊舫四集蓋山川風物之美會焉公去而顯矣余尚能以幅巾杖屨從二三子低徊瞻顧而味其平生於公之精神風采其猶可以想見也夫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安丘大中丞定宇馬公殁葬於邑瀧水之阡大宗伯于公志而銘之二子應龍從龍業祀公於寢矣而鄉父老德公亡已謀即墓左偏爲祠特祀公二子謝不敢當曰先大夫以諸父老故不難力爲德於鄉不肖乃以先大夫故勤諸父老不可請竭不腆之裝從事焉而以成諸父老之志既落成二子率其羣從弟子薦獻如儀而里之耆牷醆酤拜於

堂下者無虛日於是不遠千里屬余爲記古者墓無祠祠之始於漢而寒食上冢則敕定於開元議者猶或非之然古之君子愛其人於其所讀之書與所御之梧槚閔焉弗忍忘而況其體魄之藏乎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之尸而孔子亦有望墓爲壇之說未嘗謂其非古禮而盡廢之也公起家故邑宴諸生耳至爲令而守而藩則爲循良爲御史爲臬爲都御史則爲名執法其事行卓卓中法程者不可縷數余獨以公之爲德於荆也難

其歸而爲德於鄉則又難荆之權相頤指諸大吏而亦具識別於儔伍間顧仕者匪激則諛莫知所與立公無屈節無骫法先後至十有一年乃能內亡所干權相之怒而外不至減通人之譽故曰難也士大夫進退無據者勿論其黠者或矯強於當官以鬻名而饕餮於鄉閭以牟利公里居二十載於郡國守相語不及私間爲父老盡便計至更僕不厭歲積粟數百斛稍侵輒推以予人至今父老語邑之條教善者曰此公所益損也閭井之氓獲

世其業曰此公之所卵翼也鄉大夫士之賢者曰公教之也故公病痱歿羣望禱者千餘人沒而涕洟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余觀漢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得古命鄉論士之意是時主父偃學縱橫鄉人排擯不容李陵顓其家聲則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蓋仕宦之遠廬可飾而桑梓之月旦不可假即公行之在鄉評者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可祭於社惟公足以當之自是啓血膂而秉鬱鬯以駿奔

楹坫之間將俾鄉人益知所風尚砥厲浣濯而比於諺於此祠不爲無助余從枌榆後輒本諸父老之意爲之記使刻之至公所施於國與天下者則有諸巨公之言在

督理揚州榷政戶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揚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所震驚風霜瘴霧之所侵胃蛟鼉虺蜴衝波急湫之所抵觸出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　國家之榷而以其贏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

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嘯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歲萬曆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者久之余以謂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緯其大弦和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所稱材者常錮百貨之饒細若鍼芒一無所漏失云爾以維楊之商罹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弦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紓之余知公甚深大都寬博深厚不好爲排決刻峭而才之所負守之所抵蓋百口不能咫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嬾文學負孝友聲藉藉簪仕冏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峻郤之不以秋豪之端自緇也迨蒞維楊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敝垢苛可便人蓋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即額之當榷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祁寒之苦商舶之不征者币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緡他可知已然公日視事最勤且覈而下無所遯往者鈔戶若史書侵用金錢

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程督尅期以完而且鐫碑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撼之不爲動自此帑無匿財姦無骫法固非中材顧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也繇斯以譚紓與縱異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紓好姑息隳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縱弦則無聲矣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辨於此蓋其施在一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以傳後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揚人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爲澤彌遠矣公名於廣閒之南平人以任子起家居恒脩身繕性動以聖賢爲矩矱此不著著其權政可師者俾後人得以觀焉

尚義坊記

昔周之於民流恩廣施振贍困乏何其備也係息荒政粲然畢舉辨九穀待凶歲而鄉里門關野鄙縣郡莫不有委積焉猶懼其未也比相係閭相受州相賙著爲挈令而至於大荒則移民通財不敢

後當其時人之生道甚多天災地沴有欲救之而不能者何其幸也國朝積穀備荒責之有司富人畜積多者時勸之捐貲而以義應者下令嘉奬最者遣行人敕勞其家而加棹楔焉蓋繇王政漸廢耕之所入各爲私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奉令而極急不能盡得之民雖上之鼓舞勸相未始不勤而事固已異矣往歲大祲　主上憂勞萬民至出內帑以倡之海內應者指不幾詘其在石陽則婁君世潔其一也君嗜義好施出於流輩前是書

舍學宮河梁道路靡不以金錢助而歲侵散穀輒至百千石頃復奉例輸千有二百中丞陸公夏公先後疏其名以聞　天子嘉歎畀之冠服仍令有司樹棹楔於門而顏之曰尚義夫君閭里編氓耳一動而使姓名徹乎黼扆義聲流於海內夕出粟於廩而旦取名於朝如持左券兩易而各得古所稱市義之效非邪而君之爲此則難已何者法在比閭雖甚纖嗇者不得以自吝而政之久廢非與物爲體者不能以相公故堫財役貧於人之疾苦

往往瞥然莫之卹也君無所責於上而能割已之有推贏振匱不啻家人父子然者豈不爲尤賢也哉詖儒法士蓋發憤思古而不得君之所爲乃如此以是知人之見義不爲可愧也君兩子以文行名太學間意天之昌婁氏也將於是在審爾君之市爲益遠矣兩生欲余紀其盛而勉以鄒君爾瞻之書竊謂明　上德意而風厲於四方史職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涇縣慕山浮圖記

天下郡邑與山川陵谷相綺錯雖山川陵谷非爲郡邑設然氣之聚散而四境之和沴從之則郡邑之乞靈于山川陵谷者豈少也哉即一水也形家者流有五戶閉藏之說謂氣有渙而欲去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樓觀亭垣增臯窒鏬皆留之之具而浮圖其大者也慕山峙涇之北兩水夾流勢陵夷蜿蜒無聳拔特起之勢水之去也幾一泄而不收士相顧言曰此非所以利我舊郡守蕭君良譽令何君大化謀建浮圖以填之畫基鋘趾有成議矣

已稍稍遷去浮梁陳矣大綬以乙未進士來令茲邑矣爲政慎法近情與民爲便而於教事尤謹嘗葺學宮之圮羣青衿而督教之學者鼓篋之風煥然一變矣而間以浮圖爲請矣次且未有以應也屬邑稍侵民有歲憂矣曰茲役也其可藉以食民因割俸百金首倡其事涇人起而助之不戒而集乃擇民之良俾勸分庀役而矣若不與知者雖餽勞時至以相其喜矣顧坐縣廨治文書談秋課士如他日居頃之執事者以畢來告自始作至落成

以日計一百四十以金計四千有奇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而浮圖適成觚八面而九梯之高十有七丈璀璨嵬峩矗立雲表山不築而崇水不引而迴而涇之風氣固矣夫浮圖之爲具凡以留之也儻具而苟焉則猶無留涇之多士雅以文行相高而矣且萬方成之譬舟之順流也而揚之帆帆巨且完其行必駛即謂斯舉之有相於涇奚不可者嘗觀父母之於子調利捄摩業無不力而至其療疾也雖難信如史巫且畢致而姑聽之何者誠愛之

也矣之設心則何以異此頃矣去爲南工部主事士民德之不忘而推張生一卿者謁予爲記予謂情有必至不可得而拂事有必舉不可得而廢矣之爲役寔兼斯義宜刻金石以著盛美今是邦之人百世其有述也

重脩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嘗覩漢循吏有廩廩德讓之遺風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在所吏民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元始中天子下詔書祀有益於民者以風動當世又不止私祭野祀行於民間而已及考其行事深嘫踔厲非不爲喜事功者所道大率以材指相高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抑已久矣若夫惻怛根於心平易達乎政怛然入民之深有易世而不可解者斯非深於學者不能也故孔氏之徒仲弓子賤者流其治行絕無可表見以自遺於後而流風餘韻歷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學者束軌斂席諷吟而俎豆之何其盛也眉源蘇公以名進士令旌德先後僅六載其臨政也他郡縣方以功名相矜激

公一切斥去之獨以廉靖豈弟之德與吏民相拊循而灌注融融與與不爲可喜可愕以震炫人之耳目而人之沐公之澤也如行霧露中有潛爲霑潤而不自覺者久之士與於庠序農狎於田野獄訟清而姦宄息當是時欲取公行事一二指次之始有不能言與言之而不能盡矣然未嘗不羣然而稱曰子產衆人之母也公之大指始於孔庭之微傳妙義相懸合豈直與漢之循吏絜長而埒美也哉公甫去邑業爲祠生祀公久之政弗繼民乃大失望而思公逾甚相與號泣於祠而邈然有不可復覩之歎於是大醵金錢繕治之豐棟飛甍崇廣麗密而公像巍然於其中曰此非獨永吾民之思其亦以爲勸也噫斯所謂入民之深歷久遠而俎豆之不衰者乎公去旌閱數載猶爲京兆別駕其信道彌篤而造理彌深視世之榮名如浮漚噩夢無足入其胸次而民乃益追思之而不置余以此知直道猶存於斯民而可爲當寧之君子施也雖然古之戢景藏采恬處下列而憲會風雲澤彌

寰宇者多矣公雖不急於人知安知無識者終致公於朝而以其福斯邑者爲天下地邪邑人以工竣推其秀民諸生劉光煥輩謁余言爲記乃書此以慰旌之人而且爲當世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冶麓園記

冶麓園者吳太學肅卿之別墅也肅卿自新安徙金陵評事街迫市囂欲稍稍去之而不能遠其家乃置此爲遊息計園北向在冶城東數百步顏其門曰冶麓書舍入門爲脩逕兩傍薔薇樊之稍轉而西廣除豁然堂三楹南向最爲閎敞高槐數株駿駿欲干雲與堂蔽虧友人歐陽惟禮篆書綠雨堂三大字顏之階前栝子松二株又前爲月臺疊石爲山東西兩臺牡丹蘭草之屬寓焉堂背臨大池兩室翼然貯古書名畫肅卿含毫而注老子處也初移居時池有雙蓮並蒂之異因以嘉蓮名循池東岸行小亭可憩又北行垂楊樹六七婆娑水濱殊助幽意陂盡折而南向一軒踞焉把杯臨流徘徊月上則逌然別一境界矣澄碧如鏡空中靚

潔倒影插波下上異態時冶城笙簫歌嘯自天而降與水聲林木相應答肅卿取蔡君謨萬安橋碑月波二字爲扁紀其實也軒後地漸高去冶城漸近脩竹數千森然玉立中一小臺傍爲朱闌闌之當三伏鸞稍逗風畏日不下又足令人忘暑矣已循池西岸還雜花異草芬芾目鼻水事窮老夫前出玉蝶綠萼相間錯歷書屋數楹而復與堂會大都衡不盈數畝縱倍之屋不數十楹陂水倍之方之他園巨麗稍不逮而可以栖客可以攤書可以涼暑風泛夕月雖于焉昕夕可已古人有言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若環溪之水石平泉之花木非不奇且博也以彼厭薄其贏餘而馳騖所不足方營營之不暇而惡能有之茲園足數舉而息目一覽而竟而居者常沖然不知其廣耶狹耶樸與麗耶蓋肅卿嘗味於猶龍之言必有不俟境而勝者而余不能知也漫爲記

成功莊記

余結髮置身師友間以爲竝生同營當無分於奢

涼合離云者讀翟公之署門嘗撫然非之曰何待人之薄也迨夫閱世深而游道日廣豈必欤生貴賤如東西之不可及卽一曙而陰陽向背倏忽千變甚者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寖多於世其扶義倜儻稱賢豪長者寥落乎晨星之麗天也矧有進於此者哉頃負疴屏居而余友蘄之閔君元甫寓書曰徽邑朱生康侯者名家子也能詩歌古文詞擅名一時雖浮湛閭里而急乎脫人於厄雖承藉溫厚而樂乎輕財於施友人姜瘦以詿誤被逮

生歲時往郵其家卒之寃狀賴生以白尋欲杖尺箠叅燕雲圖復十年之踦乃家日窘空懷反顧憂生不難割已成功山莊若干畝遺之瘦一身達而白白而能脫然爲千里遊生之力也居恒讓兄振族廓達好施載於鄉評不一而足夫激揚義氣軌訓囂俗維子之素其一言記之余以謂管仲鮑叔分財無迕自昔豔焉非以言翹明其與也彼其於名忽也三人者之在齊猶鼎足也可以生可以欤可以用可委曲以致之用而不必自有其用雅志

醻其平生顯業定於詖友雖其霸臣要爲近古晚近世伏波衣羊裘而捐穀數萬斛共之知舊子敬損囷米與公瑾相親結而僑札之分定焉施於楹楣俎豆之間而折衝厭難所懷者遠區區之推解不在言已生以長材際熙世而能紓衣投分剖宅隆好蓋儻然任心而賢與度會故閉門而隱則嘯傲林泉之下結駟而出則跬步巖廊之上行義求志奚之而不可若曰是莊也披莽蒼而鋤橫清泠而漁植杖耦畊吾以明素交愧末流云爾陳義雖高非聖人之道庸矣之意始不出此夫生之輕雖刀鉏患難歸然爲薄俗標人之所知也許與氣類振貧推賢必偕之大道人之所未知也余記斯莊而輒及之且令觀者執一節而可槩其餘焉

幕府寺脩造記

都城西北十餘里有幕府山晉元帝自廣陵渡江丞相王公茂弘建幕府於此山因以名西有宋明帝陵及茂弘溫太眞墓石徑上出青巖翠蔓蒙絡葳蕤與風推移名夾蘿峯亦名翠蘿峯又上洞門

窈然可望可居長江迴合極目千里與鍾陵繖山相縈帶登覽奇處也寺在山椒稍東圖經云梁天監中武帝與寶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始建爲寺名同行一名聖遊後改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法堂琪樹鬱然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指此也余外王父徐公塋去寺一二里許嘗攜兒輩歲一至焉崇化嘉善二剎臚列而茲寺垂地傾椅未支自成化甲午以來不葺者百三十載矣萬曆庚子僧如方如覺抽

衣鉢之餘積合檀施之淨貲凡幾百緡撤而新之爲大殿者二如其法作佛菩薩於中與十六尊者相好皆備堂皇高廣棼榱有嚴光輝燁然風物具美時一升其間玄湖之水木鍾阜之雲物雜沓而入相爲澄曠與二三子顧而樂之二僧請爲記余攷六朝史王氏自茂弘而下子孫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功名家世之盛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去之甫千載尋其墓於荒榛野草間皆無知者以彼祖詒孫燕業著名尊可謂六代之宗工一

方之華胄已而猶然泯泯如此況夫么麽宵人弄其區區之智力排善良攫貴富譬之衝颸之一螢而欲其久存豈可得哉若茲寺盛而衰衰而復盛雖婁起婁仆而卒還其舊觀以此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而夢幻之榮名不足言也二僧嚚宇樸雅可愛其爲人精敏而謹嚴鄉人信之成此當無難者而此地有茂弘太眞之遺跡與陳霸先周文育之戰功既令人感慨歎息而寶公嘗遊於斯尤足以發來者景行之心故強爲記之諸捐貲者載於

碑陰不書

栖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居士吳彬者少產晉安長游建業眞文下燭縣少微之一星俊氣孤騫發大雲之五色既嫻詞翰兼綜繪素團扇持而爲特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曆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然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覩仁祠大脩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變蓋起一念於熏脩之上若撫四海於俛仰之間可謂福

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變解生死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眞宗也秉般若劍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鐘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勑弘法利生或隱眞儀而同凡流或專一壑而徧四極倘非緣會鮮能遇之居士釋秘苑之斧斤建心王之旗鼓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羣形之雲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

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熾然而說法足使味眞實者即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丰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覩福罹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之心胸開聾盲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調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眞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者其孰能與於

此乎先是黃門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嘗參支許之遊粗諳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爲偈曰

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羣生種種相在曰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卽孰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以丹靑悠悠法界畢意經營傷熏獲寤自性當成

雲鶴觀碑記

萬曆庚寅歲夏初雲鶴子尸解于襄陽其事在鄒太史傳中甚具先時有姑蘇曇陽子道價鬱然重於一時至今復有雲鶴子與之方駕而出何其奇也襄陽人士遠邇聚觀誦說膜拜者無虛日隨卜大成山之陽龔石室藏其龕旣八載矣郡人復爲觀以祀之而屬余爲記余觀古仙傳代不乏人塘城集仙錄載女子上升者至百有九人孫思邈千金方論謂列仙多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萬不一騁其計畫無復之也乃一決而能就此夫以

大丈夫之膽智山海可摧天地可動風雨可以呼吸日星可以轉移何求不得而神仙之事率從困窮無聊中得之則識海之風波情緣之徽纆豈易解免哉而雲鶴子者以孱弱之年間關萬里尋師于蒼山洱海出萬劫一生而不辭此奇男子所不能而一處女饒爲之何歟豈丈夫子用志多分而閨房之秀獨以頴壹勝歟抑靈襟顥氣得之夙稟者異也雲鶴子目不知書今所傳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卽與士大夫不相應接而間有問答言簡理當質之古丹經與典靡有不合以彼遺肢體冥耳目息歸于踵神凝于穴其究也立亡坐脫靡不自由旦宅情玆有無一貫方將入無窮之門游化初之原直與百九人者把袖拍肩非偶然而已觀在大成之麓脩廣如度小大畢集一心百身蜂還螳往旡聾無脛而自奔坊墁不期而就緒層梁中豁飛甍四翥清風颯而徐來靈鶴棲而不去令望之而道念興卽之而塵機息其于華胥之理不爲無助夫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者非文不能輸命

書後題跋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語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校相似又有衍出二章并前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傳至劉向典校經籍

志於巖谷後之同好尚有攷於斯文

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竝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學官未幾而安國之本亡隋秘書監王邵自云於京師得之以示劉炫炫因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其實炫僞作也炫以妄造連山魯史記除名獨是經爲可信哉今　上念士敝於俗學閔焉以經術造之命辟雍重訂十三經注疏於是孝經適成而臣敬題其後經自孔子迄於今二千餘祀學者所覩記無復全書於是時也欲校而復之知其難也以校而復之之難而知先王至德要道燦然明於天下之尤難然竊謂孝生於人心經特以發明之而已故曰孝順德也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而豈其強之哉孝不明則順德塞順德塞則王化湮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也　上動遵祖憲嚴奉　兩宮孝治之風光於四海亹亹穆穆無思不服之世矣乃命承學之臣刊布遺經嘉與天下共之顧臣如燼火焉詎足以庚大明之光仰承盛美不敢不自方也注疏幾卷總若干萬言上之　御府以待

制誥頒焉謹跋

書曲洧舊聞後

向與新安朱君正民游嘗以其先奉使公傳及行狀見遺公使金十五年能全節而歸宋史與張邵洪皓同稱其奉送徽宗大行文一時華夷傳誦其人可以想見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公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公以死自守不幾於老子申韓同傳也哉公自爲一詩題其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慙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公之微意亦自可見恨姦檜當軸不得如子卿圖形麟閣而僅轉奉議郎一官痛哉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何時得盡見之以爲一快

題般若照眞論

世法可名般若不可名非有般若不可名不可名

即般若耳而人多強名之黃面老子說般若至六百卷般若心至二百六十言已是逗漏不少月川澄公復取而詮釋之如以楮墨描畫太虛世鮮見月忘指之人又增一重纏蓋雖然楮墨本空文字非實未獲魚兔難廢筌蹄則謂此編爲善學者之鞭影可也余故不辭而題其首

書李維明尺牘

此余友李維明寄其徒別駕趙君手筆也維明爲客部時應接旁午每書及余皆小楷自書其精

如其爲人即謂書可以觀人豈不宜哉且眞意滿紙不爲寒暄泛常語蓋其人足以廉頑立懦故讀之使人廩廩生氣世之小人立身不端而欲以言語字畫求工是不知本矣然譬之箜篌不有玅指誰發玅音觀者即以此知趙君可也

書鹽鐵論後

自世猥以仁義功利岐爲二塗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豈以棄財爲義哉桑弘羊當武帝兵興爲三法以濟

之中如酒榷誠末事矣乃諸當輸官者令各輸土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貨之輸者既便官有餘利亦善法也至筦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眞不益賦而用饒柰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少而下轉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厚農一足國桑大夫蓋師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

弟令畫餅療饑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爲甚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甘生丙從余游一日出其先大父蓮坪公交游尺牘令余題之大率當時名公卿之筆余平生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何其幸也讀之語意諄切悉以學業相規勸不爲近世訣言一時古風可以想見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卽此而蓮坪公之爲人何如哉生其世寶之

又

此蓮坪公郡中諸交游筆也吉安爲古節義之鄉入國朝而理學獨盛觀卷中自整菴以至雙江其于名理多所悟入非苟然而已者雙江先生云近世以義襲爲集義以知識爲良知以推致爲格物其於學者尤足以鍼膏肓而起痼疾也余辱交東郭先生之裔頗聞其家學獨未覩雙江語耳今讀之不覺懷然生其勉之求無愧於鄉先達可也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頓爾卿出千文眞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爲法縛非入三昧者始不能辨此用卿其永寶之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胡懋禮書爲金陵名品行艸出二王父子隸書則未多見此本規摹元常大令古雅中天趣溢發尤難得也惟中刻置僧寮與同好者共之其用心甚

美因屬余題數語其尾惟中余兄靈山令伯賢子塔文雅喜事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題類林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頴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眞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蠹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題謝康樂集後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

沈道初先生宷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譬之裒虬龍之片甲集旃檀之寸枝總爲奇香異采不可弃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一大變也弃淳白之用而騁丹臒之奇離質木之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即謝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躓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於藻麗者情涸康樂雕刻組綴竝擅工奇而不踳三敝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叙點綴之詞則敷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芙蕖初日惠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郤步非此故歟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塵矣遽使之規跡古風配陶凌謝其可乎余觀弘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迫其下也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碩而茅繁其枝欲其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不知其

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故於校讐既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

恭題　兩朝諭祭文後

往營三殿采木之役命藩臣王重光董之事甫竣而卒於蜀　肅皇帝閔其以效勤事贈官諭祭哀榮備至萬曆甲午配劉淑人殉將啓重光賜墓而窆焉　今上復遣撫臣諭祭於其家嗣孫象乾既手奉璽書尊藏惟謹又集柳公權書爲副墨刻之貞珉而間以示臣臣觀人臣入官數十載或間被璽書之寵而得之身後者爲難幸得之身後矣而遭際兩朝綸音再錫者爲尤難漢武帝以手書賜莊助且載之史册以爲美談況我　二聖睿文炳煥經緯圖書而重光夫婦其名行在奎壁光芒之中幷藉以不朽誠千載一遇已臣職在國史當備述　主上嘉與臣工風厲四海者以詔來世輒因象乾之請恭書於下方令觀者聳然而作如聽屬車之音與瞻太微之光以相與勉爲忠孝亦所以勸也

書王氏集古帖後

嘗謂馬記班書文詞瑰瑋至今道史漢時事千載如新也魏晉以來名卿才大夫非盡乏人而不挂遷固之筆雖其人材卓犖隨世湮沒者多矣然則詞其可已哉然亦有撰著未工而托字畫以傳者後世撫斷碑殘碣而因以想見其人亦不遂至於泯絕王氏自太僕公崛起迨今冠冕蟬聯名德輩出爲海内第一中丞公取志傳碑銘集古法書爲一帙自此王氏世德與文章字畫競爽於長山祝阿之間何其盛哉集字始梁周興嗣而至唐彌盛今絕未有聞中丞公自出己意成之令古人名蹟粲然楮墨間尤可寶也

書信國畫像幷墨蹟後

二帖四詩皆文山先生手蹟帖中吉甫爲聶心遠如心爲陳文龍其人品皆先生所推重詩雖閒有殘闕然備載集中可考也晚宋賈蔡輩以詞翰名家其遺蹟見者欲叱去之不屑一盼先生字畫蓋平平耳至令人再拜聳觀如寶玉大弓諦玩不忍

釋手乃知夫人是非之心常凜然也吁可不畏哉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二劉公一爲宣教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一爲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劉子俊字民章皆信國鄉曲友也信國集中具言歸國時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空坑之敗遇害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劫空坑亂兵第三幼子亦沒於廣一門忠義蓋無不備述獨不載民章爲昆弟豈自爲一劉氏邪民章招集敗亡詣行府會於潮陽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亦未及就烹事也二人事皆信國所目擊宜得其眞記當得之傳聞者耳祠祀二公以三子祔於義始備夫信國起廬陵一時同鄉景從者不啻數十人乃知忠義本性有亦貴有以漸劘而風厲之也噫孰謂師友而可少也哉

書四體心經

昔有禪師童時讀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手捫其面倏然生疑因而悟道卒爲佛門龍象今誰不

誦此經因疑生悟者寧有幾人甚者任其邪見破毀律儀餘波末流無所不至佛道愈益大壞矣存公近以四體心經見示欲刻示學者以廣津梁夫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踐皆佛事也觀者尚其勉之無俾古德專美於前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余友何公露自王父構亭于茲有鳩來巢今如干年矣中間盛衰離合其變凡幾鳩獨依依不能去公露義之而以名其亭余謂公露三世中四登甲科爲都人士所豔鳩獨能識於未遇之始豈誠得氣之最先者歟且彼一得所歸至今以爲長子孫之所斯不獨鳩義乃其智也世猶謂鳩爲拙非余所知已

題陳純甫鴝居樓壁

陳君純甫築樓顏之曰鴝居觀者疑之君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輒跡而趍詣懸解浩浩乎放於南溟而未知其際也君也爲之鴝孰能爲之鵬雖然此直其寄耳苟得於性卽翱翔蓬蒿之間奚異搏扶

搖羊角而上哉故生龍伯之國則大爲僬僥諍人則小爲芝於朽壤則短爲冥靈大椿則長惡知夫孰小孰大鵬之非鵪而鵪之非鵬也傳云鵪不木處而安蓋君業安之矣卽以名其居亦無不可

題陳少明詩

學書有臨摹二法摹如梓人作室梁棟榱桷悉據準繩臨如雙鵠摩空翻翻浩蕩栖止各異蓋摹得其形臨得其意自不同也至於得心應手神融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自法斯玅於書者已儻但步趨古人而略不見我之筆意縱極工好未免奴書之誚非名品也少明詩始期合轍終乃舍筏雖其溫雅和適不見崖異而已之風骨意象時見於其間令讀之者躞躞而不倦斯足以一振近日之習於雅道豈小補哉若余之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又不得以此而自文也已

書葛萬悅制義

一技所得雖以秘自列然必玅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詎可以輒跡求哉制義

以傳聖言有若畫然以似爲工今夫參墨設色摹形取類皆按物得之豈知玅悟者索之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於胸中者濃纖疎澹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於技已萬悅之於義弟得其形似已邪余觀其丰容骨法間所爲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懸解取成於心者不易論也

題嵇叔夜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爲逸少作此非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與兩紙王書不易繇此言之寔嵇之手跡特懷琳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草書登品者八人稽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非過論唐人雙鈎下真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會四明王生以廓填檀塲因命爲二本一自隨一遺無功閒中時一展玩雨散風行頹然天放龍章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

題鄧寒松詩卷

絳侯麾城陷堅在漢廷稱矯矯矣而一遇獄吏輒茫然不知所厝寒松公以詿誤繫居室雍容不異平日今觀其詞翰遒逸勁爽神采飛動對之凜凜猶有生氣如云此身既作男兒身須作人間第一人又云君能長使天下安我雖幽處無戚顏此其胸懷磊落當談笑死生之際而一置對何足以困之公既以功名終而嗣計部君道馭購其遺墨并告身裝爲此卷以寓羨墻之思而屬余題其後夫以公之爲人而未盡食其報其後之煜煌始未艾云

又

古云隋陸無武絳灌無文才之難全久矣薛仁貴韋孝寬經術詞筆上下古今不一再見余觀寒松公墨蹟翩翩雋爽出姿態於矩矱之中譬之良馬春原蹀躞自賞不至作款段委頓之步豈不稱兼材哉戶部君裝爲一卷時以自隨此殆鄧氏之弓冶而非尋常詞翰埒也尚永寶之

跋甲申十同年圖

國朝人材之盛莫踰于　泰陵始彷彿都俞吁咈之風非獨近世所罕見而已正德之末國統幾搖而猶賴數公以維持之甚哉國之不可無君子也此十人中忠宣文正恭簡莊懿文肅爲尤著而世或以文正之不能去爲詬病不知大臣潔身易體國難文正之逶迤其自靖無愧於諸公而功不啻有什百焉者此豈尋常局曲之士所能及哉泌陽事行士大夫所不道其裔孫辯晰縷縷顧無能信之者豈孝子慈孫不能改者邪抑天下之惡皆歸之者邪是卷莊懿諸孫屯部君夢得持以見示恍然有不勝執鞭之慕者莊懿持三尺與漢廷于定國爭美其子孫自午塘秩宗而下功名之盛方出而未艾宜也因紀數語於後俾論世者知所考云

庸言跋

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此其常也謬者釋之而山珍海錯之求顧暫御之則爽口久食之則爲病何者以山珍海錯可一御而不可以爲常也日用

飲食靡之而非道日用而不知者失則愚離知於日用者失則鑿愚者昧道未爲害也而惟鑿爲可惡吾師慮之以庸言相提激意蓋如此楊子雲論聖言遠於天賢言近於地彼未知離地無天離近無遠故也故子雲不知道噫安得知遠之近微之顯者而與之讀庸言哉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師李北海亦其大端耳書病至衆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三昧世徒見公一種趁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緜見書不廣也此經爲公大德元年筆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年財四十有三精謹遒勁有初唐虞薛風與餘書絕異相傳出毛宮保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購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恩公偶得之將置長干樊公塔院以充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洪武初以京兆學爲辟雍景濂先生過訪鄉人張

孟兼因爲免泉聯句詩命子仲珩書之泉上今不知所在久矣此卷仲珩續爲慈谿王允實書者藏友人陳廷評所學博張君屢正見之請刻石黌宮以存故事而屬余題其後夫學士父子文筆爲國朝第一無待余言獨慨斯泉久爲檜辱而名賢一加品題輒令人懽然若爲改觀者夫人是非之心不可磨滅如此張君揭之首善之地始以垂多士之法戒而非獨爲詞翰重也觀者尚相與繹思之

題華秘書集

昔謝公勳名冠江左而子孫鵲起世擅雕龍有集太傅而下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所謂蘭玉集是已錫山華氏自黃楊集出詩已萌芽至學士公益光大之今復有秘書禮部二集何其盛也秘書家富墳籍張華海内之秘班芾禁中之副時得窺之故能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芳躅落筆成詩自中音拍且也代遇昇平家傳簪組即不雨之雲密而未抒然既成之韶變而彌雅以故渾厚和平溫而有體昵彼子山之悲哀屈平

之慾剌雖不遇之所興覺自待之未厚矣王筠嘗自詡七葉之中冠冕蟬聯人人有集夫筠雖粗有文而七葉之集絕未有聞僧虔誡子書可考也然則秘書殆坪美謝庭而王氏不足道矣

題詞林人物考　昭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之摘詞者不在形體結搆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言者托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應律合卽盡叶於古皆法之迹也安知其所以法哉友人王赤岡氏玩秩文錯綜今古乃取　昭代詞家人爲之傳以爲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世之意歟王僧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皆所不廢赤岡之多所捃摭始亦類此宋人好爲叢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爲唐人洪容齋博雅名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攙入者什居二三彼其世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亦通今學古之津筏微獨脩詞者所當知而已

書金剛經解

達磨東來以楞伽四卷傳佛心印至黃梅始以金剛易之此諸佛之了義度生之津筏也解者無慮數十百家皆言以破相爲宗斷疑爲用然不達經旨至破相而離相斷疑而成疑者多矣夫即心相而無分別心相頓空即辨知而無能所辨知豈實而世人馳求不已只爲不了佛與衆生自心常寂妄計有心遂成河漢豈知清淨海中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猶爲說夢秋潭居士閔焉乃於無法可說中橫說豎說總之發明此義同社諸君子謂其有破相之義亦有顯相之功有奪事之能實有成事之力蓋取之則兩傷離之則皆是也瞭了翁謂年過五十即當留意此經但日讀一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雖然豈獨年過五十者所當勉而已哉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當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尚懸絕如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書漢延熹刻字

漢銅雀瓦稱爲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所有皆高歡避暑宮氷井臺香姜閣鼠耳此磚有延熹字爲漢桓帝時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爲古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隸此其類也末二字爲恒光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楷

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略不可讀然使學者於千載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黃庭經後

攷之晉書逸少嘗書五千言遺道士非黃庭也然陶隱居論書最覈言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當是右軍自有別書特非換鵝經耳世行殊乏善本新安汪太宰家藏僅具點畫而少氣韻近且漸泐余鄉甘生暘掘土得茲石瑩潔如玉筆意宛然眞數百年物也一石蓋已損世代雖莫考而決爲宋以前之刻無疑黃長睿云若無勝槩縱傳授有據亦無足取此本譬之華留一出而羣馬皆空學者當鑒以心目政不以耳食爲貴也甘石爲得所歸云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此少司徒王公墓表今相國對南王先生所造先生於公所謂以法爲師弟子耳而以道相成者拳

拳不能忘讀其言可一倡而三歎也唐初去晉未遠所存右軍行書二百四十紙懷仁會粹爲序時謂逸少劇跡咸萃其中然必累年乃就歐陽信本書距今九百歲鄭樵金石略二十有三種獨四三帖在耳中丞鳩集成文遒勁茂美宛然孤峰拔起四面削成之勢此文足稱二寶矣信本銜位書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始備黃長睿言一八分碑稱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本傳不載余觀史敘信本歷官自太常博士給事中弘文館學士皆具唐銀青爲從二品散官給事中階五品自不相涉故世行皇甫碑署銜有銀青無給事亦非分書也長睿掊擊六一考校非長而持論不無逗漏乃知昔人目論之語不虛耳

書袁太史卷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上下四方各有定位之東則離西之上則離下此可離也若無之而非我無之而非道惡能離諸故以迷悟作輟言者皆非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日用

飲食又豈有作與輟哉學者日用不知不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於是身在高堂廣厦中日向他人尋覓住處又如忘己之頭狂歪呼號別求首領古先生名爲可憐閔者莫大於此嘗記惟心訣有言全體見前猶希玅悟從來具足仍待功成倘知人人尋常日用無時不見前無人不具足又何必鑽研故紙強生支節如蠶作繭自苦自縛袁先生空野獨步如香象之絕儔高岸先登歎小狐之未濟時一過而存予眞大慈之用心也於其還楚

書數言以志別緒亭州菊卓吾先生在焉試一往訊之其有以開示之夫

書萱子誠卷

子誠自水西至金陵與余邂逅僧寮子誠自述其學時而覺照時而昏沈不能昏照一如也時而放下時而提起放下則樂提起則苦不能攝散一如也予曰覺照無自性昏沈亦無自性不必貴覺照而賤昏沈也提起非有加放下非有減亦奚爲苦提起而樂放下哉蓋此玅淨明心原無揀擇苟欲

妄爲取舍強加造作如以兩手撮摩虛空不待智者笑之矣從來門中自有向上一着子誠眞有意於斯墻壁瓦礫能談無上玅理政不俟余喋喋也

書唐子張卷

子張爲學故自宛陵迎羅先生於金陵不可謂無志矣余與之遇一見言知余曰知爲常見是衆生法余不許再見言無知余曰無知爲斷見是二乘法余亦不許子張憮然如有失也余語之曰人心之玅囊括大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即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訶之爲默照邪禪是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爲家寶有可挨排有可着手輒生驩悅不知認賊爲子百劫千生轉轉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是無明本玄沙訶之爲昭昭靈靈的禪是也波羅提未嘗不以在鼻辨香在舌談論爲佛性然又曰不識喚作精魂傳大士未嘗不曰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然又曰錯會不少因此一片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

有所重便成窠臼故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學者於口耳俱喪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說無爲眞空說有爲妙有信手拈來何所不可未曾實證此理若靠些子知解爲本命元辰不知此知頭出頭沒時滅時生生必流浪展轉不休於所謂無生法忍還相契否自己脚跟既未點地一切談奇說異外道邪魔得以乘間而入不免任他播弄受他籠罩久久入于心肺雖其所爲市人嗤鄙懵不自知楞嚴所訶陰魔飛精附人者一一暗合畢竟陷於王難淪無間獄皆緣未嘗徹證無生妄認識神所致也子張既有意此道便當眞參實悟求正人指與出路此正人吾有一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爲正流浪生死爲邪說無爲法爲正說有爲法爲邪無門路無階級爲正可以知知可以識識爲邪中心行道而外不毀法爲正駕言無礙任情恣肆爲邪子張於此辨別之既得其人必心塌地務求安身立命一着方是究竟法也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阿羅漢華言無生也蓋諸漏盡無復煩惱一性圓具多神變永解衆生之紲不受後有之身非出世智人造化不能制者安能於欲流中逆舟尋源得大自在如此耶此十六尊者瞻其相好令人有超世出塵之想況汝餘雅承家學明牕淨几時一展玩之亦熏脩之一助也

書李君煥卷

君煥從羅先生遊先生書深造自得語勉之君煥過余而問曰君子之深造也非以造道耶其自得之也非以得道耶余曰道不孤起緣心境生心相無端道將安寄是以深造之際造無可造更奚置其淺深自得之時自本無形復何容其得喪蓋一理虛玄玅絕蹊徑聰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措其知巧者無以象其形辯者無以容其口學者能言下知歸當處便寂斯無造即爲深造無得乃爲真得苟其以能知爲造理認情識爲自心揑目生華迷頭覓影種種之塗成窒空空之門彌遠何以

弘持法器遠紹宗風君煥蓋有意於余也故不避多言謬爲決擇君煥其思之

題維摩畫像

我觀維摩經所說不二法門三十二維摩默然無言說三十二人義皆墮一語一嘿分取捨則語與嘿復成二如來三藏十二部不離舌根轉法輪言說如空無所依衆生執著自生病苟其執著而不化嘿然復入斷滅見刹那自悟圓明性嘿然與語無差別不離當處常湛然何煩斷取須彌界我今稽首說偈言盡未來世衆生相一彈指洗千劫障同證玅明寂滅海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此卷周憲王永樂初手摹定武諸本幷龍眠圖而刻之者也王心嗜法書投筆皆應繩矩而圖之位置經營尤特雅緻當時深自閟惜故士大夫藉得之見於格古論可攷也萬曆壬辰余奉璽册封潁川沈丘二郡王時周王相接甚恭濱行余郤其餽王固語余曰一二文史刻自先代其母辭余乃取

東書堂帖及此卷以歸久之念張君蘊甫工於八法因輟以畀之夫定武原以唐摹入石此則轉相規放乏書家出沒飛動神會意得之趣矣而側掠努趯猶有古之遺法詎可忽諸學者一波撇閒未知置筆處而欲輕論昔人是未覩驪黃而遽言天下之馬也

題小山玄賞

巨源擅海岱之秀爲寧城之裔婆娑丘壑錯綜今古一時學士大夫杯酒過從題贈盈卷侍史彙而葺之命曰小山玄賞一日持以示余夫神明之胄食租衣稅孰不以徵行出飲爲寄歡以擊筑彈碁爲豪舉以彼沈酣於貴富約結於典制謂無復之耳頃灌甫父子以經術名鬱儀兄弟以博雅著以至游參飲河繡楊春草靡不玉振金聲塤鳴篪應匪惟家寶抑稱國華已獨巨源於詞翰之暇脩竺乾之業堆案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入門者半赤髭白足之侶雖遺民淨社常參許飲之賓維摩丈室不乏散花之女而其意固已遠矣是編乃賦乃文

亦玄亦史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式與汝歌非阿所好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有不知巨源者當執此以求之

讀莊子七則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毘礫糠秕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觀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

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衆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尊而文不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

歟釋氏之論謚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謚恩則皈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眞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氐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已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獻文云爭席滿前無後十漿而五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三篇合而讀之眞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邪矢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閎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秖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之類占夢書故

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幷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閱奕游鳧諸篇今不有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遥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刖者不自爲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炙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蘧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鑿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滃雄漂滃不及簿箋簿箋乃入于寥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嘻矣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轂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脩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

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淩雲曾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劒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改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

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挼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剔也蜚蠊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灾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讎及其壯矣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劒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三

經籍志論 四十九首

制書部

古之聖哲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從之如典謨訓誥是已然或謂皐陶曰奭代爲屬筆蓋間有之若梁武唐文贍於辭學至與寒畯之士競爲雕蟲何其小也我 聖祖投戈講秩間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風動草偃曉然如推赤心置於人腹中窃伏而讀之亹亹乎如家人父子提耳以命唯恐

其不盡也如導師之於弟子唯恐其不達也書之贊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嗟乎此非眞有父母之心者孰能爲之而文殆不足言矣雖然蹟其震越渾鍠魁奇碩大雖以凌跨百代而軼駕三王其何讓之有　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列首篇至於辭苑之編摩一禀指授私家之紀載識其小大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咸綴末簡以資憲章

經部

易

蜀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濮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而未詳於義也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詆爲術數之流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而已蓋嘗譬之象數者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名則水出木生而某水某木可知已六爻則其派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

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局見今古所同顧承學左袒王氏者爲多繇象無筌蹄可尋而理則管蠡可測折楊黃華嗑然而笑無足怪也今並列於篇以俟采擇

書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蓋左右二史分職之秦置尚書禁中通章奏漢詔命在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以名官七略曰尚書直言也而以爲上古之書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梅賾增多二十五篇即所稱壁藏書也攷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弗廢近吳幼清叙錄一出乃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爲書靡不懸合蓋渙然有當於心夫古書殺於後人至不可勝數其文辭格制之異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嘗深疑之

而未及是正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往往循習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遺掇拾於故老者盡亂於僞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於臚列諸家而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

詩

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攷之儀禮皆笙詩也笙詩有譜以記音節而無其辭非軼之也春秋諸侯卿大夫賦詩道志率無所擇至攷其入樂自邶迄豳無一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蘩匪雅與南也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無疑矣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舞象箾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文王世子又曰胥鼓南則南之爲樂益明已竊嘗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於鳥獸蟲魚之細竭力以爭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者於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也

與耳食何異今錄其見存諸編令學者與樂部類而觀焉

春秋

孔子西觀周室令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諸國寶書而春秋作焉秦虜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其自謂述而不作也以此漢初博士唯公羊一家宣帝益以穀梁至平帝時左氏始立大氏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覈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及乎後儒保殘守陋往往主傳而賓經失乃彌甚夫聖人之作經豈冀有三子者爲之傳耶無三傳經遂不可明耶善乎趙鵬飛之言學者當以無傳求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得之矣說經者總若干家而余得並列於篇

禮

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

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闕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闕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攷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劉沅州人見一統志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以古經出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之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樂

漢志以禮樂著之六秩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覩矣竇公大司樂章既見于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于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

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覩禮樂崩壞痛爲惋惜不知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悉闇與音會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胡瑗改鑄鐘磬冀還之古蜀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稍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瑟也易爲箏笛匏笙也撰之以斗埙土也變而爲匏擊鼓而爲革貫板而爲木于用亦甚適已泥者必指廟樂鎛鐘鎛磬爲正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是欲反孟子于俎豆更楊梜爲簟席亦何益哉藉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淫濫靡曼而一歸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語具樂志中今備錄其書以俟考定

孝經

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燔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

十八章爲定五代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冲所疏爲正義以行顧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非一家所能究也故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語而柳宗元以爲曾子之門人記之者也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砥行之卓笵造性之微言鄉黨則有朝庭之儀聘享之禮堯曰則有禪代之事亹亹乎無弗備矣漢初有齊魯二家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因合而攷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當世重之後有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何晏之流爲注疏者數十家近代疏解至不可殫述蠡測管闚時有所中不可弗廢也今悉著之而他仲尼遺言類附於篇

孟子

孟子著書崇仁義敘萬類趙岐所稱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

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非虛也前史夷於諸子莫爲甄別孝文時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卽罷去趙宋設科語孟並列注疏之家常相表裏學者咸尊曰孔孟不能爲軒輊也其外書四篇不能閎深疑爲後人所假托今廢不存

經總解

孔子手自刪述者六秖而已唐定注疏始爲十三經宋改九經　國朝罷周官儀禮孝經春秋三傳不立而改爲五經　制藝頒行之蓋不欲以脫遺影響之文疑誤來者而令歸雅正厥意美矣漢石渠白虎大集名儒講議經術時稱獨盛我　朝篤意儒雅方駕漢代而不啻過之書與春秋　聖祖親相指授作爲成書書傳會選春秋本末至永樂中又悉爲大全播於黌序念北方書籍鮮至時優賜之文教彬彬風行雷動有不奮興於學者非夫也故諸經著述日新且盛今與前籍既部分之而貫穿群言難於離析者別爲總解以附此篇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秩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秩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濛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有筭數之學蓋古昔六秩乘其虛明肄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嘆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踈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略也今悉次於篇以備小學

史部

正史

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孔子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作春秋其蹟可攷已贏秦
史職放絕漢興馬記班書始變編年之體後之爲
史祖之顧二子皆因父業緒而成書況遷既收功
于商毅固仍丐馥于達啟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非虛言也繼是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
鉤深故府叢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攷見儻謂遷
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漢志秘文原無史部但
以列于春秋近世史籍日多述作異體總之成一
家之言難於附載也輒依其世次敘而綴之以備

正史

編年

述史者體有不一而編年紀傳其槩也編年者以
年繫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
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大較各有所長而編
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不無煩複故
蕭潁士謂子長創爲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氏
依經爲傳而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
竟其義亦知事詞散出難於綴屬而自相錯綜如

此矣荀悦袁宏干寶褚裒之著作一程春秋乃若通鑑一編通群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津涉九流鈐鍵六秩而實王侯之龜鏡經濟之潭奥也今取其體裁相近者亚列於篇以具當代得失之林焉

霸史

孔子卜陽豫之卦刻心著作集百二十國書而成春秋然則古者國皆有史不獨天子矣周禮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之書則書國中之事以達于王朝者也而天子又時巡以内之内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周室孔子觀于周而論次史記其采摭者弘已後世史學中絕唯一統之代率修闕文備觀聽至于群雄割據多未暇皇篡述之事也然或推奉正朔或假竊名號其匡定之偉略制馭之密謀不無可觀者當時方聞之士私相綴述以示勸戒蓋往往有之通人達士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霸史

雜史

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官自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與貪而曲筆虛美隱惡失其常守者有之於是巖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作冀以信已志而矯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遷不廢群籍後有作者以資采拾奚而不可但其體製不醇根據踈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者在善擇之而已

起居注

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榻前之厝置有時政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稡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繇摭實借箸之笑無不目覩而來鵲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諏波訪勘編刋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會要列於故事三者舊自爲部今合爲一而先

後仍以類從云

故事

古者百司政典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蓋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故實史職尚已漢建武初政鮮成憲朝無故老識者慮之獨侯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一時倚以爲重後世條流派別制度漸廣雖未必悉能經遠而各有救於淪敝亦一時之良也惜隨代湮沒十不一存今據所傳者部而類之謂之故事

職官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而職業舉以放廢夫方者書也究其原本所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令居是官者奉以周旋古之制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至五書蓋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乘終依據精審斯其厝置也無不當者今史策中漢官解詁漢官儀晉公卿禮秩故事唐六典

皆其類也但官曹名品撰錄甚繁其猥瑣鄙細者蓋多有之特刪其存而可覩者爲職官篇

時令

禮有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夏小正是已月令雖晚出而實古之遺法蓋王政之施斂民用之出藏與夫攝養種植隨俗嬉遊亦可考見承平之遺風故其書代有作者嘗試丹青衆言憑几以睇四時物色慘舒榮槁粲然如將接之而其宏鉅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前史類入農家顧諸籍鱗次非專爲農設今特立歲時一條從中興館閣例云

食貨

洪範八政食貨先之非生人所至急孰顧自養之資少役生之路繁風流波蕩日以侈甚於是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異石奇花飛不待翼遠畜未名之貨競收罕至之珍而一罹歲凶卒無療於饑渴則何益矣昔醇人未漓情着踈寡奉生贍已差不爲勞一夫耕則餘餐妾室匹婦織而兼衣被體鷄犬

聲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豈非聖人所深羙者乎在投珠捐璧之主倡之而已今編列諸籍勸誡具存謂之食貨篇

儀注

孔子之適周也於杜下史學禮焉嘆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已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

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即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爲愉快乎哉故具列而叙之其謚法國璽原出他部余以謂禮之類也特改而傳著於篇

濛令

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

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餘卷杜預賈充刪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還官府儻所云章程者非乎國家創制立法莫重於此史稱魏相明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故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可忽諸舊史有刑法一目而漢名臣奏事魏臺雜訪貢舉監學役法參錯其間近於不倫今更名法令以律令爲首而諸條皆檢括之其職官儀注又以其重大別出云

傳記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書之策小則簡牘而已至於流風遺蹟故老所傳史不及書則傳記與焉如先賢耆舊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書即高僧刻僊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也夫以六經之文皎如日月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巖居川觀而以載當世之務者乎然或具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旁搜互證未必無一得焉列之於篇以廣異聞

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紀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列傳之

屬也紀一人之事亦此若小說家與此二者易溷而實不同當辨之

地里

古郡國計書上於蘭臺蓋地志之屬往往在焉尚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皆聚此書也周官別山川分圻界條物產辨貢賦六卿分掌之而總於冢宰太史以典逆冢宰治其書蓋昔之史職如此漢承百王之末壞地變改劉向始略言其分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而宣究之後世地志之濫觴也孳虞畿服經至百

七十卷可謂備矣而世罕傳後人因其所經自爲篹述即未必成一家之體而夷險之蹟區域之界土風之宜星經之分考覽者率有資焉悉次左方以補圖經之闕

譜系

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衰上並效周譜則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矇瞽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

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畯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

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皁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勳恪史之流例故區而列之以備覽焉

簿錄

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滕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能亡也古

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備列之而別爲糾謬一卷以附末篇

子部

儒家

子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天子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孔子非以欲此名也冀其幷包兼容而勿區區自營之謂也子夏學不見大而硜硜於言行之信果此與細民何異荀卿氏有言儒

耦耕不如農夫斲削不如工匠反貨不如商賈譚詞薦導不如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四海一家歸命輻湊葢九流皆其用也豈與小道曲學僅僅自名者同乎哉史遷敘諸家儒者才居其一彼未得其眞而卽所覩記者當之故以寡要少功爲詬病嗟乎此不敢以望子夏何論君子古今作者言人人殊稍爲綴敘而或不純爲儒也亦備列之殆益明儒之爲大也

已

道家

九流唯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蓋不唯清靜之旨趣懵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謬乎夫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人秉要執中而南面無爲之術也豈有幾於長生哉然以彼翛然玄覽獨立垢梦之外則乘雲御風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存特餘事耳昧者至棄本逐末誕欺迂怪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衆嗟乎世惟卓識殫洽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知其純駁擇善而從也世行道藏視隋唐宋著錄尤汎濫不經今稍刪次之如右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氐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衷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幷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

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中國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之盛哉昭之遏糴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筴殆徧天下不能使其泯泯也故因其籍而刪次以列於篇

墨家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

聖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疎此其敝也莊生曰墨子雖獨任如天下何其大觳而難遵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得之今附著於篇

法家

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名法爲甚其篇籍多軼以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堅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蠭起皆率其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衆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駘銜委駕四牡橫轡而欲以和鑾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今仍列其書以備法家

名家

名家之凡三有命物之名有毀譽之名有況謂之名蓋古者名位不同事實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治者不覈其名實御衆課功反上浮淫而詘功實難以爲國矣晉魯勝曰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有以也至舛駁不中之失並見於篇俟博雅者折衷焉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謂言有其道也前代若呂相之絕秦子產之獻捷魯連倜儻以全趙左師委曲而悟主斯亦何惡於詞哉乃蘇張雖首得其術而以召敗非術之罪也史言魏徵諫諍靡出弗從而其初實學縱橫顧用之者如何耳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前志列之史家晁氏謂其紀事非盡實錄附於縱橫者近是今從之

雜家

說文五采合曰襍從衣從集隹聚木上亦其義也

人情美繡而惡褋顧繪事必兼五色采色具而繡成若之何其惡之前史有雜家譬之製錦然巨細奇正典常俶詭并苞兼總而王治貫焉矣微獨諸子而有之易之興也蓋非其雜物撰德不備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惑知萬物之情則非類不能罔雖昆蟲水草櫨梨橘柚縮脣澁齒日陳於其前恃以養生則不能勝五穀也在學者精擇之而已

農家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徙而無二心天下無二心即軒轅凡邃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內而瀉鹵瘠空西北爲甚雨澤不時輒倚耜而待槁霪潦一至龍蛇魚鼈且據皐隰而宮之豈獨天運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苦窳偷惰而教率之者踈耳古有農官顓董其役而田野不闢則有讓播殖

之宜蠶繅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小說家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譬已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嬗萬變橋起鬼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譬之管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於篇

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嘗聞之蒙莊矣

兵家

兵之興也或謂權輿於涿鹿然紫太二垣將衛環跱將軍羽林棓槍旗弧騎官陳車鉞鉞積卒靡不錯列於經星之次天垂象見吉凶其來尚已蓋木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東西相反而不相無也代之下也司馬法廢矣然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伎巧者習手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雷動風舉離合背鄉

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至委以銛刃而無死解之心則壹稟於人和誰能易之古法不同具列篇籍神而明之則在其人

天文家

天地之化運諸氣天地陰陽之氣隨乎時聖人與時消息發斂而常守乎平平出則育物入則復命千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也蓋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側匿之變王政有違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應焉其重如此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夫七曜筮耳而分爲二志疑於不類今一定爲天文篇

歷數家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筴元授時以晷景三者之中晷景爲近而其久也類不能無忒則隨時刊定不可不講也劉洪有言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李文簡歎爲至言顧必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如班氏所稱乃足

任之有虞羲和與四岳九官同重而後世至以文史星歷介於卜祝之間蓋疇人子弟貿貿然不測其原抑已久矣夫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以厚生其在周官皆史職也故錄見存諸書爲歷數篇以俟攷焉

五行家

古有大事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夫龜具陰陽四方之體著備天地六子之象洎然無欲也乃夢則思爲不作而神與通之占者以此明吉凶徵得喪惡能匿諸後世諸術繁興非盡古法然風角鳥占堪輿壬遁與夫人倫祿命之類雖其浮淺皆得古人之一察故巧發奇中往往有之舊史雜出略無甄叙今總列於五行而其中又以類從焉

管輅有言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得數者妙得神者靈而其卒也弟發篋書皆世所常有嘆曰世患無才不由無書諒哉

醫家

醫經眇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略分二家寔王

官之一守也許嗣宗曰醫特意耳脉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虛著方劑於世何益顧自六塵伐性七竇移情衛生虧攝機速蹙痿求緩齡於金液假息於銀丸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盡廢耶第方匪對症藥或誤人語曰疾不治得中醫非虛言也代歷古今篇籍猥衆今稍稍次之爲醫家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大而歸邊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甓悉名之道其說靡矣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禀全懿而偏長小枝足以當緩急而神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也史有秘術篇今甄列如前儻所稱猶賢於已者乎

類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羣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

集部

制詔

王者淵默黼扆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燮伐則威凜游雷肆赦而春日同温赦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赦鄧禹矦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慴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綍考覽者不

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很众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者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近代纂述叢雜乃爲別出耍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譙法淳熙孝史乾道翰苑羣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自歸其部此不復列云

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愫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盭辭則何觀漢志秩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于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列之綴於制詔之次

賦頌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

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鑄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即蕪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吟諷迴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衆士慕尚波委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於筆札金璧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烟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談瑋論聞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與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於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摯虞苦其凌雜彙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異焉作之固難解

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盡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

傳

潘朝言傳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緜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

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
吾齪齪老此奚爲間歿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
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
之皆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
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
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
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
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
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
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
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劾之又明年入
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
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
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
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梟驁者
數人射殺之皆相顧睒睗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
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
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伏

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趣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瞪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鉤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六百有奇刋爲額下之鄉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姪子訟奪之朝言念其瞽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瞽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忝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眞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

鱗人主之前而涸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亦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后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閤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決齒於娟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兌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贊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馮大夫傳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

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游膠庠每試輒詘其曹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歎曰母老矣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乎乃就屯留學諭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與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脩問餽郤不納一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譁譴者素許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幣爲賀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背相望

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岢嵐州知州州苦虜數被創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衛卒擾民者悉縋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爲扼虜之要嬋其心計且築且濬蓋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彭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岢嵐比爲嚴立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惰窳頹廢爲之一新一豪民骫法煽懲之無貸時有

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攜孥以竄里人至釃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闌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逋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脩垣墻有功薦於朝　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郡丞職清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攝郡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隣郡獄不能決者卒歸大夫廉幹之聲最畿輔薦剡且十有三上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蜚語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悵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有一未逮祿而物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其好也是時母田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徘徊邸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亡恙鄉人嘖嘖稱歎以爲非孝感莫能致也巖居築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

氣霞舉人皆謂爲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爲嫁娶其篤倫叙理類如此元配贈宜人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

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仲以文行著余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間及世德涕未嘗不淫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宜人逝十二歲耳是時羸病纏緜成立未卜迨今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弟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奉奉風木之恨乎余覩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幷以示之人人焉

王憲副汝賛傳

王公名化字汝賛西粤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炯炯如電少倜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尚

獞忽引其黨來掠公披獞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識
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
矣盍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寔導賊試招
之出禦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衆驗
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
之躬率數人伏其間候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
七人餘盡溺死羣獞螫公謀發公墓公窮日夜驟
增其壤賊至火光中見與初墓迥異疑爲鄉導者
所誤竟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

職方公城上望見虜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
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盧
公爲擊登聞鼓雪之　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
壬子舉於鄉已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
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巖險湍悍賊穿竄菁石
中動以萬計輕鼻妄乏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者
建議設總兵幷伸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
公初至謁督府卽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勢
如炎柰何先失吾令公攔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

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赦我既奉命來爲若父母一切熟惡寘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劒耳衆叩頭唯唯公高睇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闢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糺晏思推誠已責凡所以卵翼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牌捕賊公輒庭數之曰環視皆吾良民捕者爲誰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楊殺其人衆皆感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

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間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鼾臥以兵餉置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事以聳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恒若創痏仰覩煥沐姁姁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者寨倚懸厓前爲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見羊數百頭帚其尾夜從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其機石纍纍飛賁我兵力戰公由懸厓徒步自後入從數十人齊跳之且擊且射衷其衆賊大敗文

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于會昌截葉丹樓於石鎮孅溫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近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相梁寧族此誰賊而馳驚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栖荆棘中猝乘虛焉至吾事去矣於是寄之會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計氏訣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三人嬉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巢賊懼使人來會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計拊膺大慟遂自刎亦報至公不爲動曰狡賊乃敢警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亦且不顧寧顧家邪諸軍皆飲泣自奮公乘銳崩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昌隨購得賊所用閒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使者上其事　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計氏而公卽晉爲廣東按察司伸威道副使丙寅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

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踣者五六百人賊積骷髏爲山謂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尼寨夜從撑腰石龍登土嶺天明衆見前人頭山又嶂複木深無不股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唯計之得況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諸歸路夾而廢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晌兵目莫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赭旛者振飛而上莫成一矢斃之羣賊牆立公拍馬爭下橫衝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逕會暮斬首百二十

級次日由間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爲前英德哨兵燼略無懼意公遽麾旌萬凌巔設奇制敵賊潰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絕嶺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輒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亦不信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張濁漿糲食若厭粱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不勸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訾財人得自有之下乘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

辯彊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退讓捐身赴公不肯苟爲姸姻自二源之役廣贛兩督府主之兵馬錢糧廣七而贛三公據實報功而禍繇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語中之公既逮至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闕上書　上亦廉其無罪所尋以僉事備兵惠潮云公在廣贛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憎公稜名已久至是皆麇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二心也其酋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露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唯賄是聞無賄則韲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殺唯命所不敢怨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賊而疽食于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綏不少假借及渠魁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即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

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苦不枝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曆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絓倭北連虜西起播酋夫文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別求雄豪要駕之才不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而公亦矣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牟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有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白

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為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崗賊聞之皆稱為殺人王公愀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徼狂疾之功以為名此豈我心哉弟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為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亦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為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論曰鄭余伏讀　世宗肅皇帝實錄見公戰功犁然曰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爲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爲含悴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爲寶惜而忌才娼功者必欲朋勢以逞之爲快及其有事始跂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蘊奇結憤所爲成其志者當於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產楊之眞州尋還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時逆瑾亂政挾勢淩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中允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稗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

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退復不束脩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譎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兄弟妻媵易女淩童僕與阜里閈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

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趨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饑廩私益以鮮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卽

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眚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中允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中允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名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亞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

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十四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泠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至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中允之言可愧死矣

少司寇吳公傳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藉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磨礪輒自剄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示衆曰即如生殺婦能令婦自印頷以頸受刃邪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冤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

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爲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劘切故充然曰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幹者糴之封以外而糴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銜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名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　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已亥視兩淮鹺政海潮暴溢廬舍湮沒亟疏請蠲恤通泰

二州效者以澤量存者噉噉亡所得食公覩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即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祿米改歸德州爲郡治築臺辟雎州水患中州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竊柄鴟張力自求退巖居餘二十年柄臣

敗當事者引用耆碩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爲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骫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

艮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上表德章義率世罷俗者爲尤卓云大都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　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巨瑞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歌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卑諂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葉魚疏食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與祖兩爲巖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澹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偕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與有則邦之耆蔡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風故余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

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絡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褒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

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眞州中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詔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爲神已罷不用而公亦奉贈安人計奔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郤一切外事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

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劫虜而顧使劫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劫力莊簡公然其言爲請於　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劫時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孫文揆孝豐吳峻伯並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牢以三輔重地出公補之甫下車卽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酹謂孝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去學生方士二人於盜出部民陳邦於劫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桑興學校濬渠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俟彭城尋奔贈尚書公計第取絮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會虜薄都門　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眞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躊

躇久之公聞報以募名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茆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廷議四郡增設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

事獨日強諸富人入貲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勑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勑公立勑之尹恚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交章論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公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

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參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浦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齋棒入京袁州胄子風公媚已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參政袁州敗轉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蔑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　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敭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踩氷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爲叙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

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覩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公第引咎自劾且爲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北比　詔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緣左庶

大帥選悛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南幕兵變殺一參將自髡而歪倭公聞變卽遣中軍李哉馳擊之擒首亂幷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冊立　今上覃恩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國朝貤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數也新鄭入相首

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再陞南工部尚書　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　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眞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逮繫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肅清　上愈重公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公

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丑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　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牘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弟聽已有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　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耄不能

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　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耋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僊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載　上念公舊德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疾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尚書夢徵之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年下世訃聞　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臣致謚謚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大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

史氏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閒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

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廩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闚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參岳王公傳

公王姓諱叔杲字陽德別號暘谷居士先世晉居山陰唐宋而還一徙台再徙永嘉遂爲永嘉人七傳而生溪橋公鉦溪橋公子左參議澈國子祭酒激爲最貴參議公有淑配曰潘宜人初舉憲副公

叔果次卽公公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工制義旁及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數歲故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而奇之補郡諸生學益閎肆卽醫巫星曆輿地之書靡不掇討癸卯登鄉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下大計凡疆場士馬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籍一二若指諸掌乙巳郡大侵公佐參議公出粟哺餓者存活數千人齟直指諮齟法於公公請築沙城捍氓竈至今賴之倭變起海上公聚族而謀

計在築堡衆聞以爲迂尋寇以無備突入邑幾爲墟遂大服公議而公亦力任之堡成樓櫓相望邑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強半解公橐中裝也公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居恒廣參議公意立宗祠置義田舉族約敦行之不少怠參議公既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蝟起公爲經理振刷之而邑大治常熟巖邑也公至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某侍御者數大盜而收其入勢張甚公立發其姦猘犴之夙稱宪者公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　世廟賓天　莊皇帝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公力爭之曰　武宗時　肅皇在楚大寶虛也乃陳兵以備　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乃報罷尋轉職方員外郎公念邊事廢弛力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名入防虜患時戚募南兵數萬歲出不貲公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胥史姦

埽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滅公題請重脩而葉先春者挾與援欲帶銜署衛事公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予蔭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公曰例久不許者慮功未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耶力爭之叙於錦衣其強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土沃而俗醇公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脩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譽臻後多顯重者如魏解元允中中丞允貞李司馬化龍黃侍御吉士不

減十數輩幾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填三吳方島夷內訌公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衆如江應晴陳習朱先輩拔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公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虜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填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籍會大司徒殷公道吳公馳白曰江南財賦半天下歲輸

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莅事竟除其議而吳民乃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缺公兼治之爲開孟河濬練湖爲轉輸計語具三吳水利考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公令集田間水車戽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京口達于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起蓋公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公坐改他用公竟歸或勸之出而曰吾曩在公車婁謝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毋以出邪

歲餘部以閩泉起公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公堅臥不爲動迨時相敗而人益多公之先見云公所居有陽湖別墅玉介園擅一方之勝歸而益爲脩葺山池花木臚整幽靚晨夕偕兄弟賓客置酒高會酒酣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歌聲舄影相間錯於巹容川色間驩如也性嗜義樂施其大者如郡學東山孤嶼仙巖東甌王廟鎮寧樓鎮東塔先後創葺歲所損不啻數百千緡至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殁待而斂訟待而理者日

集於前公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望以去公起家名進士三典郡縣奏課第一佐本兵參大藩歸而爲德於鄉不可縷數蓋所至尊以賢大夫而無不敢名卒之日年八十有三春秋高矣而學士薦紳猶惜其材而未竟用與年而未竟享也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子一人光美以文學世其家

史氏曰公之兩舉與沈給諫東朱職方潤身甚相善也給諫困詔獄公橐饘之問無虛歲卒賴其力以脫劾而職方以旅櫬歸也公提兵戍會貴倨矣乃微行至金陵經紀其喪素車白馬哀感行路余嘗親見之士當平居意得指心自結一遇利害劾生輒獸駭而鳥散如公裹誠秉忠誼形於色非夫浮華蘊利之徒所能規也語云一劾一生乃知交情信夫

大司空余公傳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曾祖瑩令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后會公墾

以子贈南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守負經行爲鄉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穎有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有鐵神爲祟肖人形聲伺公獨臥將窘之覩公神氣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不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祟匿不出人皆心儀公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訐訟蝟起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闔郡肅然會勦巨寇有功賜帑金　今上改元召拜南

户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公念　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圖脩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罷中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　主上沖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大臣異已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謇諤三慎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

陵相衙公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請乞無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爲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江陵思中公未已因下傳御史疏置獄訊冀其詞引公傳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而閧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御史中丞坐之罪兩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弟委谷程任卿汪時二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死姦狀露公言大雠

而郭中丞者且首薦公久未牽復踰年　上大寤下詔引咎以故官還公等十一人而公爲冠於是公意益發舒舉遺賢聚圖籍釐贈典書無慮幾上頃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廟議稍厭薄之公慮開之爲塞漸也且羣臣自相忌交口誶語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曰諱疾之蠹以窺瞷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

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吟曰垂戾之蠹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於時留尚寶者二載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事所爲申飭舊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士憚公各粥粥供事無敢怠晉貳大僕司農請馬直支邊費公曰寺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亦條五事行之已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當事主和戎惡聞邊警邊吏持千金居間寄書酒家甚媟公廉得狀立名而廷朴之亟以聞朝士多公不愧納言而亦知輦轂下不能久留公矣不數日遷南少司寇以行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總儲政公取記籍鉤考斟酌之勒爲成書所經畫皆利便垂久遠者曩以絲絹事坐程汪兩人大辟

公懷昭雪之而未果至此歎曰沈冤未灑吾何顏立於朝乎乃上書白見冤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下廷議竟釋之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歷三載滿書將奏後進者不諳公疇曩大節見謂雅自持約略如常人而已而又入忌者之說以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里中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訃聞　天子用部臣議贈工部尚書予祭葬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君不必竟其用　上之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未滿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幾無憾矣公內行淳備撫弟妹恩禮咸篤念孫宜人儉薄自章服外不御紈綺配汪淑人以荊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牧豕老生於錦綺固不習也歸田自爲約非賓燕不四簋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閭里先間褒衣緩帶延見儒生談搉今古雍雍如也子姓臧獲訢訢如也惟謹性耆書饒著述而尤明習國家典故議論娓娓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尚書折衷春秋蠡測讀論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譜婺稗隨事排纘而在

官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考留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之論而公之嬋心職業亦足以觀矣晚見妄庸子作二朝編年惡其誣惑一一條析其舛謬以示總之皆有爲而作如炫葩藻爲名高薄不爲也論公世儒術行誼政事氣節蓋倪兼之謂隆萬間名臣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故望余公甚迨夫柄地易讜論伸而險詖者亦往往借以牟利卒至羣言殽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姦而竟以自固初心之謂何余公十蠹之疏侃侃然顯斥之無貸豈不爲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信矣

常國寶傳

國寶常姓名信國寶其字也世居常之江陰國初名泰者從征以功授明威將軍隸籍興武衛始爲金陵人三傳生安爲國寶之王大父安生忠忠生

英英生銘銘配祁恭人生國寶益舉丈夫子四人國寶其季也國寶爲人孝友多藝能年十二父臥疾國寶嘗香籲天願以身代厥疾用瘳家貧攻苦力學不少怠精考六書旁及繪事至靈樞陰符之書無不曉解玉田盧公以行誼伏一時最愼許可一見奇之以其弟之子妻焉歲癸亥財弱冠耳南宮以書學校士入彀者餼於官三載就銓埒於科貢拔五人於千百之中而國寶寔爲第一人閭里榮之隆慶改元授南印局使局爲儀部屬南宮清

重蒞其曹者多名賢國寶聞諸公緒論以其餘力益肆於學其材名益騖騖有聞矣五載晉撫州府照磨守胡性嚴重察國寶爲人事倚以辦如清陳鄧積年之訟散青泥蜂聚之黨定北門之宵變還府庫之亡財悉用其畫而所嚮亦隨有濟花園港多巨盜嘯聚行劫商旅幾絕臨川黎令舉國寶於當塗以其事屬之國寶詭爲日者服采入其阻圖上地形并所爲芟夷建置者甚具兩臺報可於是擒盜魁十有三人巢穴蕩平道路無梗當是時國

寶以幹局最於臨汝間然素豪舉無脂韋態用是人多不樂而國寶亦不樂其官矣一日家報祁恭人疾亟遂委手板歸守留之辭益力洎歸甫兩月而恭人卒得躬藥餌親含斂人以爲孝感之致云

國寶色養三十載日具小酌奉親稍沾醉自歌以侑先人物業一無所取比親亡花晨月夕泣下沾襟曰安得復承膝下之驩邪其永慕如此歸田以來道流釋部悉加掾討最後嚮往天臺先生之學與一二勝友切磋究之嘆曰吾嘻昔所爲殊非眞

也益至是其趣操益歸雅正矣國寶故卓犖貧困時拾遺金不取以苦刻自勵非有過人之識不能又喜爲詩政暇輒出遊遊必與鄉士大夫爲詠歌其治行亦不能不以才指相高晚而冥心內觀又若泠然物表而一切外膠不以侵鬬其心可敬也所著有同文北上撫遊振藻諸集若干卷藏于家太史氏曰余鄉盧公性高介不輕許與人獨契國家貧好蒔花爲娛菊譜成不能行也國寶爲賣所

持劍刻之以傳嗟夫世人多於貴盛時爲人盡力及稍稍衰落棄去之如不相識豈可復以人理責邪而國寶不然其賢於人遠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卽可以見國寶也

澄源張先生傳

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挈而過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何也體不諳于衆用不秉于常貴富者獨握之以爲光怪奇偉之觀而賤貧者無所取以恣其適粟帛之爲物也則不然用靡不適于人而人靡不適其用此豈有光怪奇偉可以譸人之聽覩也哉然世未有舍以爲衣與食者惟不異也故合天下之大常惟合天下之大常而後世之棼棼芸芸者莫能外則澄源先生之行是已先生恂恂質行不爲崖異卓詭之操而一稟于誠自閨帷以及城市自一旦以及終身靡不式于繩規而衡于孝友語曰經師易人師難嗚呼若先生者豈直經師已哉初玉溪君舉先生晚十歲始就外傅讀書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涕

淫淫下也師怪問之對曰父年五十一毋年五十矣其夙孝如此十四以文受知于鶴洲錢先生稍長計滫髓無所出乃亢顏爲人師適歲祲諸姊暨姊子咸來就食先生分糜給之至經歲無勸恐傷兩尊人意也天臺耿先生來視學始推擇爲弟子都試罷而樂孺人逝禫而玉溪君繼之先生每慟必絕卽歲事之脩涕未嘗不霑衣也始玉溪君性嗜酒先生預稱貸付酒家且囑之善視玉溪君飲而歸先生必于河干竢扶攜出入意相樂也又慮

其以過飲階疾輒購書愼疾字置玉溪君左右云先皇帝有優老之詔玉溪君年及格矣顧獨以貧罷先生居恒以爲恨玉溪君嘗御重裘而稱寒先生解敝縕以獻後每得一衣未嘗不盡然傷也樂孺人病亟索羹羹糜不及食自是遂覆羹嘗貸金于其甲得十六金姊夫以貧告遂轉畀之姊夫歸而舟覆竟積館穀以償母靳也玉溪君少間依陳氏後陵夷甚歸貧于先生先生卽推玉溪君意弟畜之先生行誼純備迺獨注意師模謂師道在

嚴少軼閑謂型範何因雜長公諸生間而亢之法一日他出歸得諸生與長公嬉戲狀跽長公而數之曰日所教頓忘之耶若不敗羣誰爲嬉者泣而撻之諸生皆長跽靡所容間對諸生語及名節忠義事娓娓不厭所爲嚴束長公者則自成童及授室宵火晨鷄無頃刻間也既長設席鵝湖夜必呼長公榻前語燭跋乃退其所稱愛而能勞者非耶已長公聯第春官先生喜且懼教之曰而祖日以是望我我弗克副兒廼得之幸甚第吾懼其以先德之貽還殞先德也勿造請勿廣田宅勿飾舟輿僮僕不者非吾子矣長公長跽受教先生乃大悅長公又言先生自爲人師三十三年如一日其自燕歸念先生喜佳山水請謝弟子爲一日之遊先生慨然曰彼執經者其家之望之皆我類也先生蓋不以今昔人已異駭而說者獨稱其不以百金爲人居間過矣先生易簀之日謂長公曰吾家世不談人過若慎守之噫先生素履懿行若人所能辦而始終無迕心前後無錯節卒以遺子孫而垂

里閈則彼之矯節詭行以矱然號爲異者其亦可少瘳也夫先生名汝翼字雲程學者稱澄源先生先爲無錫人徙居江陰之青暘里以覃　恩贈登仕郎祀學之鄉賢祠長公名履正今爲南京大理寺評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四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君諱高字時仰姓熊氏先世楚人祖友晟始徙閩之邵武爲建寧人十一世而爲教授月洲公諱某君父也君爲人忠厚孝謹能引義自重少思以文秩自奮拔迫教授公老付以生事未卒學也然有節槩重然諾大爲鄉人所信教授公苦痺病不良於行君時其藥物而掖搔之力致所親者與相晤

言而忘其憂數年不少倦教授公庶弟友晟生三歲而孤愛之甚臨終語君曰先人以汝叔屬我吾殆汝其探籌而分財令吾有以報地下君涕泣受命輒以負郭腴田歸叔氏而自取其确者久之叔氏疾革謂君曰吾往矣以是藐然之孤能無暴露乎君泫然曰是在我乃以前所卜吉壤奉其喪葬焉平生治家人產毛密無遺筭至鬻人之急出貨力如棄糠粃有來市粟者甫議直未入也而價忽踊其人請辭君曰價可易吾言不易也卒如約歲庚寅邑大饑道殣相望君見之咨嗟流涕曰人餓且死吾粟陳陳欲何爲旋出所積千餘石飼之當是時富人方擁粟冀爲利自君以高訾倡爭相慕效出粟者至二十餘家所全活不可勝數有司上其事於朝　詔賜承爵郎并樹楔旌之所知爲豪有力者陷以罪親舊旁觀相仗莫敢救君獨挺身調護卒脫之於難久之二子任戴冠君且老矣因盡謝他事而壹督之學嘗曰若藉祖父業幸無寒饑儻不刻厲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遠近賢豪過

門講義君醵酒擊鮮厚與爲禮曰吾耄不足以奉教其有以幸吾子其知所重類如此居恒教子温温誨誘間以意微感之不事訶朴其待僮僕也亦然家人蒸蒸雅飭其孝謹率如君不衰萬曆庚寅年六十有八卒至今里父老詔其子弟曰非熊君之行誼無以法其窮獨者曰自熊君殁而吾無所仰以爲助君非有名位動人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其有以也夫子禎祺皆太學生祺有文行與余游論曰世之擁高貲稱素封有不能竟其身者至二三世而不失者未之見也富貴之不可久恃亦何足異而世率枉義挈挈以覬必得其偶得之者又錮而留之惟恐其失也君仁心爲質推已濟人畧不爲悋惜非賢不能余嘗撰士大夫之馴行而布衣之以風誼著者以爲難得也而尤亟稱之祺言其父事行甚備問其鄉之游此者乃以爲良然故余次於篇

少司農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之垣字某號見峯始自瑯琊徙新城

至某以明經爲潁川王教授生重光嘉靖辛未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參議采木川貴卒於官贈太僕寺少卿配劉封太淑人子六公其次也少赤貧與伯兄自力於學癸卯太僕公以工部主事理呂梁洪教授公就養邸中課公文泣下或問之曰兒異日必貴恨吾老不及見耳時諸弟皆幼顧而屬公曰若其善視之踰歲歸補邑諸生戊午舉山東鄉試第七人亡何太僕公卒于貴陽偕伯兄徒跣之京師祈卹典會分宜當柄非重賂不行公嘆曰

吾倘有立他日自能得之以非義博　上恩非孝也即日歸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荆州府推官輦母太淑人以從昕夕膳飲必手進即政刑亦稟命焉楚故輕悍好訟公察隱蔽督姦彊訟爲之清宅郡獄疑滯多以屬公甲子分典湖廣鄉試得儁鄺祖禹等七人遼王不法撲殺郡吏雷大夏御史下公鞫之置王左右陳廷璋等十四人於理王不悛竟錮高墻國除丁卯　穆皇帝登極公績最召授刑科給事中疏安民固本四事北虜陷石州東危昌

黎　詔廷臣陳邊事公有重責實圖後効疏時議以爲篤論尋擢禮科右戊辰轉兵科左階禮部員外郎今大司馬蹇公冊封鄭藩遺賻却不受擢禮科都給事中上疏言得失以激切忤　旨奪俸者再念違太叔人久　請假東歸庚午新鄭入秉國即家起刑科都給事中進　聖功圖基命録皆留覽某給事中以論華亭公不當謫戍新鄭亟援之使所親道意公曰某亦惟公論是聽新鄭不能强也葢華亭公既謝事有望風欲摘其過者公力持不可德平葛端肅公亟稱公言得體事乃寢辛未擢太僕寺少卿三月轉鴻臚寺卿鴻臚率異流積資爲之上下饋問儀節廢闕公申舊章絶私謁朝儀肅然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資望當開府出矣有宋某欲得其處以情懇公力讓之羅某又援宋事爲言公再讓兩人皆擢巡撫去而公竟改南太僕寺卿南太僕署越在江介公著游瑯琊記於馬政三致慨焉頃之轉北太僕丙子擢順天尹諸輔邑苦勢家侵占影射徭役日繁公嚴編審

裁冗濫民始有瘳欽天監故有候氣密室歲久廢學宮亦就圮緝治之費皆千金丁丑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楚遼闊五方亡命易蔽匿爲奸公嚴其令格而馭以鎮靜其治大方在察吏安民民大化服黃梅舉人某以毆知縣置化外舉人名能文楚縉紳多爲解者公曰有三尺在吾不敢私也卒不聽景王故宮火偵者誣德安王同知張通判燕客所致詞連何生宇度欲重坐公知其枉也屬李憲副率縣官入視無跡皆得免朝　旨捕

妖人曾光兵備道繫塗人令誣服冀以市賞獄具公劾罷兵備乃已其寬嚴持大體皆此類已卯三品滿加正議大夫教授公太僕公俱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沈盧妣劉配于繼路皆淑人廕子象賁官生庚辰擢戶部右侍郎壬午督京營戎政就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二代皆戶部右侍郎綸音三錫公顯揚至意卒乃大酬云明年轉左奉　命督倉場疏乞歸省部予限六月例亞卿去輒補無虛位待者茲異數也甲申再予限公固以疾辭乃

得在籍調理病痊召用之命公年適六十矣而太淑人劉安公養益七箸是歲公羣從子姪一以寧晉令一以保定守一以江西觀察使一以陽城令大計入　覲兩弟並以尚書郎過家朝太淑人堂下更上觴爲壽鄉人榮之公都尊膴歸衣服食飲無所芬華若人以急歸推財赴之無顧惜意創祠祀收宗族睦鄰保振窘乏邮孤寡除塗梁歲歲行之無勸曰吾先人之所以望我也處其子孫不以佚曰所以使若守吾先人之法也先是諸子弟

就學每出計道里近遠刻時日無敢違傳呼會課則各從受業師至公坐其師於堂諸弟子受簡廡下香燼而文不就師弟子廩廩若無所措故相感厲學問挾所有校於有司常出衆上自戊午辛酉而後弟子從子孫舉於鄉者十四人壬戌乙丑而後成進士者十人　恩選者三人當是時王氏之科名彬彬盛傳於世矣長公英多焯烈以功名自喜一時邊徼功甚著公戒約之取能舉其職而止次公發姦摘伏精於吏事則壹以寬爲瑱規至季

公不以少子緩於教以故敏而能學文名奕奕聞四遠語云是父是子觀公之門益信生嘉靖丁亥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元配于繼路皆淑人子象乾兵部左侍郎總督川湖貴軍務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進士孫五與耔與瑞與齡與胤與繩曾孫二士勳士瞻太史氏曰楨幹維邦必徵信於喬木豹儀閭里恒資範於名家紳蒂奕世旣難縷數功言踵美柳又孚焉世所稱三山之林蒲坂之楊豈豈豈晨星無多

屈指何況兼二立之業擅千秋之名祖孫父子迭相雄長者哉新城之王譽之南金竹箭代供天府而繩前啓後莫盛於少司農公夫記德之史褒功之詔傳信於天下史氏職也故余特著於篇

旌德周氏家傳

歲己丑余備員史局旌德穀軒周公方丞南京兆時旱甚畿輔間饑疫相仍死者以澤量公抗疏請賑於朝余讀之蓋淫淫淚與俱也而當事者靳不爲動余奮曰公之所爲請命者吾鄉之人也而可

漠然已乎力言於司農乃發五千金賑輦下二邑
而餘格不行然公之加意於民大都類此矣未幾
乃以予告歸又未幾而公且即世余交公久稔聞
世德乃爲作家傳以明公之所自周世家饒州其
徙旌德也則自晚唐始十二傳而諱眞者遭宋亂
以進義副尉守本縣禦元兵戰死其子復徙南衝
村又五傳至祥榮公以孝友聞性蕭遠多吐棄世
故日從羣兒嬉有識者謂其風塵表物也祥榮生
伯諒字子信少警敏能文辭負大志終以貧不具

養授徒爲塾師母苦河魚淹數年侍牀褥如一日
衣必身浣濯以爲常父衰不良于行每身爲扶掖
執二喪毀瘠幾不自存然不以哀廢禮晚節行益
孤潔有司欲以賓禮致之謝不赴久之用老壽死
一子志德字達夫周自志德公益興穰穰稱素封
之家矣志德公有識度中不設城府見不善輒面
指數之人有忿爭不決常以一言別是非往往謝
服而去以此稱長者歲祲出穀輒減其直逋負不
能償則焚其券逮邑饑煮粥以活饑人甚衆推至

匈萌喙息罔不以意愛護之其天性也生子世禄是爲贈御史公贈公字尚功爲人孝謹視先世彌篤自王文成公倡絶學海内響應之起宛陵者首公爲學以求放心爲宗始廩學宮名藉甚四方來學者終三十年未嘗入一脛童僕偶摘傍舍蔬公怒曰可不謂穿窬乎斥僕覆其羹道拾遺金不發待遺者不至復置其地而去假館郡城太守下館人獄非其辜公白而出之館人謀以報公者公不許異日密以一姬侍公厲色拒之遂辭去學使者

校士録公高等而殿汪德懋將奪汪廩廩公曰世禄文行出汪下而謬以一日長居其上且汪貧請仍以廩汪固請不許卒私以廩金歸之他如賑乏撫孤不可更僕數會　莊皇帝覃恩以子貴例得封公飭學宮久思以一職報稱竟辭封而應貢鼓篋走都門卒於邸子疏請遂得贈御史如子官後十八年而子希旦由御史累遷南京兆希旦學者稱毅軒先生字汝魯兄弟五人公爲長生而廣顙豐頤持重不妄語笑十三能屬文一日病疹且

篤忽室中轟然有聲家人相顧錯愕公醒謂人曰適有金甲神易予骨以去痛不可忍頃痛定而病亦愈自是肌骨豐瑩神亦大王乙卯鄉大比士公卷以數盈不得録擲于地未幾復在几上如是者屢同考官駭甚以白主試潘公潘曰是必世德之家亟録之壬戌成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公以丰采最一時然總之持大體不事緬削故人多畏而愛之丁卯　莊皇帝立召拜陝西道御史時國家恬熙久　上多游幸曠經筵公首疏崇正學養　聖

躬辭旨嚴正　上報聞幸太學賜金幣時新鄭相恃宮僚舊恩大恣肆公劾其無人臣禮并劾其黨某某直聲動一時無何以外艱歸庚午新鄭還相攝冢宰事人多爲公危之未幾新鄭果請察科道官奠斥異已者非制也公得報開住大洲趙公力救之不免公家居門庭蕭寂垣屋不蔽風雨而意常宴如萬曆初新鄭罷臺臣爭言故權相所斥宜召用　上還公浙江道御史公受特知益奮發自效請罷內閱定大峪山議劾撫臣某不忠請止入

貲正士習疏三四上時扈駕幸西山賜金幣者再
侍經筵賜宴以資深掌河南道大察持論侃侃人
多其公奉勑巡視京營上選將練兵四事三月而
稍遷南尚寶卿南曹務簡日從諸名公論學丁亥
遷南大理丞平反多當戊子轉應天府丞攝府事
直旱乾疫癘盛行額天以祈天廼雨疏請發倒金
二萬賑屬邑度支不能盡從僅僅給四分一耳公
多方裁割爲粥與藥以贍之僵臥之人得有起色
實公之繇京兆衡錢穀出入吏胥率高下其手公
下令釐舊弊出入如衡居庭稱無事無何給諫某
以干謁忤意謀中公者而不得廼以年至論公一
時同論者則大司徒王公友賢御史大夫耿公定
向奉常郭公東皆先朝頎望也或勸公出給諫書
以自白公不應竟疏乞骸骨與三公同被旨致仕
歸田杜門不涉世故郡邑大夫冀一望顏色有不
得公蚤年從大父聞良知之旨復嚴事鄒文莊羅
近溪兩先生他如周都峯沈古林皆相友善不標
立門戶而與道委蛇可謂不愧家學者性至孝宛

俗惑堪輿家言高曾而下俱在淺土公傾訾得善地厝之不取絲粟助於昆弟也其治墓與厮養共拮据櫛沐風雪中無少休蓬大父夕雪益劇公結菹栖柩傍虎咆哮至環菹走而不入人以爲孝感云公敭歷中外夢寐在丘墓比歸則修譜牒構祠堂置祭器若皇皇不及爲者族黨人舍焚公爲其居食計得不轉徙婺婦苦節而以孝聞公白郡邑旌之歲給粟帛終其身凡先世執友存不令有寒饑亡不令無棺槨其厚多類此丈夫子二文澤文澤孫七廷材廷棟廷機廷標廷楷廷柄澤應選貢溥爲諸生有聲諸孫皆翩翩仕族之佳子弟也史氏曰古之祭者必先河而後海蓋重本也周自祥榮公而下施不斷報善不近名者蓋二百餘年其絪緼勃發於京兆公豈一日積哉一浪而人載其德如挾纊然蓋源流深遠矣迨按其吏業所嚮不滿十載其積也久而其施未究公之橐而遺於後人者又未艾也老氏之言曰保此道者不欲盈余且曰與周之興已

薛童子傳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王九父鳳翔鴻臚寺序班考滿部中薦世稱西原先生其王大父也鴻臚仕燕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奮却紈綺不御寬衣大履氣宇嶽嶽即髫齔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歸省雅多病口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吾小字何以[illegible]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客兒養之耳曰王家郎能自致[illegible]李曰不然曰若亦

死吾何托爲聞者嘆其奇是歲受業外傅羣兒間爲戲童子匡坐自如即强之起弗從十歲通西極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鴻臚入燕經古賢遺墟嘆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抔土供樵豎之遊乎世間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見老莊及維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詘二氏者未覩二氏也然亦未覩孔孟弟能發明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鴻臚部屬夷出塞上從歸里帥書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孱弱

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勤是遺其憂也李譙讓不已乃匿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白此豁然心開慧辯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曰性一耳誰爲未發誰爲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發文成擔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待言然纔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失對而去一日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聞之

滿室攬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盎遇物成容皆此類也郡中詹楚埜廣文爲時名儒童子從之游步趨語默常得其意旨詹甚賞之戊戌二月夢大士導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論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危舉家掩泣童子語鴻臚曰何痛爲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眞我也繇父觀之且得爲眞子乎總之妄見耳況我未生前父

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已亥五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太史公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童子者也其去來如雲影谷音無少繫着其酬對如伽陵方雛聲壓衆鳥何其奇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沈酣於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之再生謂爲乘願而來也童子豈其類歟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煉而性存者也

萬純齋傳

往余庵廬在委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游從稀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葦以燎窻紙忽自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詰難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變足饜饑渴已而疑吞氷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慍心舒意閒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

人樂甚未幾別去後三四晤余於京師迨余歸以書相諮問不絕不謂君遽棄余而殁也君萬姓諦達甫字仲章別號純齋考鹿園公負文武才標望絕人於釋部玄宗極其宗趣與龍谿荆川念菴諸公爲綰帶交諸公愛君敏而篤親授道要而荆川令從孫一麐以經義相斧藻其淵源深遠矣故君爲子弟也父師稱良焉及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仕又能舉其職業而世推之以爲材少爲諸生一再試不售輒棄去嗣秩爲指揮僉事治艘築城

費省而功倍晉浙西運總時轉漕艱一大亡其粟率責償主者君建白簡旗卒懲奸梗追逋負及印運互更數事著爲令當事者交口才公俄以註誤罷巖居五載起備倭把總又四載晉簽署閩閫已長嶺東閫所至厚撫士無不人人樂爲用而不能厚黨援勤問餽故三政皆積歲始遷最後遷廣州防海叅將會二三蛮賊剽海上撫臣冀張其勢搏首功君曰若輩鼠竊一長纓可繫奚煩大兵爲意遂忤迨君解任去大發卒征之多戕樵餉冒功級

煩言嘖嘖始悔不用君策而業無及矣君性孝友事鹿園公毋方夫人備極色養其効也居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忌奠則徬徨涕泣祖始喪時無異也鹿園公遺妾無嗣君曲奉之以康其老事庶兄謙甫禮恭而恩篤從弟康甫幼孤食貧君成就之者甚備卒以有立他所知以急告雖無贏餘未嘗不傾橐以濟也教子務依忠孝大節邦孚蚤游學宮諭之曰世輕武人不知書吳蒙刮目固讀書力耳汝勉旃暨邦孚簪齊閫率踐更卒入衛適島

夷踩朝鮮國無成謀所募多烏合不任戰君條議製火器練水兵鼓士氣等事令邦孚上之樞臣鑒鑒中寖而開府萬公世德請于朝願得以邦孚爲樓船將軍援屬國是時邦孚舉子未朞月也姻黨多難其行君毅然曰吾家世受國恩當捐糜以報安顧呱呱泣乎語未竟邦孚色動趣治裝行千里破浪橫戈虎穴則君一言力也君雖閒居念不忘國自礦稅議起市賦冀中人摩牙吮血百姓愁怨君間語邦孚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顧中外久弛兵

汝曹詰戎待變乃其職也每接邸報視令下便否爲憂喜時時動于顏面其忠愛如此年七十有三病間點筆爲詩文超超玄着非涉死生之流也君得父師之指授而旁通於古先生之書性現根熟機鐲洞徹於諸行奚有夫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之毫末耳橫四海絶青雲上征帝庭而豈與尺鷃校其尋丈哉然世所檢鏡余不得而畧也鹿園公諱表中軍都督府同知邦孚令爲狼山副總兵家世事行具余鹿園公墓銘不復次

太史氏曰宋王彭以將家子博學精練書無不通乃子瞻之梵學寔自彭發之抑何奇也彭推見至隱以自證使人不疑蓋吾純齋絶似之世之游方以外者謂吐棄名檢爲無礙至聞者以相詬病而道益不明觀行解兼備如純齋父子亦可無置喙也夫

上園朱封公傳

自庠序貢舉之法行國論不及乎鄉閭之隱於是挾材者始詘於浮華淺薄之言然獨慮無材耳譬

之鎔金爲鍾卽未必震越渾鏜聳動遐邇而揚清播英詎必無所見哉若上園朱公是已公諱模字子範新安海陽人羈卯失恃遇毋黨親輒涕下不禁見者奇之父竹亭公病篤刲股以進旣殁水漿不入者數日其夙孝如此是時公發憤下帷思以儒自見顧家仰賈而食不得已棄之攻計然之策伯兄商淮楚卽從伯兄淮楚而割貲季弟令修息武林季貲中詘廉棠邑淳樸可居復割若干緡予之頃之業漸起伯若季相繼捐館舍公爲屬旅其

家政持緩赴急情款殫竭量諸孤之才分授以業年可就傅延名勝師友厚與爲禮久之並令通籍成均如已子迨諸孤能立悉其産中分授計簿於孤而身營護之不啻百方而公諸子亦嶄嶄見頭角矣謂伯季少而材可付以其業仲及諸孫令讀書爲士將托以其志嘗曰公秩九世同居道在能忍予意須公以主之公而能忍雖百世可也諸子終身佩其言前是公游淮楚間矢曰不得志毋歸也公有心計而善任人人爭爲之盡占所進貲什

伯他賈人於是魁然稱素封矣獨追念其父兄不置爲築一亭環以竹顏曰竹亭亭左右松楓夾之蓋松埜楓埜爲二昆別號也創宗祠時祓祀先墓侵於人與世久頹不治者復且繕之經費不減千百緡推范文正遺法爲田爲屋爲冢族之窶者始有居與食而卒有歸矣楚金沙洲受江漢之衝公梁而砥之衆賴以濟江濱暴骨山積哀其風銷水嚙無已時買地坎而瘞之橋與塚楚人皆以朱公名而公不自任德也眞州徙學濬湟與賑荒諸大役率捐重貲爲倡徵時所識有不給以公爲歸券弛責不可勝算公年既侵一日慨然曰吾聞之得而不止無義也失而不止無命也衒於得失欲止而不能吾不爲也今止矣乃歸海陽築上園以老焉扉靚牖佃竹樹茂密與程孺人白首忻忻相對每燕集諸子若孫曾環列或劍負兩尊人兩尊人委蛇其間而出則與故人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年齡既邁輩望彌尊鄉人無少長賢愚無不歸德公者邑大夫歲請與蜡賓庚子

例授藩幕職明年以子家用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而配程爲孺人墨書至與公誕辰會里父老爭持牛酒賀公遍揖賀者曰公等請言乃公胡以得此乃公爲若受牛酒客言人人殊大氏多譽公善教而樂施好義而急困爲德種種公不謂然也最後有言公起餓人於死且掩骼埋胔恩及枯骨矣是宜有今日公頷之顧嘆曰是區區也者奚足言斬以盡吾心耳客皆歡服乃盡謝諸牛酒而大置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霑醉出門舉手曰公眞福

德人他人弗及也公年七十有四子三家寵家用家聘用卽中書舍人聘禮部儒士孫魯入贊校讎諸生者數人語在汪司空邵都諫金廷評銘表狀中不具論

太史氏曰少伯有言旣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公雖於世無所試然跡其施於家與鄉者其材可覩矣獨慨夫當勢處顯流其毒於人至死而人詬病之者何限其泯然以沒而不足懷於人者抑又多矣公無尺寸之柄而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荐

令得辟舉如明興之初其所就當何如也嗟乎士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獨朱公哉

劉處士傳

處士劉姓名淵字汝江新安休寧人其先自唐學士依仁世居縣前宋靖康末徙水南考古崖公其妣王氏處士生有至性幼從里社飲輒懷果餌歸遺其親里人曰是兒何異陸績耶七歲從塾師授小學輒問小學與大學何別塾師不能對也十五授經蕭山王某某徽聞東粵之學與處士語間及

之業授種於識田中矣迨長廣額戟髯目光如電望之凜然會島夷變起處士得善技擊吳生延於家嚴事之畜刀劍習騎射三年盡其技古崖公讓之處士踧曰吾不忍赤子之塗炭也鄉人胡公宗憲督兵淛直處士聞其大度徒步投以七策胡以其布衣不爲禮已取所獻策疾讀一過驚然異之遽物色其人而處士宵遁矣處士既負材靡所施用則托於賈以游兼圭頓孔刁之畫而錯綜出之貲用日饒乃時時有所縱舍奉千金古崖公佐其

施宗黨里閭以急告傾橐濟之不爲靳閔稱貸者之貧僅收母錢或焚券不問者往往有之嘗言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吾即以廉賈起家力本之謂何謀買田桐江老焉甫徙業聞田媪歎息聲即還券不責其直媪堅不肯受三反乃倍直而收其田性嚴急約僮僕如束濕新一日盛怒髮鬚爲豎處士第遽持鏡向之處士大慙至是摧剛爲柔而彊陽之氣漸消矣時行林間聞有伐其木者恐盜覺而怖也挈屐徐步而歸其能自克類如此始處士以

疾故棄儒而攻醫師軒岐已師杜下已又師竺乾蓋三變而疾良已最後晤龔存崖虎林論良知之旨與夙聞契委心聽之久之決藩入奧不自知其神詣也歎曰乃今客得歸矣因屬子時中於龔而時相與放舟西湖談討名理片語會心必寄諸篇什所著西湖雜詠兒訓心學纂要諸編可攷也晚節語子時中曰昔吾聞釋白雲言命而不及性後問玄方朴素先生又言性而不及命心竊疑焉乃今始知之而獨不聞天命之謂性乎此三教之竅

係在學者默識之耳處士生嘉靖辛卯九月二十四日殆萬曆庚寅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配許氏子五時中時可時立時亨時耀時中博士弟子員以知學名處士爲不死矣

太史氏曰近世學者率以拘誦爲流俗所姍笑處士固縱睨無前其從龔先游也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乃不難折節以相師資蓋終其身樂焉此豈無得而然哉語云樹老傳果人老傳子卒之能開厥後以儒學聞有以也夫

洪孺人傳

孺人生歙烟村錢氏適邑中洪翁某某生豪豪生文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五人洪翁初食貧孺人來歸家四壁立孺人能飾亡爲有久而若自然舅姑安之而母汪亦時時遣婢相給婢見泣謂曰嗟乎主生温厚胡渠能堪此孺人笑曰若母言頃即貧寧無異日幸歸謝吾母善自寬無爲兒感也蓋攻苦食淡閱二十年無怨色唯佐翁拮据蚕作晏罷以爲常久之翁家且日起矣會母汪寡居乃迎

歸就養汪春秋九十有七以天年終孺人視臨飲
埜哭盡哀歲歲寒食上冢祀至今不絕云翁嚴歲
事孺人每烝嘗輒齋沐治具籩豆葅醢無鉅細必
躬親之客至翁留張飲雖邂逅集語重觴累羞殷
勤勸勞賓主留連莫能去洪翁至價傾一縣寔孺
人力也性温夷顧獨知大體子姪自外來謁必正
襟與語足不踰閫閾遇諸宗人婦和而有禮有稱
貸多委曲應之無不德孺人者子孫有微過從容
訓誨令知改而後已時時立文衡輩于庭命之曰

我婦人也目不能知書然聞汝夜燈相對誦聲琅
琅其樂即金石不啻也道里中成壞近事縷縷甚
悉曰此我所知也某也善其子姓寖昌焉某也不
善其子姓寖微焉天道好還無爽毫髮爾曹其勉
旃諸訓戒壹稟之禮則故洪氏子孫循循雅飭里
中稱佳子弟者必推轂洪氏云文衡以今已丑成
進士方謀從京師歸省覲而孺人卒于家
史氏曰文衡與余同門友善每道孺人之善語悛
悛不能已也文衡目無流盼足無窘步即材具未

施用而能以珪璧之行發聞於時亦足覘孺人之內教已葢婦姑子嗣不疚其黽而能相依有成者人之恒也至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以亢厥宗則天啓其賢以庥洪氏非婦人之恒也往孺人病文衡母絶文衡乳孺人迨其終也文彬且刲股肉以進夫不知其施視其報觀婦若孫之事孺人益可以知孺人已余職在史局知洪之世德爲稔因備列其事於篇以俟論世者攷焉

謝母賀孺人傳

孺人姓賀氏新安郡人父鎮系出晉光禄大夫循後與謝公偕相知厚兩家約爲婚姻以故孺人婦謝公子黃谷君年甚少也而甚宜婦謝故饒至舅氏家稍落孺人執絲枲撰酒食敏而有法家倚以辦逾年舅殁遺二叔幼孤襁褓間影相弔也而窘益甚黃谷君知不能以墳籍療困也不得已輟業則孺人脫簪珥屬君古有善賈貴賤者一旦百息此珥願相百緡一矣君遂跳而走燕城觀時角智效計然之畫孺人益自力持緩赴急以無遺反顧

憂亡何家日饒而二叔業漸成立矣爲娶二姒孺人不難以身下之筐篚錡釜必親不以煩二姒也久之知二姒習於家出諸資斧若田宅均析之無藉口拮据而獨處贏也至其羞賓客蠲簋又無藉口賢勞而推諉分作也二姒無不心服者事姑聲色無少違所進衣服食飲必適其節姑謂諸孫婦曰予願若等事若姑如若姑之事予所以報耳性樂施濟有以急來歸輒爲之出後亦未嘗銜以爲德閭里待舉火者數十人而于族親尤篤宗叔

孤拊循之爲納婦授廛以居又有子女亡其父母者哀憐收恤不少置即家人許語不爲動嘗是時資黃谷君之資以濟者甚衆而黃谷以善聞於鄉然黃谷稱於人曰是吾內之助也事黃谷君聲不揚脣無友生丈夫子三人猶迎君意置副室副舉子慈愛備至不知其非已出也相諸子材器所宜命伯仲世父業季者庶攻博士家言夜篝燈以機杼佐讀瑯瑯與書聲相間意甚樂之衣布食菲爲子婦先曰非不能美好顧無益於發志進業而

適以長過也其卓識類此居恒善病庚子益劇諸子籲天請代季封股進得稍差辛丑聞黃谷君病旅邸副室且卒孺人以君無所奉湯藥也若媵子無所勤顧復也日夜憂而病遂革乃强起召子婦開笥出數線命之家事患不均均則長耳願均調如此線矣諸子泣受命乃瞑時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七子四長正芳次聯芳次庭芳卽封股者庶子重芳庭芳與余宗尚明友善而謁余爲傳

太史氏曰孺人之嫁多矣獨其處嫡庶者爲尤難置媵而喜媵亡而憂眡其子卽出毛離裏不過也江沱之悲不以小星之歎省征猶以際後悔之恩沾在公之惠謂爲美談而詩人載之晚近世教不及女婦有如孺人絕去妒娟以安媵侍之筦簟使薦君子雖位分儀等非風人所稱於德奚遜焉余惜其不當采風之世與二南並垂於無窮故具爲列之士大夫佩紳玉具須眉而傷善妒前一女子之不若其亦可泚顏也夫

節孝王媪傳

媪臨潼諸生王節庵松之耦也姓姜氏渭南縣人父某舉孝廉早卒母張以節聞媪少負異質曉文義故受教於賢母率所事所言皆中儀法母張甚愛之選壻得王君者委禽焉時兩氏家比素封媪能不以温厚自怠紀綱夫家至酒漿緝綴手自綜理婦二十歲所無雕文重錦之飾又懼節菴擁高貲倦於學也輒從吏之曰尊人起家岔研爲子地也子能以儒術鳴微獨亢厥宗即區區子姓且有藉焉節菴大然其言因賓禮之爲益者之友自是有司督學使者重節菴文行以異等遇之媪之内助力爲多會節菴寢疾日劇語媪曰病不可爲矣母氏春秋高兒女子半在襁褓幸唯若焉依吾目瞑矣無何節菴捐館舍媪頓踊叫號一日三四絶復蘇痛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無如死潛欲以身殉衆覺防之力厥姑扶淚寬譬曰若爲死者死易耳顧老婦與伯父母無終藐諸孤無與虞水火也若何以謝死者地下媪意悟

乃以義自斷盡屏常所服用髮免麻衾以居當是時姑與世父嚴而世母老且瞽矣媪曲事之食飲被服必稱所欲家一切倚以辦越數年世父與姑相繼沒媪率其子襄事如禮世父二子幼所以撫愛顧眡者備至教養婚娶各不失其時媪丈夫子二鐫磨砥厲之殫竭心力頃皆嶄然能自竪而伯且爲諸生有名於是媪之鄉黨鄰里咨嗟歎息曰王氏有子矣　國制節婦五十者旌於　朝并復其家媪年與格應有司上部使者將以彙聞而先表其門媪賢聲噪一時以此總之媪事兩尊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雝之美主中饋課詩書愛勞之義表於宗門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如媪者起節巷於九原奚愧焉媪於母張葬祔其節而女歸張良玉亦以寡無二適化二母之屬也

論曰婦道如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制也救江漲待符貞女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寨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此其爲節豈復可軒輊哉然一日之決易而堅

忍終身者難昔智伯亡後豫讓以一死報之至程嬰者匿孤山中徯嗣立而後已非讓勇而嬰怯也彼皆得所處也而嬰之艱危不啻什百於讓嘻此可以論王媪也夫

韓節媪傳

節媪徽之婺源人合州守余念山翁之少女而司空中宇公女弟也生而穎敏通書史饒志操合州公選壻而得韓生應泰以歸之生十有六年耳歸時韓獨有姑在踰歲生一子甫百日也而韓卒姑欲絕不從者數矣姑止之曰我老無論若不爲韓氏如綫者地耶若死是死若孺稺兒也異日者何以見地下媪强削悲而起修婦事鬻湯粥修濯惟謹而姑乃大悅曰微爾賢吾哀思無以解矣愛其孤甚而能勞之少長即屏去嬉遊督就外傅其歸自塾也程課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一燈熒熒至丙夜不休司空公嘆曰若代韓而家矣乃又能代夫令乃哭吾子也於是韓氏聚族而謀所爲後者

葢應泰兄曰應軫子起龍弟曰應乾子文炳皆可立媪獨內斷於心曰夫爲嫡子母寧以嫡嗣乃定以文炳後焉其明於大義若此先是軫殁媪捐貲爲殯矣其次子夫婦皆死疫所親畏相及無敢視者媪獨率臧獲親爲含斂已念起龍之幼而孤也又取而拊之故文炳之忘其非媪出也起龍之忘其不爲媪後也葢均毋道矣居恒無璣翠紈綺之餘而急赴義好施予爲韓氏建宗祠具祭器伏臘烝嘗之典靡不秩然者聞書院徒杜圯曰是學者所以論道肄業者而可後邪亟庀工繕之且置田若干爲來學者資焉所謂富好行其德皆此類也

媪年十七而婺婺三十三年而艾乃其心若一日也方媪盛時欲奪其志者百方卽父若毋不能抗也而能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卽死矣而閔然爲血食計俾夫應泰無子而有子韓氏絶而不竟絶也豈獨志行足稱卽其識過人遠矣合州公與司空名德伏一時其念媪形之篇什不置有以也夫頃　天子下公卿有司修節義之事會媪年與格

應而司空子昌祚謁余爲傳以俟采風者觀焉

李節母小傳

繁昌縣節母胡氏邑黃許鎮人先世多以詩禮顯者及笄配同邑李熠未幾熠殁遺幼子基在襁褓中母抗志存孤力撫教之雖儒學未就而弦誦之業自此萌芽矣基生丈夫子二長伯達次世卿咸嶄嶄自樹隱德未耀達無嗣卿生子三人種學績行能亢其家聲駸駸然有騰踏之勢蓋稟母教也母言笑不苟瞻者廩廩族人非冠幘無敢以見衣食無所芬華而一出其手務致精潔勤勞紡績家業日起課子及孫尤不以慈廢視族子女無異已出每歲歉嫂黨有乏必以布粟餽至歲除偵不給者補之豐凶不問也當大事言論侃侃强者化弱者振教化同姓風起一方郡邑累以禮旌年九十餘而卒

太史公曰婦之事夫與君臣等耳孔子不薄召忽之死而管仲之功猶然亟稱之蓋捐軀殉難節士所輕爲而開國承家貽休永世非材莫與也況材

與節兼茂者乎卽此以論毋可以知其難已毋諸孫一恂與余游久言及世德請爲之傳輒爲論著之

翟道侯世家

翟道侯姓漆雕名歇故上黨産也孔門達者七十二人漆雕氏有三歇獨棄其學而從芬里氏遊因名其家遠祖愉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寓直必俞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爲戲農不得收

斂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糜與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秀明皇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安禄山亂扈上幸蜀時時磨盾鼻草檄書薛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二郡事龍賓殁子孫至突不得黜當五季而歇乃生遞跡新安山中獨奚超超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顧性膠柱謫爲城旦舂賴奚調劑之因定交於杵臼之間醇如也歇世業鉏斲至是得師匠摹笵之而益工

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庭珪以豹囊載黙而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黙面貌黧黑不爲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爲拂拭曰卿固儒席珍摩厲以須令寓內同書可乎黙頓首曰臣以黮闇被收憂心如擣幸上磨礲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即日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詔令典策必更四人手稱爲文苑四貴云上弟景遂景遵景達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韓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

守古法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元詩書畫爲時三絕皆黙往來摹畫體爲皴裂上撫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爲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戶嘉庭珪造就功賜姓李以旌之久之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獨星賢固而惡黙之加已上也讒曰黙居官緘默且無潔白稱黙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磨矣因亡去上曰古云江淹才盡今見之漆雕生矣遂不問黙面如紫玉春有雙龍文芬香襲人

嘗墮水而月不傷其異如此子九人族姓殆半天下而居新安者最良令給事上方不絕

太史公曰黝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豈非以其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黝門風寬博非目不識丁者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庭珪父超子承晏三世與黝暱黝非庭珪無以成庭珪非黝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黝與李氏謂邪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留都爲國豐鎬民物浩穰大猾相磐牙爲姦利世號難治京兆又　天子重臣唯旦夕坐待遷以去余弱冠所覩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毅事事致於理嘗歎曰禾莠不並茂與吾愛莠無寧愛禾也於是舉正羣枉禽摧奸斷姦吏咸廩廩奉法請託不行一尚書以事囑怒曰臧吏敢爾邪起奮

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臧輿臺僵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總簾内外部署勤悉得人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頃備員史局晤公子懋武都門公捐館舍二十年往矣相與把臂道舊悽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斬斬自樹一日之會城直　周藩遴壻用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疋匿密室中以免蓋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爲吏部考功主事歷稽勳文選一切戒嚴閹人母入私謁分宜柄政子世蕃以鬻爵干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所以撼公者會遷太僕寺少卿亡何出補陝西參議一時輿論藉藉公顧不以屑意也遷山西副使甫涖官卒王慶率衆以夜畔城中大駴公知慶有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攜孥輒斬其首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參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城亡所得水公相廨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

一郡饒給居人神之名劉公井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侵民苦饑出羨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甲子遷應天府尹滿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猖獗公奉　救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鹵掠郡縣勢張甚公策曰中穴鼠耳直以泥丸封之伯貫出押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絕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礮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微察山旁側有少罅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幷作呼聲震巖谷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三月兩剪大憨如竄上堉除公勞爲多捷聞　上大悅賜文綺白金羊酒勞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務庚午入爲刑部尚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慎出納戎兵則務脩飭獄訟則尚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

出公右者在戶部嘗奉　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荆守趙賢郎中吕藿孫應元後皆著聲實爲名卿其人倫之鑒如此今　上初元累疏乞骸骨歸歸則築園圃植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視向之功伐榮寵泊如也公爲人内行甚備事兄如父拊兄子如子贍族寡婦若祖姑生子裘倥傯爲嬪斂而又疏聞於朝旌之棹楔邑博士旅死者助歸其喪他如請均田議增城蠲重役定水禍爲德於鄉不可殫述非特以官踐著而已公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興原弼者爲刑部主事生讓讓生淵淵生憲憲生興濟令瑞瑞生國子生東實公父也配淑人范氏生公兩世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氏封淑人子男一即懋武宗人府經歷娶李氏封宜人孫六克夔克稷克契克伊克傳克周女九人適名族歿萬曆壬午正月十有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賜諭祭命司空治塋城西南原於時少傳郭公既銘諸幽矣

余爲列其大都刻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其子孫乃亦以慰余鄉之人焉銘曰

侯侯明誥羣獻在工相協三朝時維劉公劉公顯允文武爲憲爲威伏冤攘惠流寓縣自公爲士日暇異書率其所學以綏閭閻奮而即戎貔貅豹虎指揮進退妥若兒女武疏以窒文懿而恒有偉劉公兩取其長公文嘷施近而蟄轂公武載揚遠乃秦蜀　帝閔弗靖容公視師梟狼革風乃恬乃嬉　帝聞而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力　帝曰爾賢作朕股肱三典喉舌藹其膚公帑金市珠匪國之病公曰咈哉矢不奉命豈其權門瞻望踟躕迴翔藩臬公心日娛詘久且信出勘以處娉節完名哀榮終始雅歌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視漢周公奴廿年恫如始欤撰德鐫珉公則有子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太母以嘉靖癸未下世塋澤塘上原其兆爲堪輿家所卜形相吉甚四世孫太常公時喬以進士高第起家歷官太常於孺人稱太母云太母初奴則

邑人郡守蔣公爲狀揜坎則望郎姜公爲志若銘既封樹則太史葉公爲碑距今七十餘年往矣志銘在坎下不得見碑已仆辭無傳太常公懼淑行湮滅無以示百世也復豎麗牲之石檢舊狀屬余爲辭余惟人情近則慕遠則忘太常公爲四世孫乃篤念曾王母願爲傳盛嫩而永丘壠夫非不匱之孝耶余故按狀爲辭成太常公之意太母黃之自出父河泊君以賢雄其鄉狀貌魁岸縣大夫偉其人舉授河泊孺人生有異質河泊君不欲子凡

子會太公父正科公署篆稅課局河泊君載酒至遇太公於門大奇之曰此吾快壻入語正科公郎君異日必有立願以息女女矣時無憂脩在傍兩人從席上分襟爲約踰年太母歸楊氏裝賄甚盛乃悉置錦綺珠翠易以布素有王母在堂太母奉姑若王姑孝養備至太公方爲諸生餼學宮日孳孳下帷闔內外一切倚辦太母無不當其意者崇仁吳康齋先生以文行名于世太公嘗同婁氏兄弟師事之康齋先生知太公有內助也亟稱於人